

毛詩

小雅節南山谷風

十三之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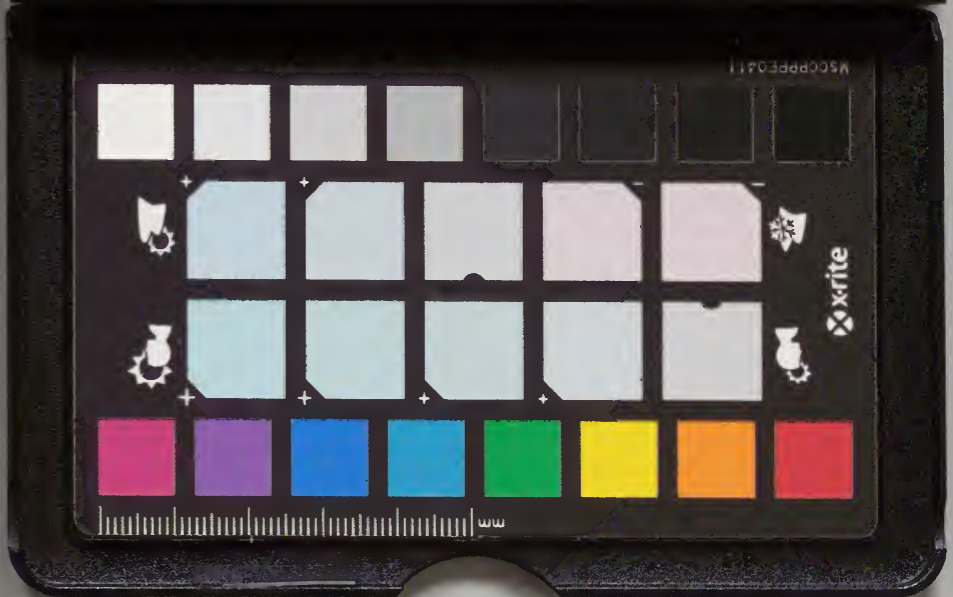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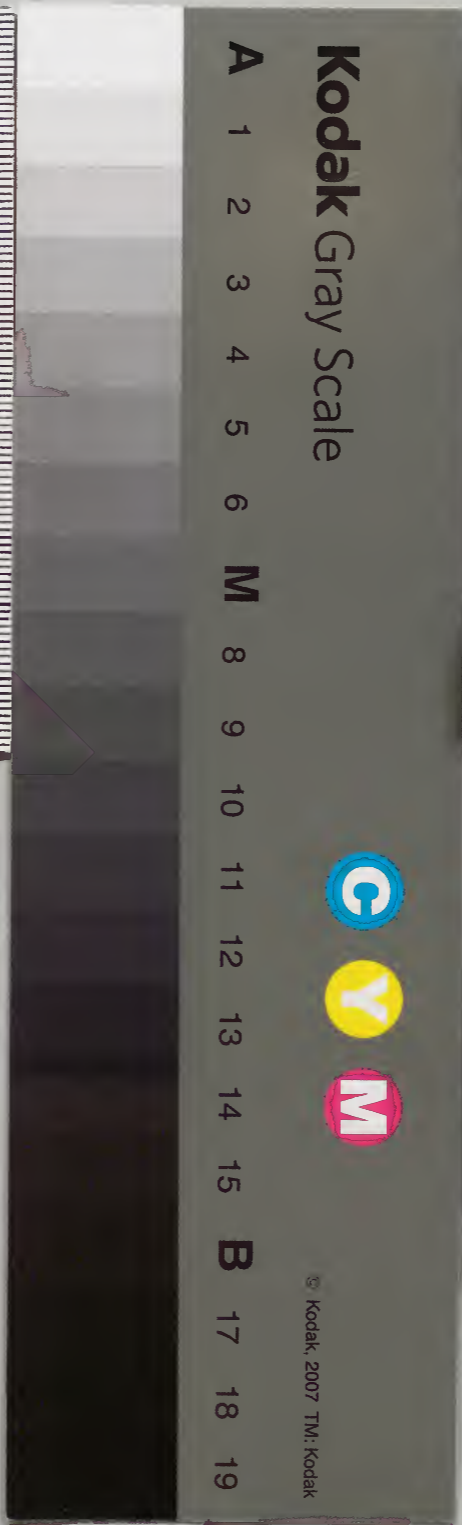
漢書門類	一五〇二
函號	一七二
架	一六八
冊	一六八

漢書	一五〇二
函號	一六二
架	一六八
冊	一六八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502
冊數	168 (19)
函號	276 27

276-27
19-26

九



明石藩藏書印

三才院圖書記

日中書局

毛詩註疏卷第十二 十二之一

毛詩小雅

節南山之什詒訓傳第十九

毛皆以為幽王之變小雅鄭以十月之交以下四篇是厲王之變小雅漢興之初師移其篇次毛為詒訓因改其第焉

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

家父字周大夫也

○節在切反又

如字又音截下及注同高峻貌節南山十章上韓詩云視也父音甫注及下同

毛詩疏

卷十二之一

及古閣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國子監藏書印

四章章四句至幽王。正義曰：家父吉甫詩辭自有名字，其餘有名者，他書傳記有之。左傳引桑柔謂之周首，良夫之詩是也。故敘得據之而言，其不言者皆不知也。或云大夫者，止知是大夫所作，不得姓各故不言也。頌及風頌，正經唯公劉等三篇言召康公，以外皆不言作者姓各。外傳謂棠棣為周文公之詩，思文為周文公之頌，則二篇周公作也。列傳尚得言之，敘者不容不知。蓋以正詩天下同心，歌詠故例不言耳。公劉三篇言戎成王，戎須有王不得天下，其戎故特見召康公耳。又諸言姓名爵謚者，皆是王朝公卿大夫，餘謂士為微，臣不言姓各，蓋以士位卑微，名不足錄也。推此則太子之傳及寺人譚大夫不言姓各，亦為微也。又變風唯七月、鴟鳴言周公所作，其餘皆無作者姓各，亦以諸侯之大夫位比天子之士官位亦微，故皆無見姓名者也。唯魯人作頌，非常特詳其事，言行矣。請周史克作頌耳，不然豈變風十有二國其詩百有餘篇，作者不知一人也。○家父字周大夫

○正義曰：卒章傳已云家父周大夫，但不言家父是字，此辨其字因言其官，所以國傳重也。知字是大夫者，以春秋之例，天子大夫則稱字，桓七年天子使冢父來求車，以字見經。文與此同，故知此字亦是大夫也。桓十五年上距幽王之卒七十五歲，此詩不知作之早晚，若幽王之初，則八十五年矣。韋昭以為平王時作此言，不廢作在平桓之世，而上刺幽王，但古人以父為字，或累世同之。宋大夫有孔父者，其父正考父，其子木金父，此家氏或父子同字，父未必是一人也。漢序云：仍叔，雙引桓五年仍叔之子來聘，春秋時趙氏世稱孟智氏，世稱伯仍氏，武亦世字叔也。自桓五年十距宣王之卒七十六歲，若當初年，則百二十年矣。引之以證仍叔是周大夫耳，未必是一人也。瞻仰箋亦引隱七年天王使凡伯來聘，自隱七年上距幽王之卒五十六歲，凡伯為君皆然，亦不知其人之同異也。但知板已言老夫灌灌，匪我言耄，則不得下及人，何則板已言老夫灌灌，匪我言耄，則不得下及

毛詩疏

卷之三十一

及古

幽王時矣瞻仰之箋引春秋亦證凡伯為天子大夫耳此三文皆年月長遠並應別人故箋不言是也其意不以為一人矣故板不引春秋至瞻仰而引之及此不引春秋皆注有詳略無義例也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

傳

巖也節高峻貌巖巖積石貌

傳

云巖者喻三公之位人所尊嚴

巖如字木或作巖音同

赫赫師

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惓不敢戲談

傳

赫赫顯盛貌師

大師周之三公也尹尹氏為大師具俱瞻視惓惓也

傳

云此言尹氏女居三公之位天下之民俱視女之

所為皆憂心如火灼爛之矣又畏女之威不敢相戲

而言語疾其貪暴脅下以刑辟也

赫許下反惓徒監天又音炎諱詩

作炎字書作焱說文作炆字才廉反小熱也
大音泰下皆同燔音煩脅許業反本又作勝
國既卒

斬何用不監

傳

卒盡斬斷監視也

傳

云天下之諸侯

相相侵伐其國已盡絕滅女何用為職不監察之

子律反監古銜反注同

傳

節彼至不監正義曰節

高峻維石巖巖然故四方皆遠望而見之以興赫赫

然顯盛者彼大師之尹氏也尹氏為大師既顯盛處

位尊貴故下民仰視而瞻之汝既為天下所瞻宜

當行德以副之今天下見汝之所為皆憂心如被火

之燔灼然畏汝之威不敢相戲而談語是失於具瞻

矣又天下諸侯之國日相侵伐其國已盡絕滅矣汝

何用為職而不監察之國既絕滅罪汝之由也然節

與巖巖一也言節先舉形之高大乃言維石巖巖見

其視之貌狀言民具爾瞻雖與維石巖巖相對而巖

毛詩流

卷之三

及古閣

三言
一 喻三公之位人所尊嚴則嚴嚴然有瞻之狀因赫赫
已有尊之義而其瞻為下視所以更而互集注及定
本皆作高嚴○師大師○正義曰尚書周官云太
師大傅太保茲惟三公故知太師周之三公也下云
尹氏太師是尹氏為太師也孝經注以為冢宰之屬
者以此刺其專恣是三公用事者明兼冢宰以統羣
職○此言至刑辟○正義曰此民具爾瞻一句上
與維不濞嚴相對為與又與憂心如惓為發端由瞻
見其惡所以憂心故知視汝之所為皆憂心也如惓
之字說文作天訓為小熱也灼灸燒也爛火熱也皆
火燒之事故云如火灼爛之矣不敢者畏辭既憂復
畏故言又畏汝之威不敢相戲而談語也疾其貪暴
脅下以刑辟者言其有二事也疾其貪暴所以憂心
脅下以刑辟故不敢戲談所以不敢者畏其威耳故
知不敢明是脅下以刑辟之罪也不收戲為刑罪明
所愛者刑罰之威貪暴可知○天下至察之○正
義曰國者諸侯之辭卒斬盡滅之稱故云天下諸侯
日相侵伐其國已盡絕滅矣汝何用為職者責之言

汝為三公更何所王唯諸侯耳何以不監察之而今
相伐也如是則尹氏又為王官之伯分王東西得專
征專殺故言何用為職也兩無正云斬伐四國箋云
天下諸侯於是更相侵伐謂厲王時也河水箋云諸
侯出兵妄相侵伐謂宣王時也則諸侯征伐久矣而
論語注以為平王東遷諸侯始專征伐者幽厲雖殘
虐無道尚能治諸侯但明不燭下致使擅相伐滅故
詩人舉以為刺至於平王微弱不能禁制諸侯專行
征伐無所顧忌故論語之注以征伐自諸侯出從平
王為始也言卒斬者甚言之耳若實盡滅則誰滅之
乎節彼南山有實其猗猗實滿猗猗長也云猗猗也
言南山既能高峻又以草木平滿其旁倚之畎谷使
之齊均也○猗於宜反倚於綺反下赫赫師尹不平
謂何云責三公之不均平不如山之為也謂何猗

毛詩

卷之三

及古

云何也天方薦瘥喪亂弘多傳薦重瘥病弘大也箋

云天氣方今又重以疫疠長幼相亂而死喪甚大多

也○薦徂殿反注及下篇注同瘥才何反重直用民

言無嘉懣莫懲嗟傳懣會也箋云懲止也天下之民

皆以災害相弔皆無一嘉慶之言曾無以恩德止之

者嗟乎奈何○懣本或作嗜士感反嗟節彼至懣

為節然而高峻者彼南山也既高峻矣而又滿之使

平均者以其草木之長茂也以興赫赫然而盛者彼

太師之官也太師既尊盛矣而有益之使平均者以

用衆士之智能也刺尹氏專已不肯用人以至於不

平故又責師尹汝居位為政不平欲云何乎以汝不

平天慮以災下民非直畏汝刑辟天氣方今又重下

以疫疠使民之死喪禍亂甚大多也山此喪內下民

之言無一嘉慶者皆是相弔之辭汝尹氏及時在位

曾無以恩德止此喪亂者嗟乎可奈何既無止之禍

災未歇故嗟而閔之赫赫師尹一句上與節彼南山

相對為興又與下不平謂何為發端言山之能均平

反刺尹氏之不平○鄭唯存實其猗為異言山既高

峻又以草木平滿其旁倚之則谷使之齊均以興尹

氏既為尊顯亦當以政教養育其天下民庶使之齊

均當如山之所為為異餘同○傳倚長○正義曰以

綠竹猗猗是草木長茂之貌故為長也王肅云南山

高峻而有質之使平均者以其草木之長茂也師尹

尊顯而有益之使平均者以用衆士之智能刺今專

已不肯用人以至於不平也傳意或然○傳猗猗至

齊均○正義曰箋以言有實其猗是猗為山之所實

之處故以為倚言山傍而倚近山者也山傍近山唯

毛詩疏

卷十三

及古

也草木之生而云山者山出雲雨能生草木故也言
 平滿者謂山俱以雨露潤之均平而生皆徧滿其中
 故言齊均也匠人注云壘中曰喇說文云喇小流也
 言水小不能自通須人喇引之則喇是壘中流水之
 名因此而山谷通水之處亦名爲喇禹貢曰羽喇夏
 翟鄭注云羽山之谷是也定本云又以草土平滿其
 傍倚之山以木爲土恐非○**勸**重瘡病○正義曰
 薦與荐文異義同釋言云荐再也再是重之義也瘡
 病釋詁文○**天**氣至大多○正義曰此喪亂連文
 喪者死亡之名云亂則爲未死是疫病也故云天氣
 方今又重以疫病長幼和亂言長之與幼皆得疫病
 相交亂不少因此以致死故云死喪甚大多也喪與
 亂相將由亂以致喪故鄭分解之言重者尹氏既脅
 下以刑辟上天又加之災禍是重也○**天**下至奈
 何○正義曰又承死喪之下而云無嘉故知以災害
 相弔唁無一嘉慶之言弔謂弔死皆謂唁生故服虔
 云弔生日唁皆是相痛傷之名也死而相弔自是其
 常而以刺尹氏者以災害死喪皆政教所致焉以政

失而致則政善亦消但在位之臣無行善者故責之
 會無恩德止之者會無者廣解言在位皆然非獨尹
 氏也嗟乎者歎辭民皆死亡非徒**尹氏**大師維周之
 嗟歎故爲作者嗟之無可奈何

氏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逃**傳**氏本

均平毗厚也**傳**云氏當作桎鐻之桎毗輔也言尹氏

作大師之官爲周之桎鐻持國政之平維制四方上

輔天子下教化天下使民無迷惑之憂言任至重

丁禮反徐云鄭音都履反毗婢比反王作埤埤厚也

俾本又作裨同必爾反後皆放此桎之實反又丁履

反礙也本又作手旁至者**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傳**

誤也鐻字又作轄胡庶反云至猶善也不善乎昊天愬之也不

弔至空窳也

宜使此人居尊官困窮我之眾民也

○弔如字又丁歷反下同吳胡

老反空苦貢反注同愬蘇路反本亦作訴下同

尹氏至我師○毛以為見天災及民故歸咎執政責

之云尹氏汝今為大師之官維是周之根本之臣秉

持國政之平居權衡之任四方之事是汝之所維制

天子之身是汝之所崇厚言汝職維持四方尊崇天

子其尊重如此施行教化當使下民無迷惑之憂何

為專行虐政以脅下也尹氏政既不善訴之於天言

尹氏為政實不善乎昊天不宜使此人居位以窮困

我天下之眾民○鄭唯氏為桎鐻毗為輔為異餘同

○傳氏本至毗厚○正義曰毛讀從邱若四圭為邱

故為本言是根本之臣也以毗為毗益故為厚亦由

輔弼使之厚義與鄭同但言輔天了於辭為便故易

之○傳氏當至之桎○正義曰孝經鉤命決云孝道

者萬世之桎鐻說文云桎車鐻也則桎是鐻之別名

耳以鐻能制車喻大臣能制國故以大師之官為周

之桎鐻也易傳者以天子為周之本謂臣為本則於

義不允故易之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

庶民之言不可信勿罔上而行也

作未此言王之政不躬而親之則恩澤不信於眾民

矣不問而察之則下民未罔其上矣

○勿毛如字鄭音未式夷

式已無小人殆

式用夷平也用平則已無以小人

之言至於危殆也

云殆近也為政當用平正之人

用能紀理其事也無小人近

○已毛音以鄭音紀近附近之近又如字下同

瑣瑣姻亞則無旒仕

瑣瑣小貌兩婿相謂曰亞旒

任用之置之大位重其祿也

○項素火反本或作瓌非也瓌音早亞於嫁反

武音非躬至音廡仕○毛以為尹氏不可任欲令王

行之故天下庶民之言不可信也又責下民言王為

政雖不監問之不察理之必天下之民勿得欺罔其

上之君子也又教王息此民之欺罔言王似用平正

之人為官則下民欺罔之心用自消止矣王必須用

賢人無用小人之言以至於危始言小人不可任用

也又戒之云非但疏外小人不可用雖瑣瑣然昏姻

親亞之小人則當無得厚任以事置之大位重其祿

食言親而不賢亦不可任也疾時親黨亂政故戒之

躬與親一也問與察一也但累文以丁寧之言躬親

明有施為言問察明亦躬親直以彼不可信由於不

親雖不察問不得欺罔各隨事而為文耳○鄭以為

尹氏既不可委任王若政教不躬不親行之則庶民

不信於王之恩澤以尹氏之虛謂王所為故不信也

若民俗不問不察觀之則民皆未罔其上之君子王

非直親須問察又當用平正之人用已身親理政事

之人無得問小人而親問之餘同○庶民至而行

○正義曰君民之所相信者由君親行政民親受教

故得相信也今王不親為政委任小人施政於民不

以實告故庶民之言亦不可信也勿者禁止之辭既

言民不可信罔責民之欺罔故云勿得罔上而行上

即經之君子也○勿當主上矣○正義曰箋以此

篇主刺在上非責民之辭故知勿當為未也知躬親

為恩澤者以王身所為而行於眾民唯恩澤耳且上

章疾尹氏貪暴以致災故知躬親為恩澤也易傳者

以疾尹氏使王親之明欲令王施政教以及下不宜

言其不可信也且言庶民不信於王其文自明不當

橫加不可故易之言未罔其上者謂若不問察則明

欺罔其上而不畏之言躬親施其恩澤問察亦須躬

親互相明也○殆近至人近○正義曰易傳者以

上文欲王躬親為政則宜為已身之已不宜為已止

也下文戒王勿厚任親戚欲令用賢去惡宜為勿近

也

也

也

小人不當遠言小人之行終至危殆故易之也無小人之近猶言無近小人○**傳**瑣瑣至曰亞○正義曰釋訓云瑣瑣小也舍人曰瑣瑣計謀褊淺之貌是小貌也兩婿相謂為亞釋親文劉熙釋各云兩婿相謂曰亞者言每一人取姊一人取妹相亞次也○**傳**婿之至女氏則姊夫在前妹夫在後亦相亞也○**傳**婿之至其祿○正義曰女子子之夫為婿婿之父為姻釋親文幽王前娶申后而黜之未必用其親戚褒姒褒人所獻未必為親戚可任幽王耽淫女色寵之者蓋多女寵必私多謁請小人則婦言是用姻亞者或其餘嬪妾之家不必專是二后之親也但據夫而言妻為正稱故鄭總言妻黨之小人其中亦容妾黨也言無厚任之即置之地位重其祿是也如此則幽王厚於昏姻矣而角弓云兄弟昏姻無胥遠矣者以王者志不及遠唯同類相愛昏姻諸侯者進用故此戒之賢德者疏遠故彼刺之詩者志也各有以發之

昊天不傭降此鞠誼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傳**傭均鞠盈

誼訟也

傳

云盈猶多也戾乖也昊天乎師氏為政不均乃下此多訟之俗又為不和順之行乃下此乖爭

之化疾時民效為之愬之於天

○傭勅龍反韓詩作庸庸易也鞠兀六反

誼音凶戾音麗行下孟反爭爭鬪之爭下皆同敵下敵反

君子如屆俾民心闕君

子如夷惡怒是違

傳

屆極闕息夷易違去也

傳

云屆

至也君子斥在位者如行至誠之道則民鞠誼之心

息如行平易之政則民乖爭之情去言民之失由於

上可反復也

○屆音戒闕苦火反易以鼓反

傳

昊天

運○正義曰此又本尹氏之惡誼之云昊天乎尹氏之行尹氏為政不均乃下此多訟之俗昊天乎尹氏之行

又和順乃下此大乖爭之化民之無所不為皆化
於上也民既化上上為惡亦當效上為惡上為善亦
當化上為善汝在位君子如行平易之政使民惡怒之情
之心息汝在位君子如行平易之政使民惡怒之情
去言易可反復何不行化以反之○備均鞠盈
盈猶至於天○正義曰備均鞠盈釋言文鞠盈釋詰
又盈者必多故箋轉之云盈猶多也由不惠而降戾
乖故知非疾也在上不均故下亦不均至於多獄訟
也在上不順故下亦不和至於乖爭也此皆民效為
之自上而下故言降也獄訟至於公乖爭出於私二
者亦相類訟則貴無訟偏惡其多爭則小猶可恕唯
恨其大故經言鞠訟大戾○屈至至反復○正義
曰釋詰云屈極至也俱得為至故箋併訓之不言極
猶至也此詩雖主疾尹氏為惡而在位亦然既言尹
氏傷化敗俗明其欲令在位者反之故知君子斥在
位者知鞠訟心息者以文承上經事相克配下云惡
怒是乖爭故知心息是鞠訟也言民心不言鞠訟言
惡怒不言民心互相明也為惡乖則已戾可息而去

之是可反復也 不昉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

心如醒謹秉國成傳病酒曰醒成平也傳云弔至也

至猶善也定止式用也不善乎昊天天下之亂無有

止之者用月此生言月月益甚也使民不得安我今

憂之如病酒之醒矣觀此君臣誰能持國之平乎言

無有也音呈不自為政卒勞百姓傳云卒終也昊天

不自出政教則終窮苦百姓欲使昊天出圖書有所

授命民乃得安疏不弔至百姓○正義曰此章箋具

欲天出圖書授命也蓋言王身不自為政教終勞苦

我百姓王肅言政不由王出也○傳病酒曰醒○正

三詩疏 卷之二十一 及古閣

義曰說文云醒病酒也醉而覺言既醉得覺而以酒
為病故云病酒也○昊天至得安○正義曰知責
昊天而不自出政教者四章五章以君臣之惡訴之
天也又曰亂靡有定言君臣不能定亂也又曰誰秉
國成言君臣不能持國平也君臣已言並不能乃云
不自為政是令昊天之神且此章發首云不弔昊天
未言不自為政明是欲使天自下為政也故云欲使
昊天出圖書有所授命也以王者將興天必命之若
湯武也圖書者即中候說堯舜及周公所授河圖洛
書是也彼所授者非既受乃王昔先王乃受之與此
不同者此所受若湯得黑鳥文王得丹書之類皆先
有名錄故舉圖書以言之王肅以為禮人臣不顯諫
諫猶不顯况欲使天更授命詩皆獻之於君以為箴
規包藏禍心臣子大罪况公言之乎王基理之曰臣
子不顯諫者謂君父失德尚微先將順風喻若乃暴
亂將至危殆當披露下情伏死而諫焉待風議而已
哉是以西伯戡黎祖伊奔告於王曰天已訖我殷命
古之賢者切諫如此幽王無道將滅京周百姓怨王

欲天有授命此文陳下民疾怨之言曲以感寤此正
與祖伊諫皆同忠臣殷勤之義何謂非人臣宜言哉
肅不譏尚書祖伊之言而怪家父邪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
云四牡者人君所乘駕今但養大其領不肯為用喻
大臣自恣王不能使也
○為于偽
反又如字
我瞻四方蹙蹙靡
所騁
云蹙蹙縮小之貌我視四方土地
日見侵削於夷狄蹙蹙然雖欲馳騁無所之也
○蹙
反王七歷反騁勅領反
日而乙反縮所六反
當所乘駕者彼四牡也今
四牡但養大其領不肯為用以與王所任使者彼大
臣也今大臣專已自恣不為王使也臣既自恣莫肯
憂國故夷狄侵削日更益甚云我視四方土地蹙蹙
然至狹令我無所馳騁之地以臣不任職致土地侵

三詩流
卷十二之二十一
及古閣

一創故責之也。○**傳**項大**箋**養大至能使。○正義曰以領已。是項文不宜重故以項為大。箋以為養大其領。申傳說也。馬雖大項由人駕。馭言不肯為用者以馬。當用之。今養而不駕。是為自恣也。○**傳**騁極**箋**馳騁。無所之。○正義曰。箋言馳騁無所極。至是與傳同。但傳文略耳。**方茂爾惡相爾矛矣**。**傳**茂勉也。**箋**云相視也。方爭訟自勉於惡之。時則視女矛矣。言欲戰鬪相殺傷矣。○相息亮反。注同。既夷。○夷說也。言大臣之乖。

既懌如相醕矣。**傳**懌服也。**箋**云夷說也。言大臣之乖爭本無大讎。其已相和順而說懌。則如賓主飲酒相醕。醕。○懌音悅。下同。已音以。醕音昨。**傳**方茂至醕矣。說大臣無常言。大臣方爭訟。勉力成汝相與為惡之時。則各自視汝之戈矛欲用此矛矣。以相殺傷也。既。

已和悅。既已懌服。則如賓主之飲酒者。相醕。醕矣。言相惡既深。和解又疾。皆是無常。小人故使政教亂也。箋本無大讎。集本云大。辯是爭義亦得通也。**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傳**云昊天乎師尹為政不平。使我王不得安寧。女不懲止女之邪心。而反怨憎其正也。○覆芳服反。長張。○**傳**昊天至其正。○毛以為尹。止其心。乃反邪僻。妄行故下民皆怨其君。長由師尹。行惡而致民怨也。○鄭唯下句為異。餘同。○**傳**正長。師尹不定其心。邪僻妄行。故下民皆怨其長。今據為毛說。**家父作誦以究王誼**。**傳**家父大夫也。**箋**云究窮也。大夫家父作此詩而為王。

毛詩疏
卷之二十一
十一
及古閣

誦之以窮極王之政所以致多訟之本意○為于偽反父音甫

式訛爾心以畜萬邦云訛化畜養也○訛五戈反畜許六反

家父至萬邦○正義曰作詩刺王而自稱字者詩人之情其道不一或微加諷諭或指斥愆咎或隱匿姓名或自顯官字期於申寫下情冀上改悟而已此家父盡忠竭誠不憚誅罰故自載字焉寺入孟子亦此類也

節南山十章六章章八句四章章四句

正月大夫刺幽王也○正音政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傳正月夏之四月繁多也云夏

之四月建巳之月純陽用事而霜多急恒寒若之異

傷害萬物故心為之憂傷○繁扶袁反夏胡雅反下同巳音似為于偽反民

之訛言亦孔之將傳將大也云訛偽也人以偽言

相陷入使王行酷暴之刑致此災異故言亦甚大也

○酷苦毒反念我獨兮憂心京京哀我小心瘋憂以痒傳

京京憂不去也瘋痒皆病也云念我獨兮者言我

獨憂此政也瘋音鼠字林瘋音恕痒音羊傳正月十三章上八章

句○正月至以痒○正義曰時大夫賢者觀天災以傷政教故言正陽之月而有繁多之霜是由王急酷

之刑以致傷害萬物故我心為之憂傷也有霜由於王急王急由於訛言則此民之訛言為害亦甚大矣害既如此念我獨憂此政兮憂在於心京京然不能去哀憐我之小心所遇痛憂此事以至於身病也憂

之者以王信訛言百姓遭害故所以憂也。○**傳**正月
夏之四月。○正義曰以大夫所憂則非當霜之月若
建寅正月則固有霜矣不足憂也。昭十七年夏七月
甲戌朔日有食之。左傳曰祝史請所用幣。平子禦之
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
用幣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經書六月傳言正
月太史謂之在此月是周之六月為正月也。周六月
是夏之四月。故知正月夏之四月也。謂之正月者以
乾用事。正純陽之月。傳稱慝未作。謂未有陰氣。故此
箋云純陽用事也。若然易稽覽圖云正陽者從二月
至四月陽氣用事時也。猶以為四月者彼以卦之六
爻至二月大壯用事。陽爻過半。故謂之正陽。與此異
也。○**箋**夏之至憂傷。○正義曰急恒寒若。洪範答徵
文也。彼註云急促也。若順也。五事不得則答氣而順
之言。由君急促大酷。致恒寒之氣來順之。故多霜也。
反常謂之異時。不當有霜而有霜是異也。四月之時
草木已大。故言傷害萬物也。鄭駁異義與洪範五行
傳皆云非常曰異。害物曰災。則此傷害萬物宜為災

而云異者災異對則別散。則通故莊二十五年左傳
曰凡天災有幣無牲。彼為日食之異而言災也。此以
非時而降謂之異。據其害物又謂之災。下箋云致此
災異是義通。故言之異。○**傳**人以至甚大。○正義曰
此承繁霜之下。故知其甚大。謂以訛言致霜為大也。小
人以訛言相陷。王不能察其真偽。因發大怒而行此
酷暴之刑。由此急酷。故天順以寒氣。父母生我胡俾
而使盛夏多霜。是霜由訛言所致也。父母生我胡俾
我瘡不自我先不自我後。父母謂文武也。我我天
下瘡病也。云自從也。天使父母生我何故不長遂
我而使我遭此暴虐之政而病。此何不出我之前居
我之後窮苦之情。苟欲免身。○瘡音更長。張丈反。下
好言自口。莠言自口。傳莠醜也。云自從也。此疾訛

言之人善言從女口出惡言亦從女口出女口一爾

善也惡也同出其中謂其可賤○秀餘憂憂愈愈是

以有侮傳愈愈憂懼也傳云我心憂政如是是與訛

言者殊塗故用是見侵侮也傳父母至有侮○毛以

而令天生我天下之民今何為不令天長育我而使

我遭此暴虐之政以致病也又此病不從我之先不

從我之後而今適當我身乎訴之文武也此暴虐之

政由此訛言所致故疾此訛言之人云有美好之言

從汝口出有醜惡之言亦從汝口出汝口一耳而善

惡同出其口甚可憎賤也大夫既見王政酷暴憂心

愈愈然與此訛言者殊塗為訛言者所疾是以有此

見侵侮於已也○鄭唯以為訴天使父母生我我謂

大夫作詩者為異餘同○傳父母至天下○正義曰

以文武受命為明王作萬民父母故尚書曰天將有

立民父母謂天子作民父母民窮則宜告之人以父

母為文武也文武為天下父母故我天下作者舉

天下之心為之怨刺不專為已故謂天下為我也○

傳天使至免身○正義曰上言念我獨兮因此而告

天是先訴已身未及論天下也文王雖受命之王年

世已久遇今時之虐政訴上世之哲民非人情也故

知訴天使父母生我也上章言王急酷故此病遭暴

虐之政而病也以所願不宜願免之而已乃云不自

我先不自我後忠恕者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況以虐

政推於先後非先祖則子孫是窮苦之情苟欲免身

憂心惓惓念我無祿傳惓惓憂意也傳云無祿者言

不得天祿自傷值今生也○惓本又作莞其營民之

無辜并其臣僕傳古者有罪不入於刑則役之園土

以為臣僕傳云辜罪也人之尊卑有十等僕第九臺

第十言王既刑殺無罪并及其家之賤者不止於所
罪而已書曰越茲麗刑并制○并必正反注并制同
圜土音圓圜土獄也

哀我人斯于何從祿云斯此于於也哀乎今我民

人見遇如此當於何從得天祿免於是難○難乃旦
反下之難

同瞻烏爰止于誰之屋富人之屋烏所集也云

視烏集於富人之室以言今民亦當求明君而歸之

○憂心至之屋○毛以為詩人言我憂在於心惴惴
然我所以憂者念我天下之人無天祿謂不得明
君遭此虐政也又言無祿之事民之無罪辜者亦并
罪之以其身為臣僕言動掛繩羅民不聊生也哀乎
可哀憐者今我民人見遇如此於何所從而得天祿
乎是無祿由此視烏於所止當止於誰之屋乎以興

視我民人所歸亦當歸於誰之君子烏集於富人之
屋以求食喻民當歸於明德之君以求天祿也言民
無所歸以見惡之甚也○鄭以為作者言憂心惴惴
然念我身之無天祿自傷值今生也又言無祿之事
民之無辜罪者身既得罪并其家之臣僕亦罪之哀
乎今我天下之民見遇如此於何從而得天祿乎餘
同上章毛以我為天下則皆為天下怨辭也鄭以我
為已身念我無祿自念無祿也於何從祿乃言天下
皆無祿耳祿名本出於居官食廩得祿者是福慶之
事故謂福祐為祿雖民無福亦謂之無祿也○**○**古
者至臣僕○正義曰此解名罪人為臣僕之意也古
者據時而道前代之言正謂作詩時也古有肉刑而
罪有等級重者入於肉刑輕者役於圜土謂畫則役
之夜則入圜土以圜土表罪之輕者也非在圜土而
役當役之時為臣僕之事故號之為臣僕以表其罪
名非謂恒名臣僕也此有罪者當然今無罪亦令與
有罪同役故言并也王肅云今之王者好諂入人罪
無辜下至於臣僕言用刑起重傳意當然也役之圜

土周禮有其事大司寇職曰以圜土聚教罷民凡害人者置之圜土而施職事焉以明刑恥之其能改者而加明刑焉任之以事而收教之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雖出三年不齒是不入於刑役圜土之事也雖不入於刑而罪有輕重周禮分為二等其已害人者則如此未害人者則役諸司空重罪唯一期而已其坐作之數具在司寇此圜土罪人罪未定之時縛於外朝而與公卿議之議定乃從其罪故易坎卦有邪惡之罪故縛以微纏置於叢棘而使公卿以下議之是也○人之至并制○正義曰箋以言并其臣僕是身既得罪復罪及臣僕故云并也言人之尊卑有十等者昭七年左傳曰人有十等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士士士臣卑卑臣與與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是十等僕第九臺第十連言臺者以顯僕為賤也臣亦賤稱倍十七年左傳晉惠公卜男為

人臣女為人妾者經曰不敢失於臣妾妾是賤者之定名臣則率人之稱無定名也故十等以相次也謂得役使者為臣也并其臣僕謂其私家之臣故云王既刑殺無罪乃并及其家之賤者不止於所罪而已無罪知彼刑殺者尚及其家之賤者明以重罪加之故知刑殺也引書曰呂刑文也彼注云越於也茲此也麗施也於此施刑并制其無罪者則彼南民淫虐殺戮無辜不但刑有罪亦并制無罪與此并義同故引之以為證也易傳者以臣僕非罪人之名經言并其臣僕不言以為臣僕其幽王暴虐乃殺戮無辜豈臣僕而已故易之
瞻彼中林侯新侯蒸
也薪蒸言似而非云侯維也林中大木之處而維有薪蒸爾喻朝廷宜有賢者而但聚小人
民今方殆視天夢夢
王者為亂夢
反下之處同朝
直遙反下皆同
及古閣

毛詩統

卷之二十七

夢然云方且也民今且危亡視王者所為反夢

然而亂無統理安人之意○夢莫紅反亂也沈莫既

克有定靡人弗勝勝乘也云王既能有所定尚

復事之小者爾無人而不勝言此人所定皆勝王也

○勝毛音升鄭尸證有皇上帝伊誰云憎皇君也

反復扶又反篇未刊云伊讀當為緊緊猶是也有君上帝者以情告天

也使王暴虐如是是憎惡誰乎欲天指害其所憎而

已○緊鳥兮反謂其當有大木而維有薪維有蒸

在林則似大木而非大木也以與視彼朝上謂其當

有賢者而唯有小人此小人之在朝則似賢人而非

賢也由朝聚小人而無善政今方且危亡矣民將危

亡王當安撫之今視王之所為反夢夢然而昏亂無

統理安民之意也王非徒昏亂又志在殘虐既謂能

有所定者無事於人而不欲乘陵之言所定者皆是

帝使王暴虐如此維誰憎惡乎欲天指害之○鄭以

上二句小別具說在○又以靡人不勝謂人皆勝王

又以伊為是為異餘同○薪蒸言似而非正義

曰無羊云爾牧來思以薪以蒸則薪蒸柴樵之名言

視林中生長之木而言候薪候蒸者言林中有為薪

蒸之木見其小也林者大木所處今小木在焉似大

木而非喻小人在朝似賢人而非故云言似而非也

○王者至夢然○正義曰釋訓云夢夢亂也上天

無昏亂之事故知天斥王也○勝乘正義曰此

傳甚略王述之云既有所定皆乘陵人之事言殘虐

也今據為毛說孫毓云小人好為小善矜能自臧以

為大功其所成就細碎小事凡人所勝而過者反以

毛詩疏

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登得名之為克有謂山蓋卑為岡為陵傳在位非君

子乃小人也傳云此喻為君子賢者之道人尚謂之

界況為凡庸小人之行傳又必支反行下孟反傳民之

訛言寧莫之懲傳云小人在位曾無欲止眾民之為

偽言相陷害也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傳故老召之訊

問也傳云君臣在朝侮慢元老召之不問政事但問

占夢不尚道德而信徵祥之甚傳訊本又具曰予聖

誰知鳥之雌雄傳君臣俱自謂聖也傳云時君臣賢

愚適同如鳥雌雄相似誰能別異之乎傳別彼傳謂

至雌雄傳正義曰謂之為山者人意蓋猶以為卑况

為岡為陵乎今所見非高山乃岡陵也以興行君子

之道者人意尚謂之為淺况為小人之行乎今在位

非君子乃小人也王既任小人民之訛偽之言相

害者在位之臣曾無欲以德止之者既不能施德

以止訛言而愛好鄙碎而共信徵祥召彼故老宿舊

有德者但問之占夢之事言其不尚道德侮慢長老

也又君臣並不自知俱曰我身大聖唯各自矜而賢

愚無別譬之於鳥誰能知其雌雄者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

敢不踣維號斯言有倫有脊傳局曲也踣累足也倫

道脊理也傳云局踣者天高而有雷霆地厚而有陷

淪也此民疾苦王政上下皆可畏怖之言也維民號

呼而發此言皆有道理所以至然者非徒苟妄為誣

毛詩疏

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辭○局本又作踟其欲反脊井亦反徐音積說文小
步也維號音豪注同霆音庭又音挺淪音倫又倫
峻反怖普故反號呼好路反誣音無哀今之人胡為虺蜴蜴蜥也

云虺蜴之性見人則走哀哉今之人何為如是傷時

政也○虺暉鬼反蜴星歷謂天至虺蜴○正義口

反字又作蜴蜥音元時人疾苦王政歌詠其

事作者以其有理故取而善之時有人言謂此上天

蓋實高矣而有雷霆擊人不敢不曲其脊以敬之以

餘已恐觸王之忌諱也謂此下地蓋實厚矣而有陷

溺殺人不敵不累其足以畏之以餘已恐當在位之

羅網也言上下可畏如天地然此人心疾王政不敢

指斥假天地以比之作者善其言故云維我號呼而

發此言實有道理言王政實可畏此辭非虛也既上

下可畏民皆避之故言哀哉今之人何故而為虺蜴

也虺蜴之性見人則走民間王政莫不逃避故言為

虺蜴也○局曲踣累足正義曰天在上身戴天

而曲者曲身也足所以履地故知踣累足說文云踣

小步也王述之曰言天高已不敢不曲身危行恐上

觸忌諱也地厚已不敢不累足懼陷於在位之羅網

也○局踣至陷淪正義曰箋以不敢者畏離明

有可畏故言天高而有雷霆地厚而有陷淪也淪沒

也謂地震則有陷沒者○蜴蜥正義曰釋魚云

蜴蜥蜴蜴各蠃蜴蠃蜴名守宮孫炎曰別四名也陸

幾疏云虺蜴一名蠃蜴蜴也或謂之蛇醫如蜥蜴青

綠色大如指形狀可惡如陸意蜥蜴與蜥蜴形狀相類

水陸異各耳瞻彼阪田有苑其特言朝廷會無傑臣

云阪田崎嶇燒塽之處而有苑然茂特之苗喻賢者

在間辟隱居之時○阪音反又扶阪反苑音鬱徐又
於阮反崎起宜反嶠丘俱反燒若

動也 **云我我特苗也** 天以風雨動搖我如將不勝

我謂其迅疾也 ○ 托五忽反徐 彼求我則如不我得

云彼彼王也 王之始徵求我如恐不得我言其禮

命之繁多 **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仇仇猶警警也**

云王既得我執留我其禮待我警警然亦不問我在

位之功力言其有貪賢之名無用賢之實 ○ 贊本反

反沈五 **瞻彼至我力** ○ 正義曰王政所以為民疾

乃反 **苦由不能用賢** 視彼阪田堯堯之地有菑

然其茂特之苗以與視彼空谷側陋之處有傑然其

秀異之賢然天之以風雨動搖我特苗如將不我特

苗之能勝言風雨之迅疾也以喻彼王之以禮命以

徵召我賢者如恐不我賢者之能得言禮命之繁多

也及其得我則空執留我其禮待我警警然亦不問

我在位之功力言小人貴名賤實不能用賢故政教

所以亂也 ○ 言朝至傑臣 ○ 正義曰毛以詩意取

菑苗此賢者不舉原隰之苗而言阪田者反明朝廷

會無英傑之臣 ○ 仇仇猶警警 ○ 正義曰以釋訓

云仇仇教傲也義同故猶之郭璞曰皆傲慢賢者

定本無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然厲矣**

猶字 厲惡也 **云茲此正長也** 心憂如有結之者憂今此

之君臣何一然為惡如是燎之方揚寧或滅之 **滅**

之以水也 **云火田為燎燎之方盛之時炎熾燥怒**

寧有能滅息之者言無有也言無有喻有之者為甚

也 ○ 燎力詔反徐力燒反 **赫赫宗周褒姒威之** **宗**

周鎬京也。褒國也。妣姓也。威滅也。有褒國之女幽王

惑焉。而以為后。詩人知其必滅周也。

○褒補毛反。似音似鄭云字也。

成乎說。反齊人語也。字林武劣。反說文云。從火。戊。聲。火死於戊。陽氣至戊而盡。本或作滅。鎬。初。老。反。

心之至威之。○正義曰。詩人見朝無賢者言。我心之憂矣。如有結之者。言憂不離心。如物之纏結也。所以

憂者。今此之君。臣為人之長。何一然為惡。如是矣。言君臣俱惡。無所差別也。君臣惡極。國將滅亡。言燎火

方奮揚之時。炎熾燦怒。寧有能滅息之者。以喻宗周方隆盛之時。王業深固。寧有能滅亡之者。言此二者

皆盛不可滅亡也。然此燎雖熾盛。而水能滅之。則水為甚矣。以與周國雖盛。終將衰妣滅之。則衰妣惡甚

矣。此二文互相發明。見難之而能所以為甚也。故傳曰。滅之者。以水以反之。於時宗周未滅。詩人明得失

之迹。見微知著。以衰妣終其永懷。又窘陰雨。窘困。詳如知其必滅周也。

也。云君仍也。終王之所行其長可憂傷矣。又將仍

憂於陰雨。陰雨喻君有泥陷之難。○窘求殞反。字林巨畏反。泥乃計反。

其車既載。乃棄爾輔。傳大車重載。又棄其輔。云以

車之載物。喻王之任國事也。棄輔。喻遠賢也。○遠于萬反。

載輸爾載。將伯助予。傳將請伯長也。云輸墮也。棄

女車輔。則墮女之載。乃請長者見助。以言國危而求

賢者已晚矣。○爾載才再反。注及下同。將七羊反。注皆同。墮許規反。本又作墮。待果反。

終其永至。助予。○毛以爲此及下章皆以商人之載大車。展轉為喻。言王之為惡。無心變改。若終王之所

行其長。可哀傷矣。王行既可哀傷。又將至於傾危。猶

商人涉路。既有疲勞。又將困於陰雨。商人之遇陰雨。及古閣

則有泥陷之難王行之至傾危必有滅亡之憂故以譬之商人慮有陰雨宜用輔以佐車今其車既載重矣乃棄爾之車輔反令車載獨也以喻王政慮有傾危宜用賢以治國今其既有大政矣乃棄汝之賢人反令國政亂也車既棄輔又遇陰雨則隳敗汝之車載既隳敗然後請長者助我則晚矣以喻國既棄賢又遇傾敗則滅亡汝之國國家既滅矣然後求賢人佐已則亦晚矣王何不及其未敗用賢自輔乎○鄭唯以窮為仍憂於陰雨為異餘同○大車至其輔○正義曰考工記車人為車有大車鄭以為平地任載之車駕牛車也此以商事為喻而云既載故知是大車車駕牛車也此以商事為喻而云既載故知是大車也又為車不言作輔此云乃棄爾輔則輔是可解脫之物蓋如令人縛杖於輻以防輔車也○輪墮○正義曰隱六年鄭人來輪平公羊傳曰輪平猶隳成何言隳成敗其成昭四年左傳曰寡君將隳幣焉服虔云隳輸也是訓隳為隳壞之義無棄爾輔員于爾子路將隳三都是也定本隳作墮

輻員益也員音云輻方六反**屢顧爾僕不輪爾載**云屢數也僕將車者也顧猶視也念也屢力注反又作婁數音頡下同**終踰絕險曾是不意**云女不棄車之輔數顧女僕終是用踰度陷絕之險女不會以是為意乎以商事喻治國也**無棄爾之車輔**益於爾之輪輻以喻王之載大車當無棄爾之賢佐益於爾之國事也商人既治天下當無棄爾之賢佐益於爾之國事也商人既不棄輔又數顧念爾將車之僕汝能若是則輔車輻僕能勤御則得不隳敗爾之車載以喻王既不棄賢又善禮遇爾執政之相王能如此用賢益於國家相能與職則得不傾覆爾之王業商人留輔顧僕之故終用踰度陷絕之險汝商人何得會不以是輔僕為意乎喻王用賢禮相之故終用是得濟免禍害之難
三詩充
及古習

汝何得會不以是賢相為意乎教王之用賢敬臣也
箋雖不言以僕喻相但輔益輻以賢蓋國則僕將車
自然以相執政也終踰絕險報上又窅陰雨
以陰雨為終久及難之事故鄭以窅為仍

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炤
傳 沼池也 云池

魚之所樂而非能樂其潛伏於淵又不足以逃甚炤

炤易見以喻時賢者在朝廷道不行無所樂退而窮

處又無所止也 若反易見夷或反下如字又賢遍反

憂心慘慘念國之為虐
傳 慘慘猶戚戚也 反戚千歷

魚 魚在至為虐 正義曰上章教王求賢而王不
能用故此章言賢者不得其所魚在於沼池之

中為人所驚駭不得逸遊亦非能有樂退而潛處雖
伏於深淵之下亦甚於炤炤然易見不足以避網罟

之害莫知所逃也以與賢者在於朝廷之上為時所
陷害不得行道意非能有樂退而隱居雖遁於山林

之中又其姓名間微不足以避苛虐之政莫知所逃
已為之憂而心中慘慘然念國之為虐也言王政暴

虐賢人困厄 **彼有旨酒又有嘉穀**
傳 言禮物備也

云彼彼尹氏太師也 看本又作 洽比其鄰昏姻孔

云 洽洽鄰近云旋也是言王者不能親親以及遠

云云猶友也言尹氏富與兄弟相親友為朋黨也

○此毗志及云 **念我獨兮憂心慙慙**
傳 慙慙然痛也

本又作負音同 云此賢者孤特自傷也 慙有至慙慙

幽王彼有旨酒矣又有嘉善之穀矣禮物甚備足矣
唯知以此禮物協和親比其鄰近之左右與妻黨之

我言

婚姻甚相與周旋而已不能及遠人也王既不能及
遠人國家將有危亡故念我獨憂王此政兮愛心慙
慙然痛也○鄭以為時權臣奢富親戚相黨故言彼
尹氏有旨酒又有嘉穀會此其鄰近兄弟及昏姻其
相與親友為朋黨也彼小人如此念我無祿而孤獨
今憂心慙慙然孤特自傷耳○彼彼尹氏太師○
正義曰此與上篇非一人所作而以彼為尹氏者以
尹氏官為太師上篇刺其專政則幽王之臣奢富朋
黨者唯尹氏耳故知彼彼尹氏也○言王至及遠
幽王唯知親比鄰近昏姻而已不能以此親親之情
而及於遠人故王肅云言王但以和此其鄰近左
與昏姻其親友而已
不能親親以及遠
此小也
穀穀隱也
云穀祿也此小人富而窶隱將
貴也
○此音此說文作伯音徒穀音速方穀本
或作方有穀者非也窶其矩反一音慮
民今

之無祿天天是椽

傳

君天之在位椽之

傳

云民於今

而無祿者天以薦蹇天殺之是王者之政又復椽破
之言遇害甚也
○天於兆反又於遙
反災也椽陟角反
奇矣富人哀此

俾獨

傳

寄可獨單也

傳

云此言王政如是富人猶可

俾獨將困也

○寄哥

我反

傳

此此至俾獨○毛以為此此

矣其款款窶陋者方有爵祿之貴矣王者厚歛重賦
寵費小人故使得如此也哀此下民今日之無天祿
而王天害之在位又椽譜之是其困之甚也王政如
此雖天下普遭其害可矣富人猶有財貨以供之哀
哉此單獨之民窮而無告為上天椽將致困病故甚
可哀也○鄭唯天是椽為異餘同○君天之在
位椽之○正義曰毛以天斥王者故為君天之天既
為君故椽為在位也○民於至害甚○正義曰箋

毛詩

卷之三

及左

以天是蒙殺之辭宜天之所為故云天以薦瘞天殺
之天既為天則祿為王者故云王者又祿破之謂農
時而後厚斂其財人以財盡僭祿使
破壞然祿如祿祿之祿謂打之也

正月十三章八章章八句五章章六句

毛詩註疏卷第十二 十二之一

毛詩註疏卷第十二 十二之二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小雅

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當為刺厲王作註訓傳

時移其篇第因改之耳節彼刺師尹不平亂靡有
定此篇譏皇父擅恣日月告凶正月惡褒姒滅周
此篇疾豔妻嬖方處又幽王時司徒乃鄭桓公友
非此篇之所云番也是以知然刺幽王毛如字
鄭改為刺厲王從
及古閣

毛詩疏 卷第十二之一

此至小宛四篇皆然節在結反父音甫後皇父皆同惡鳥路反番方袁反徐甫言反本或作潘音同韓詩作幽王鄭以爲刺厲王經八章皆刺王之繁下同幽王鄭以爲刺厲王鄭以爲本刺厲王毛辭此下及小宛序皆刺幽王鄭以爲本刺厲王毛氏移之事既久遠不審實然以否縱其實然毛既移其篇第改厲爲幽卽以爲幽王說之故下傳曰豐妻褒姒是爲幽王之事則四篇皆如之今各從其家而爲之義不復強爲與奪幽當爲刺厲王至是以知然幽正義曰鄭以此篇本六月之上爲刺厲王詩毛氏移之於此改厲爲幽今本其舊而爲之說故云當爲刺厲王也作詰訓傳者毛公也毛公漢初時人故語云漢興之初師移其第作詰訓傳時是漢初也其改之意已具於譜鄭既言當爲厲王只自檢其證節刺師尹不平亂靡有定此篇譏曰皇父擅恣日月告凶專國家之權任天下之責不得並時而有二人彼是幽王知此非幽王也正月惡褒姒滅周此篇疾豔妻煽方處敵夫日

妻王無二后褒姒是幽王所嬖豔妻非幽王之斥鄭語云幽王八年桓公爲司徒此篇云番維司徒一官不得二人爲之故又云幽王時司徒乃鄭桓公友爲之非此篇之所云番是以知之言由此知幽當爲厲也毛以豔妻爲褒姒美色日豔則褒姒豔妻爲一鄭必爲別人者以詩論天子之后非如曲說邪淫不當以色名之中候日刻者配姬以放賢刻豔古今字耳以刻對姬刻爲其姓以此知非褒姒也鄭桓公幽王八年始爲司徒知非代番爲之者以番爲司徒在豔妻方盛之時則豔既爲后番始爲司徒也鄭語說桓公既爲司徒方問史伯史伯乃說褒姒之事其末云竟以爲后則桓公初爲司徒褒姒仍未爲后以此知桓公不得與番相代也凡例別嫌明疑以本文爲主故鄭先以詩上下校之後乃言鄭桓公也中候摛雜貳日昌受符厲倡嬖期十之世權在相又日刻者配姬以放賢山崩水潰納小人家伯罔主異載震旣言昌受符爲王命之始卽云期十之世自文數之至厲王除

文王為十世也刻與家伯與此篇事同山崩水潰
 即此篇百川沸騰山豕率崩是也如此中候之文
 亦可以明此為厲王但緯候之書人或不信故鄭
 不引之鄭檢此篇為厲王其理欲明而如下三篇
 亦當為刺厲王者以序皆言大夫其文大體相類
 十月之交雨無正卒章說已留彼去念友之意全
 同小旻小宛卒章說怖畏罪辜恐懼之心如一似
 一人之作故以為當刺厲王也王肅皇甫謚以為
 四篇正刺幽王孫毓疑而不能決其評曰毛公大
 儒明於詁訓篇義誠自刺厲王無緣橫移其第改
 為幽王鄭君之言亦不虛耳是以惑疑無以斷焉
 竊以褒姒龍離之妖所生褒人養而獻之無有私
 黨皇父以不七子之親而令在位若此之盛也又
 尚書緯說豔妻謂厲王之婦不斥褒姒又雨無正
 有周宗既滅靡所止戾之言若是幽王既為犬戎
 所殺則無所刺若王尚存不得謂之既滅下句言
 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勸莫肯風夜莫肯朝夕庶曰
 式滅覆出為惡之言鄭箋皆謂厲王流于旋之後

於義為安是其言雖不能決而其意謂鄭為長也
 若如鄭言毛詩為毛公所移四篇容可在此今韓
 詩亦在此者詩體本是歌誦口相傳授遭秦滅學
 之後眾儒不知其次齊韓之徒以詩經而為章句
 與毛異耳非有壁中舊本可得憑據或見毛次
 於此故同之焉不然韓詩次第不知誰為之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傳之交日月

之交會醜惡也傳云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八月朔

日日月交會而日食陰侵陽臣侵君之象日辰之義

日為君辰為臣辛金也卯木也又以卯侵辛故甚惡

也傳○夏傳彼月而微此日而微傳月臣道日君道傳

云微謂不明也彼月則有微今此日反微非其常為

異尤大也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云君臣失道災害

將起故下民亦甚可哀

十月至之哀○毛以為幽王之時正在周之十月夏

之八月日月之交會朔月辛卯之日以此時而日有食之此其為異亦甚之惡也何則日食者月掩之也月食日為陰侵陽臣侵君之象其日又是辛卯辛是金卯是木金常勝木今木反侵金亦臣侵君之象臣侵君逆之大者一食而有二象故為亦甚惡也所以為甚惡者日君道也月臣道也君當制臣似月應食臣不當侵君似日不應食故言彼月而容有被食不明今此日而反被食不明以日被月食似君被臣侵非其常事故為異尤大也異既如此災害將生災害一起天下蒙毒故今此下民亦甚可哀傷矣○鄭雁王時為異○之交日月之交會○正義曰交會日月行相逮及交而會聚故云交會也日月交會謂朔日也此言十月之交即云朔日辛卯朔日即是之交為事也古歷緯及周髀皆言周天三百六十五度

四分度之一日月皆右行於天日日行一度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是月行疾日行遲二十九日有餘而月行天一周追及於日而與之會是會之交也每月皆交會而月或在日道表或在日道裏故不食其食要於交會又月與日同道乃食也○周之至甚惡○正義曰詩之言月皆據夏時而知此周十月夏八月者推度災日十月之交氣之相交周十月夏之八月緯雖不可盡信其言王以釋此故據之以為周十月焉日月交會而日食陰侵陽臣侵君之象以日食者月食之也故何休曰不言月食之者其形不可得而觀故疑言日有食之月食日是陰侵陽也下傳曰月臣道日君道是臣侵君之象日辰之義者月令其日甲乙是從甲至癸為日也左傳曰辰在子卯又曰辰在申是從子至亥為辰也雖十日甲剛乙柔其中有五剛五柔要十日皆為幹故曰為君也而十二辰亦子陽也陰其中有六陽六陰以對十日皆為支故辰為臣言此者解詩本言辛卯日食之意日食陰侵陽而以辛卯日卯比臣辛比君是為卯侵辛

毛詩疏

卷十二之三

及古閣

也辛日以辰侵日而日為金辰為木金應勝木反侵
金是五行相逆猶君臣顛倒故言亦甚惡也案此朔
月辛卯自是所食之月知取金木為義者推度災自
及其食也君弱臣強故天垂象以見徵辛者正秋之
王氣卯者正春之位日為君辰為臣八月之日交
卯食辛矣辛之為君幼弱而不明卯之為臣秉權而
為政故辛之言新陰氣盛而陽微生二君幼弱而在
卯臣也以此緯文故知取卯侵辛為義如緯之意以
辛王在秋八月用事卯位在春秋當休廢息臣以休
廢之時能侵當王之君是陰盛陽微之象緯意也取
剛柔為義以辛是柔日又辛之言新言微陽新用事
也卯位正春強臣之象故云君幼弱臣秉權以權臣
凌弱君故為醜也此箋直言卯侵辛不言君弱臣強
者陰陽之事容有多拳故舉金木為正餘畧之也昭
二十一年秋正月壬午朔日有食之以午食壬似卯
侵辛傳言不為災者彼為夏之五月午當用事王應
休廢又壬為剛日非是弱君故與此不同也若然此
八月卯秋分之時也左傳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

為災日月之行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即為災
此亦分月而云孔醜者然日者太陽之精至尊之物
不宜有所侵侵之則為異但聖賢因事設教以為等
級耳左傳曰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
用幣於社伐鼓於朝其餘則否是以日食之中分為
差降也以正月為夏之四月純陽用事而日又為陽
於時最盛尤不宜為陰所侵故為最重而特用鼓幣
也其他月則非正陽故為差輕也至於二至二分因
有分至之名宜若同道相過有可食之理故為尤輕
也計古今之天度數一也日月之食本無常時故曆
象為日月交會之術大率以百七十三日有奇為限
而日月行天各自有道雖至朔相逢而道有表裏若
月先在裏依限而食者多若月先在表雖依限而食
者少杜預見其參差乃云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
不能不少有盈縮故有雖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頻交
而食者唯正陽之月君子忌之是日月食無常時非
分至之月必相食也正以二分晝夜等有類同道二
至長短極似若相過因名示義非實然也以日體一

也食之輕重假理示義其實日食皆為異矣故鄭駁
 異義引此詩云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
 不滅則非常為異明謂此為非常明春秋為示義也
 若人君改過修善雖正陽之月禍亦可消若長惡遂
 非雖分至之月亦將有咎安得二至二分獨不為災
 也昭七年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是春分是月傳稱
 魯衛惡之衛大魯小云衛地如魯地於是月有災魯實
 受之大咎其衛君乎魯將上卿其年八月衛侯惡卒
 十一月季孫宿卒此分月日食有災之驗也且日之
 有食象臣之侵君若云日有可食之時則君有可殺
 之節理豈然乎以此知雖在分至非無災咎故此食
 在夏之八月云為異尤大也然日月之食於筭可推
 而知則是雖數自當然而云為異者人君者位貴居
 尊恐其志移心易聖人假之靈神作為鑒戒耳夫以
 昭昭大明照臨下土忽爾殲亡俾晝作夜其為惟異
 莫斯之甚故有伐鼓用幣之儀貶膳去樂之數皆所
 以重天變警人君者也而天道深遠有時而驗或亦
 人之禍孽偶與相逢故聖人得因其變常假為勸戒

使智達之士識先聖之深情中下之主信妖祥以自
 懼但神道可以助教而不可以為教神之則惑眾去
 之則害宜故其言若有若無其事若信者不信期於
 大通而已矣經典之文不明言咎惡而公家董仲舒
 何休及劉歆等以為發無不應是知言徵祥之義未
 悟勸沮之方杜預論之當矣日月之食大率可推步
 而知亦有不依交限而食者襄二十四年秋七月甲
 子朔日有食之既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於法算前
 月之日食既則後月不得食而春秋有之又此經云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箋云行道度也不用之者謂相
 于犯則此依交限以否未可知也古之曆書亡矣今
 世有周曆魯曆者蓋漢初為之其交無遲疾盈縮考
 日食之法而其上年月已往參差是以漢世通儒未
 有以曆考此辛卯日食者而王基獨云以曆校之自
 共和以來當幽王世無周十月夏八月辛卯交會欲
 以此會為共和之前其在共和之前則信矣而按之
 則無術說者或據世以定義謬矣○微謂至其常
 ○正義曰下章云彼月而食此日而食與此微同則

不明為日月被食而不明也謂之微者取君微弱之義下云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月食為常則日食為非常故云此日反微非其常也周禮春官大司樂云日月食令去樂秋官庭氏有救日月之弓矢昏義云陰事不修謫見於天月為之食漢書天文志曰凡日食修德月食修刑如此則月食相類而云常者義取君可無理殺臣臣不可以犯君故以日月告凶不用其日食為重耳不謂月食非異也

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

云告凶告天下以凶亡之

徵也行道度也不用之者謂相干犯也四方之國無

政治者由天子不用善人也

○治直吏反

彼月而食則維

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云臧善也

○日月至不臧○毛以

為幽王時所以日有食之者日月告天下以王有凶亡之徵故不用其常道度所以橫相干犯也又所以

有凶亡之徵者以今四方之國無政者由天子不用其善人故也由王不用善凶亡將至故告之也又言日食為大惡之事彼月而食雖象非理殺臣猶則是其常道今此日而反食於何不善乎猶言一何不善為不善之大是凶亡之徵也昭七年左傳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詩所謂此日而食於何不臧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於日月燿燿之災故政不可不慎是也○鄭唯厲王時為異燿燿

震電不寧不令

燿燿震電貌震雷也

云雷電過

常天下不安政教不善之徵

○燿于輒反

百川沸騰山冢

萃崩


沸出騰乘也山頂曰冢

云萃者崔嵬百川

沸出相乘陵者由貴小人也山頂崔嵬者崩若道壞

也○沸甫味反萃舊徂恤反徐子綏反宐依爾雅音子恤反本亦作萃頂丁令反崔徂回反爾雅作屮

才規反鬼五回反爾雅作巖五規反高岸為谷深谷為陵言易位也

云易位者君子居下小人處上之謂也○處昌哀

今之人胡潛莫懲云懲曾懲止也變異如此禍亂

方至哀哉今在位之人何曾無以道德止之○憯七感反亦

作憯憯憯至莫懲○毛以為幽王時不但日食又燁

安止由王政教不善之微所致也又當時天下有百

川之水皆溢出而相乘水流趨下小人之象今溢出

由貴小人在上也又時山之象頂高峯之上舉然崔

嵬者皆崩落山高在上君之象今崩落是君道壞也

於時又高大之岸陷為深谷岸應處上今陷而在下

由君子居下故也又深下之谷進出為陵谷應處下

今進而在上由小人處上故也變異如此禍亂方至

哀哉今在位之人何曾無肯行道德消止此異者但

尚德省刑退不肯進君子則此異止矣此所陳皆當

時實事震電既言不寧不令由所致有象在下致皆

有象矣故箋皆以象解之推度災曰百川沸騰衆陰

進山冢舉崩人無仰高岸為谷賢者退深谷為陵小

臨大即是也○鄭唯厲王時為異○山頂曰冢至

乘陵○正義曰釋山云山頂冢孫炎曰謂山巔也

又云舉者屈子規反巖語規反郭璞曰謂山峯頭巉

巖者意或作差義此經作峯箋作崔嵬者雖字與爾

雅小異義實同也徐邈以峯子恤反則當訓為盡於

時雖大變異不應天下山頂盡皆崩也故鄭依爾雅

為說百川沸出相乘陵者謂衆陰盛也水泉溢時衆

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

商亡今周若二代之季其川源必塞必竭夫國必依

山川山崩川竭亡國之徵是歲三川竭此言百川沸

騰與彼三川震不同也何者此有沸出相乘水盛漫

騰非震也彼云三川震此云百川沸又知此
詩非幽王時也鄭以為當刺厲王於義實安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維宰仲允膳夫聚子內史蹶維趣

馬楛維師氏豔妻煽方處豔妻褒姒美色曰豔煽

熾也云皇父家伯仲允皆字番聚蹶楛皆氏厲王

淫於色七子皆用后嬖寵方熾之時並處位言妻黨

盛女諷行之甚也敵夫曰妻司徒之職掌天下土地

之圖人民之數冢宰掌建邦之六典皆卿也膳夫上

士也掌王之飲食膳羞內史中大夫也掌爵祿廢置

殺生子奪之法趣馬中士也掌王馬之政師氏亦中

大夫也掌司朝得失之事六人之中雖官有尊卑權

寵相連朋黨於朝是以疾焉皇父則為之端首兼擅

羣職故但日以卿士云聚側留反蹶俱衛反趣七

弓馬反豔餘瞻反鄭云豔妻厲王后煽音扇說文作

煽云熾盛也處木作熾熾尺志反盛也嬖必計反

同擗市戰反皇父至方處○毛以為當刺幽王時

羣職也其番氏維為司徒之卿家伯維為冢宰之卿

仲允為膳夫聚氏之子為內史蹶氏維為趣馬楛氏

維為師氏之官此七人於豔妻有寵熾盛方甚之時

並處於位由褒姒有寵私請於上使此七人朋黨於

朝言王政所以亂也褒姒有親黨者以褒國所養以

為本親故有此族黨又此文不言是其婚戚或可謂

使於事為之朋黨不必盡是甥舅之親○鄭以為厲

及伯仲是字之義故知皇父家伯仲允皆字蓋與后同姓刻也其番聚颺橋單言人聚于以子配之若曾子鬲子然故知皆氏蓋后氏之外親也春秋緯說湯遭大旱以六事謝過其一云女謁行與謁請也謂婦人有寵謂用親戚而使其言得行今七人並處大位言妻黨強盛女謁行之甚也曲禮云天子之妻曰后此不言后而言妻以其敵夫故言妻也妻之言齊齊於夫也雖天子之尊其妻亦與夫敵也自司徒之職至得失之序其言皆出於周禮知是卿大夫士者皆序官之文所掌皆在其職之文因此以寵相連故詳其官之尊卑及所掌之事焉序官大司徒卿一人冢宰卿一人故云皆卿也六典者胡洽典教典禮典政也定本亦誤彼言宰贊政良馬即王馬之政也師氏云掌國中失之事雖中為中禮亦是得義故杜子春云家伯維宰周禮有太宰卿小宰卿大夫宰夫下大天鄭司農宰夫註云詩人曰家伯維宰謂此宰夫也

王肅以此宰為小宰鄭以為冢宰者以宰夫等經傳之中未有單稱宰處冢宰之單稱宰猶宰司徒以下不稱大故序官云太宰小宰不言冢是冢者大處以對小故天官註云百官總焉謂之冢列職於王則稱大以小司徒小宗伯不得單稱宰也今此宰夫既其佐對司徒內史等六官是列職之事五者皆是一官之長宰不當獨為太宰之佐以此知家伯維宰是冢宰也趣馬下士膳夫上士耳得與司徒冢宰同列於詩者鄭解其意六人之中雖官有尊卑而此六人權寵相連其明黨於朝是以疾焉然官高者勢大勢大者黨甚故此大率以官高為先而有不次者便文以取韻也又解發首言皇父不言官名之意皇父則為此六子之端首兼擅曰宰職故但以卿士云言兼擅者於六卿之外更為之都官總統抑此皇父豈曰不六官之事兼雜為名故為之卿士抑此皇父豈曰不

時胡為我作不即我謀徹我牆屋田卒汙萊傳時是

毛詩疏 卷之三十一 及古詩

也下則汙高則萊云抑之言噫噫是皇父疾而呼

之女豈曰我所為不是乎言其不自知惡也女何為

役作我不先就與我謀使我得遷徙乃反徹毀我牆

屋令我不得趨農田卒為汙萊乎此皇父所築邑人

之怨辭抑如字辭也徐音噫韓詩云意也汙音烏

住反本又作註同萊音來噫於其反下同令力呈反趨七

趨七俱反曰予不戕禮則然矣云戕殘也言皇

父既不自知不是反云我不殘敗女田業禮下供上

役其道當然言文過也○我在良反王作滅滅善也

本亦抑此至然矣○毛以為小人自矜謂舉無不

作供當皇父以親寵封於畿內既封即築都邑令

邑人沽之先毀牆屋而後令遷邑人廢其家業故述

其情以責之言噫是皇父汝所舉事豈肯曰我所為

不是乎言其不自知皆謂已為是也汝何為使我役

作築邑之日不先就與我謀告我遷期使豫治田事

徑即徹毀我牆屋令我築邑廢我農業使我田之高

下盡為汙萊乎而皇父非不自知耳反曰我不殘

敗汝田業也今汝徹牆廢田供事我者於禮則當然

矣言禮法下供上役故也皇父奢殘自恣反云禮法

當然歌而惡之○鄭以厲王時為異○下則汙高

則萊○正義曰汙者池停水之名故禮記曰汙其宮

而瀦焉是也萊者草穢之名楚茨云田萊多荒是也

下田可以種稻無稻則為池高田可以種禾無禾則

牛草故下則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皇侯多

藏皇父甚自謂聖向邑也擇三有事有司國之三

卿信維貪淫多藏之人也云專權足已自比聖人

三詩疏

卷之二十一

及古詩

作都立三卿皆取聚斂之臣言不知厭也禮畿內諸

侯二卿○向式亮反下及註同豈都旦反不憇遺一

老俾守我王○云憇者心不欲自彊之辭也言盡將

舊在位之人與之皆去無留衛王○憇魚親反爾雅

彊其丈反也擇有車馬以居徂向○云又擇民之富

有車馬者以往居于向也○皇父至徂向○毛以為

於貪無厭言皇父不自知其自謂已聖而作都于向

之時則擇立三有事之卿信維是貪淫多藏之人擇

此貪人為卿欲使聚斂歸已其發向邑之時盡將舊

守衛我王又擇民之富有車馬者令往居向邑上章

言其築邑此章言其往時○鄭唯厲王時為異○

專權至三卿○正義曰箋解自謂聖意以由專權而

為知足於已自以高官厚祿謂已智能得之以為天

下莫若已自比聖人是自謂聖人也以三有事文承

作都故為立三卿多藏者言其多藏財貨故言皆取

聚斂之臣用使之聚斂是知其厭也禮畿內諸侯二

卿者太宰云乃施則於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設其

制註云兩謂兩卿伍謂伍大夫言都鄙是畿內故王

言此者明皇父當二卿今立三有事是謂同畿外增

一卿以比列國也又取多藏者是不知厭也則不知

厭亦兼解三卿意也知皇父封不在畿外者以刺之

云擇三有事明其不應三而三故知是畿內也左傳

說桓王與鄭十二邑向在東都之畿內也○憇者至衛

有地名向上則向在東都之畿內也○憇者至衛

王○正義曰說文云憇肯從心也言初時心所不欲

後始勉強而肯從故云心不欲自強之辭一老是舊

在位故言盡將舊在位之人與去皇父所屬之臣自

然當從言舊在位蓋王官列職皇父欲矜刑勢盡將

往向故言無留衛王其至向亦當反但去時盡將之耳定本及集本云慈者心不欲強之辭也○又擇至于向○正義曰知擇民者以朝臣不遺一老則盡行矣止朝臣皆有車馬無所可擇民之富有者以往居於向民有定屬何得擇而往者皇

告勞云詩人賢者見時如是自勉以從王事雖勞不敢自謂勞畏刑罰也○龜民允反無罪無辜讒口

豈豈云豈豈衆多貌時人非有辜罪其被讒口見

豈豈豈豈然○豈五刀反下民之孽匪降自天

背憎職競山人傳尊猶尊尊沓猶沓沓職主也云

孽妖孽謂相為災害也下民有此言非從天墮也尊

尊沓沓相對談語背則相憎逐為此者由主人也

魚列反尊子損反說文作尊云聚也沓本又

作沓同徒合反背滿味反注同墮徒火反

人○毛以為幽王之臣擅恣若此故詩人言

自勉以從王事雖勞不敢告勞苦於上也所以然者

以時無罪無辜尚被讒口所譖豈豈然以畏刑罰故

不敢告也在上既信讒言下民競相譖匿言使下民

之有妖孽相與為災害者非降從天墮也今下民者

尊尊沓沓相對談語背去則相憎疾眾人皆主意競

逐為此行者主由人耳由在位信讒故民皆競為此

以相災害非從天墮也○鄭以厲王時為異○孽

三言正
名三三
汲古閣

憎為相採諧矣逐者猶人走相追
逐唯恐不先言其競為之甚也
悠悠我里亦孔之

瘳 悠悠憂也里居也瘳病也
云里居也悠悠乎

我居今之世亦甚困病
也瘳莫背反又音侮本又作

悔
四方有羨我獨居憂
羨餘也云四方之人盡

有饒餘我獨居此而憂
箭反 羨徐 民莫不逸我獨不敢

休 云逸逸豫也天命不徹我不敢傲我友自逸
云不道者言王不循

微道也親屬之臣心不能已
云不道者言王不循

天之政教
教反 悠悠至自逸 毛以為詩人見

憂也為此而病亦甚困病矣今四方之民盡有饒餘
我獨居此而憂又民莫不得優游自逸我獨不敢休

息以王之教命不循昊天之道臣有離散去者我不
敢傲我友自放逸而去也其友與王無親故舍王而
去已則王之親屬故不敢傲之 鄭以為厲王
時言悠悠乎我居今之世亦甚困病為異餘同

十月八章章八句

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下者也眾多如雨而

非所以為政也 亦當為刺厲王王之所下教令

甚多而無正也 音政 雨無正七章上二章章十

章六句至為政 正義曰經無此雨無正之字作

者為之立名敘又說名篇及所刺之意雨是自上

下者也雨從上而下於地猶教令從王而下於民

而王之教令眾多如雨然事皆苛虐情不恤民而
非所以為政教之道故作此詩以刺之既成而名
之曰雨無正也經七章皆刺王之辭鄭以為刺厲

毛詩疏
卷之七
及古刺

王為異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傳駿長也穀

不熟曰饑蔬不熟曰饉傳云此言王不能繼長昊天

之德至使昊天天下此死喪饑饉之災而天下諸侯於

是更相侵伐傳浩古老反又胡老反吳胡老反傳昊天疾

威弗慮弗圖傳云慮圖皆謀也王既不駿昊天德

今昊天又疾其政以刑罰威恐天下而不慮不圖傳

密巾反本又作昊天者非也恐起勇反傳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

淪胥以鋪傳舍除淪率也傳云胥相鋪偏也言王使

此無罪者見牽率相引而徧得罪也傳舍音赦淪音倫

下息魚反鋪音烏反徧也傳浩浩至以鋪○毛以為

廣大之昊天以王不能繼長其德承順行之故下死

喪饑饉之災由此致斬伐絕滅四方之國也王既不

能繼長昊天德而昊天又疾王以刑罰之政威恐

天下其災又將重於死喪饑饉欲害於王身王不慮

謀之弗曾圖計之若圖謀之當正刑罰以禦天變反

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者而不戮若此無罪之人王枉

濫之使牽率相引而徧得罪由王酷暴天所以疾王

何以不改之乎○鄭唯刺厲王為異○傳穀不至曰

饑○正義曰釋天文李巡曰五穀不熟曰饑可食之

菜皆不熟為饑郭璞曰凡草木可食者通名為蔬三

十四年穀梁傳曰一穀不升謂之饑二穀不升謂之

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

三詩疏

卷之三

名其實五者皆是饑也三穀不升於民之困蓋與蔬

不熟同故俱名為饑也。○此言至侵伐。○正義曰
 王者繼天理物當奉天施化是長天德也。政不順天
 殘害下民是不能繼長昊天德故昊天震怒下此死
 有如影響王既不能繼長天德故昊天震怒下此死
 喪饑饉之災謂害萬民也。饑饉既至則人懷苟且故
 天下諸侯於是更相侵伐由災而使然故云於是。○
 慮圖至不圖。○正義曰再言不謀者可寧欲王深
 思之也。上有昊天明此亦昊天定本皆作昊天俗本
 作昊天誤也。○舍除。○正義曰欲故。周宗既滅靡
 舍其人即除其罪過故以舍為除也。
 所止戾。傳戾定也。云周宗鎬京也是時諸侯不朝
 工民不堪命王流于彘無所安定也。○義直 正大夫
 離居莫知我勸。傳勸勞也。云正長也長官之大夫
 於王流于彘而皆散處無復知我民之見罷勞也。勸

夷世反又音良長張丈反。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
 下同復符富反罷音皮。諸侯莫肯朝夕。云王流在外三公及諸侯隨王而
 行者皆無君臣之禮不肯晨夜朝暮省王也。○朝直
 張遙。庶曰式臧覆出為惡。傳覆反也。云人見王之
 失所庶幾其自改悔而用善人反出教令復為惡也。
 ○覆芳。周宗至為惡。○毛以為周室為天下所宗
 服反。今可宗之道謂先王之法既以滅亡矣其
 道既滅國亦將亡無所止而安定也。以此無法故我
 之賢友長官大夫奔散而去與我離居我雖勞無知
 我之勞者又三事大夫無肯早起夜卧以勤國事者
 國君之諸侯無肯朝夕在公而敬事王者法度既滅
 君臣解體以將滅亡我庶幾曰王今國危如此當改
 用善人而王反出為惡政以害天下言其惡所以當

亡也○鄭以為厲王既為昊天所疾故冷宗周鎬京
既已破滅王出京師無所止而安定也餘箋備○
戾定○正義曰此傳實略王述之曰周室為天下所
宗其道已滅將無所止定毛以刺幽王理必異於鄭
當如王說○周宗至于魏○正義曰周宗宗周也
皆言周為天下所宗文雖異而義同故言周宗鎬京
也本紀稱暴虐國人謗王召公諫曰民不堪命王怒
殺謗者諸侯不朝於是國人莫敢出言三十七年乃
相與叛襲厲王王出奔魏是王流于魏之事也本紀
又云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劉鎬京滅者以
王不在焉故韋召云魏地漢時為縣屬河東今永安
是也杜預云平陽永安縣東北有魏城晉時郡分而
縣移故安漢時不同○勤勞○正義曰禘諱文王
述之曰長宮大夫我之賢友奔走竄伏與我離居我
勞病莫之知也故下章思之欲遷還於毛都○長
官至罷勞○正義曰大夫而言長官者大夫是公
之總名皆佐王治民者也王既奔下臣亦散處無復
知民人之勞者王流之後二公行政民有勞苦不由

於王而以刺厲王者此言大夫離居及莫肯夙夜是
王即奔時民有勞苦皆是王之過故刺王也○王
流至省王○正義曰鄭言三公者以經三事大夫為
三公也卿則當有六人孤則無主事故知三事大夫
唯三公耳公雖無職而地官云二卿則公一人鄭亦
云外與六卿之事職所不說三皆有事故云三事也
謂之大夫者大夫丈夫之成名可以上通公卿春秋
傳曰王命委於三吏謂三公也三公尚謂之吏况大
夫乎王見以三事為三公大夫謂其屬案上文正大
夫為一人三事大夫不得分為二也且其文對邦君
諸侯若三公下私屬大夫則不得特通於生不
宜責其莫肯夙夜也其意亦謂此為三公也
昊天辟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臻
傳 辟法也 云
如何乎昊天痛而愬之也為陳法度之言不信之也
我之言不見信如行而無所至也凡百君子各敬爾

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

云凡百君子謂衆在位者

各敬慎女之身正君臣之禮何爲上下不相畏乎上

下不相畏是不畏于天

上下至于天○正義曰天道設教以卑承尊若下

不事上是 戎成不退 飢成不遂 曾我誓御 憯憯日瘁

不畏天道 戎兵遂安也誓御侍御也瘁病也

云兵成而不

退謂王見流于莛無御止之者飢成而不安謂王在

莛乏於飲食之蓄無輸粟歸餼者此二者曾但侍御

左右小臣憯憯憂之大臣無念之者

○退徐音退本又作退誓思列

反憯子感反瘁徂辭反餼許氣反曾在登反蓄勅六反

凡百君子莫肯用訊聽

言則答譖言則退

以言進退人也

云訊告也衆

在位者無肯用此相告語言不憂王之事也答猶距

也有可聽用之言則共以辭距而違之有譖毀之言

則共爲排退之羣臣並爲不忠惡直醜正

○訊音信徐音粹反

又音碎排步皆反惡烏路反

戎成至則退○毛以爲幽王政亂能禦而退之天下之衆饑困已成而不能恤而安之

會我侍禦之小臣知天下之危殆憯憯然日以憂病

其凡衆在位之君子雖知其危無肯用此事以告王

者而王又好信淺近受用讒佞君有道聽非法之言

聞則應答而受之若有譖毀之言云此人不可任則

用其言而罪退之言以讒言進退人也王政如是所

以將危亡也○鄭以厲王在鎬民叛襲王兵害已成

而不肯爲王禦止而敗退之者故命王流于莛矣王

既在燕乏於飲食之蓄饑困已成而天下無肯輸粟
歸王而安飽之者故令王困於食矣此二者會我侍
御左右之小臣僭僭然憂之而日瘁耳王困于兵戎
乏於飲食此乃臣所急憂而汝凡衆在位之君子無
肯用此以相告語者唯其聚爲不忠惡直醜正有可
聽用之言則以爲非各進來其以辭距而違之令其
言不得用也若小人有爲譖毀之言則以爲是各相
共排退而去不答難之令小人得進譖於王王既暴
虐臣又不忠所以至於危亡爲此也○兵成至歸
餼○正義曰以王在燕之後不復有兵知兵成是在
鎬時事故云謂見流於燕無禦止之者卽本紀云民
叛襲王是也王若在鎬理無乏食知饑成是在燕時
事故云王在燕乏於飲食之蓄無輸粟歸餼者蓄謂
蓄積不必朝夕乏食故言之蓄輸粟歸餼者左傳有
此言餼謂牲牢也○有可至醜正○正義曰聽言
對譖言故爲有可聽用也柔柔對誦言故爲道聽之
考考答滿對也受之與距皆是以言答之但此是刺
詞可聽之言必不答受故知答猶距也其以辭距而

違之使不見聽用也則答者是以辭距之明退者是
不答也故云其爲排退言其徒侶自排而退無距難
之者令使譖言得用也見善則距逆見惡則贊成是
羣臣並爲不忠惡忠直而醜真正也惡直醜正昭二
左傳文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 哀賢人
不得言不得出是舌也 云瘁病也不能言言之拙

也言非可出於舌其身旋見困病 出尺遂 奇矣能

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 奇可矣可矣世所謂能言

也巧言從俗如水轉流 云巧猶善也謂以事類風

切剴微之言如水之流忽然而過故不悖逆使身舌

安休休然亂世之言順說爲上 休虛也反注同風 福鳳反剴古愛反又

古京反一音祈悖補對反逆
五故反本亦作逆說音悅
 哀哉至處休○毛以
 能從俗不敢發言故云可哀傷哉不能言之賢者意
 雖欲言言則悖物其欲言者當今非我此吾是所可
 出若世是吾維其身是病言小人惡直將其害之可
 矣若世之所謂能言者以巧善為言從順於俗如水
 之轉流理正辭順無所悖逆小人之所不忌使身得
 居安休休然言世雖謔勝賢有巧拙亦有能免之者
 見亂世欲其順說○鄭以厲王時為異○不能至
 困病○正義曰以下能言者云巧言如流明不能言
 者為拙矣言之悖人其禍必速言出則禍入故云旋
 見困病○巧拙至劉微○正義曰人雖正直性有
 巧拙表記云辭欲巧是正言亦欲巧但人有不能耳
 知非佞巧者若邪佞之巧則自得志非徒聽可矣傳
 云從俗如轉流言從俗明亦謂賢人與鄭同也劉微
 之言書傳注云劉切說文云劉摩也謂摩切其傍不
 言維曰子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

可使怨及朋友

于往也

云棘急也不可使者不

正不從也可使者雖不正從也居今衰亂之世云往
 仕乎甚急迫且危急迫且危以此二者也
○進本又
 以維曰至朋友○毛以為幽王之時賢者在朝進
 退多難我今所言維曰往仕乎往仕自是其理
 但居今之世往往則甚急迫且危殆矣何者仕在君
 朝則當從君命王既邪淫動皆不可我若執正守義
 不從上命則天子云我不可使我將得罪於天子我
 若阿諛順旨亦既天子云此人可使我則怨及於朋
 友朋友之道相切以善今從若為惡故怨及於朋
 此二事可使與不可使進退不可故往往則急危也
○鄭唯厲王時為異
 不可至二者也○正義曰
 以可使與不可使皆君論臣之辭謂稱已意為可使
 不稱已意為不可使也箋解賢人之意不可使君
 有不正我不從之君則以我為不可使也可使者君

毛詩

雖不正我亦從之如君則君以我為可使也謂爾遷于王都曰子未有室

家傳賢者不肯遷于王都也云王流于莒正大夫

離居同姓之臣從王思其友而呼之謂曰女今可遷

居王都謂莒也其友辭之云我未有室家於王都可

居也鼠思泣血無言不疾無聲曰泣血無所言而

不見疾也云鼠憂也既辭之以無室家為其意恨

又患不能距止之故云我憂思泣血欲遷王都見女

今我無一言而不道疾者言已方困於病故未能也

息息嗣反注憂思同為于偽反距本又作蚺音巨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傳

遭亂世義不得去思其友而不肯反者也云往始

離居之時誰隨為女作室女猶自作之爾今反以無

室家距我恨之辭謂爾至爾室○毛以為幽王駸

朝思而呼之謂曰爾可遷居于王都欲見其還朝也

去者不肯曰予于王都未有室家心疾王政託以無

室家為辭也其友以其距已又責之云我所以憂思

泣血欲汝還者以孤特在朝無所出言而不為小人

所見憎疾故思汝耳何為拒我云無室家乎昔爾從

王都出居於郊外之時誰復從汝作汝室也本汝自

作之耳汝今若還王都亦可自作室家何當以無室

為辭也○鄭以為厲王已流於莒即謂莒為王都同

姓大夫從王其友不從故呼之謂之曰爾可遷居王

都其友辭曰予未有室家既辭又恐其恨故云我試

毛詩

卷之三十一

及古閣

能遷耳大夫知其虛又責之云昔爾出居誰從作爾
室也上下四句據文與毛同但屬意別耳○**傳**無聲
至見疾○正義曰說文云哭哀聲也泣無聲出淚也
則無聲謂之泣矣連言血者以淚出於目猶血出於
體故以淚比血禮記曰子臯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注
云無聲而血出是也無所言而不見疾見者自彼加
已之辭是詩人言已爲人所疾也知非其友言在朝
疾已者若爲在朝疾已不須以無室爲辭又未仕而
逆慮人疾非順答也
故以詩人自言也

雨無正七章二章章十句二章章八句三章章

六句

小旻大夫刺幽王也

箋

所刺列於十月之交雨無正

爲小故曰小旻亦當爲刺厲王

○旻武中
反下同

疏

小旻
六章

上三章章八句下三章章七句○**箋**所刺至小旻
○正義曰經言旻天無小義今謂之小旻明有
所對也故言所刺者此列於十月之交雨無正則
此篇之事爲小故曰小旻也十月之交言日月告
凶權臣亂政雨無政言宗周壞滅君臣散離皆其
事之大者此篇唯刺謀事邪辟不任賢者是其事
小於上篇與上別篇所以得相比者此四篇文體
相類是一人之作故得自相比較爲之立名也毛
氏雖幽厲不同其名
篇之意或亦然之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

傳

敷布也

箋

云旻天之德疾王者

以刑罰威恐萬民其政教乃布於下土言天下徧知

○敷撫扶
反徧音遍

謀猶回遘何日斯沮

傳

回邪遘辟沮壞也

云猶道沮止也今王謀爲政之道回辟不循旻天

之德已甚矣心猶不悛何日此惡將止

○適音聿韓詩作號義同

沮在呂反邪似嗟反辟匹亦反下同悛七全反改也沈又七旬反

謀臧不從不臧覆

用我視謀猶亦孔之邛

邛病也

云臧善也謀之

善者不從其不善者反用之我視王謀為政之道亦

甚病天下

○覆芳服反邛其凶反

旻天至之邛

○毛以為旻

恐萬民政乃布於天下備知之王既為天所疾政教當順天為之今王謀為政之道又多邪辟不循旻天

之德已甚矣何日王之此惡可散壞乎言王無悛心惡未可壞故有謀之善者王不從之其不善者王反

用之是惡不壞也王惡如是我視王謀為政之道是亦甚病我天下之民矣○鄭為厲王言何日王之此

惡將止止亦壞義無多異正以行惡宜為休止故易傳也說文云悛止也

滄滄訛訛亦孔

之哀

滄滄然患其上訛訛然患不稱其上

云臣

不事君亂之階也甚可哀也

○滄許急反訛音紫爾雅云滄滄訛訛莫供職

也韓詩云不善之貌稱其尺證反一本作稱平

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

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

云于往底至也

謀之善者俱背違之其不善者依就之我視今君臣

之謀道往行之將何所至乎言必至于亂

力底之履反背音佩

說

滄滄至胡底○毛以為幽王時小人在位皆滄滄然自作威福患苦其上又訛訛然競營私利不思

稱於上臣行如此亦甚可哀傷也王不用善臣又棄職事君臣並皆昏亂故云謀之其有善者則君臣俱

於是其背違之謀之其有不善者則君臣俱於是其就依之我視今君臣所謀之道唯如往行之人將何

所至乎行無所至猶謀之所成是言必至於亂也○
 鄭以厲王時為異○**滄滄**至其上○正義曰釋訓
 云滄滄訛訛莫供職也李巡曰君闇蔽臣子莫親其
 職郭璞曰賢者陵替姦黨熾盛背公恤私曠職事也
 皆言其大旨耳彼不解滄滄訛訛之文滄滄為小人
 之勢是作威福也訛訛者自營之狀是求私利也自
 作威福競營私利是不供君職也此傳亦唯爾雅文
 徑解其意患其上者專權爭勢與上為患不思稱止
 者背公營私不息欲稱上**我龜既厭不我告猶**
 之意亦是不供職之事

道也
 云猶圖也卜筮數而瀆龜龜靈厭之不復告

其所圖之吉凶言雖得兆占繇不中
○厭於豔反注同數音朔復扶

又反繇音曹中丁仲反**謀夫孔多是用不集**
集就也
 云謀

事者眾而非賢者是非相奪莫適可從故所為不成

○適音的**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
謀人之國國危則死

之古之道也
 云謀事者眾訥訥滿庭而無敢決當

是非事若不成誰云已當其咎責者言小人爭知而

讓過
○訥音凶當丁浪反
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
云匪

非也君臣之謀事如此與不行而坐圖遠近是於道

路無進於跬步何以異乎
○跬缺氏反舉足曰跬
我龜至于

為言小人不尚德而好灼龜求吉請問過度瀆瀆神
 靈我龜既厭繁數不肯與我告其吉凶之道也又王

之朝上謀夫甚多而非賢者是非不決是用為謀者
 不得成也發言則訥訥滿庭而無肯決當是非事若

不成誰敢執其咎責乎以初無決當敗則相推故謀
 無所成也其君臣之謀事如此似欲行之人非於道

止而但坐謀遠近是用不得於道理何以異乎謀而
 不行則於道不進言而無決則於事不成之○鄭為
 刺厲王言問龜龜不告所圖之吉凶以本問龜為有
 所圖謀故不從吉凶之道也○**筮**上筮至不中○正
 義曰禮龜曰卜筮曰筮而此筮并言筮者以卜筮相
 將之物故并言以協句易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
 告彼論筮子問師以筮言之是數問則慢瀆故至筮
 龜靈也此言數者謂小人奸士數問不是一事而至
 三四也龜靈厭之不復告其所圖之吉凶雖得兆及
 占之於筮則其言皆不中言吉不必吉凶不必凶是
 不告也定本云雖得兆無吉字俗本有吉字衍也兆
 者龜之覺坂筮者卜之文辭古有其書左傳每云其
 繇曰者是也○**謀**人至之道○正義曰解所以有
 咎之意小人取不若人爭為已智故謀則發言盈庭
 若嬰之決則國危當死彼智不知及慮有死責故不
 能決正無敢執咎以歸已者左傳說楚伐鄭鄭六卿
 三欲從楚三欲待齊子驅曰請從楚驂也受其咎是
 敢執之也○**無**進於跬步○正義曰鄉射注云矢

幹長三尺與跬相應則半步也爾雅亦云一舉足謂之跬

哀哉為猶匪先民是程

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

古曰在昔

昔曰先民程法經常猶道邇近也爭為近言

云哀

哉今之君臣謀事不用古人之法不循大道之常而

徒聽順近言之同者爭言之異者言見動輒則泥陷

不至於遠也

○朝音刃礙市木也字林如戰反泥乃麗反

如彼築室于道

謀是用不潰于成

傳潰遂也

云如當路築室得人

而與之謀所為路人之意不同故不得遂成也

○潰戶對

反

疏哀哉至于成○毛以為可哀哉今幽王君用為政教之道非用古人是為法非用大道是為常

徒維淺近之言而同者於是聽用之言而異者於是爭辯之言發意鄙近無期遠大也如彼築室於道者得人而與之謀其所為而路人之意不同是用此室不得遂於是而成也言淺近之人不可謀道猶路人不謀事也餘同○**國**古曰在昔昔曰先民○正義曰國語文也據今人而道古人謂之在昔據昔而又道其先民民者人之大名其實賢聖者也○**國**不用古至於遠○正義曰先民斥人故知古人之法也古人之法是先王成事已行者也大道之常謂禮樂典法古今所通者也同是今言而云是聽是爭故知聽其同者爭其異者楚辭云朝發軔於蒼梧王逸曰軔支輪木也說文云軔礙車木也動軔者謂去木動輪而發行也論語云致遠恐泥鄭云則泥意出於彼也

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靡或哲或謀或肅或艾

靡止言小也人有通聖者有不能者亦有明哲者

有聰謀者艾治也有恭肅者有治理者 **云靡無止**

禮無法也言天下諸侯今雖無禮其心性猶有通聖

者有賢者民雖無法其心性猶有知者有諄者有肅

者有艾者王何不擇焉置之於位而任之為治乎書

曰睿作聖明作哲聰作謀恭作肅從作艾詩人之意

欲王敬用五事以明天道故云然 **○否方**反徐音

也徐云鄭音模又音武沈音無韓詩作靡膠猶 **如彼**

無幾何艾音刈治直吏友下皆同有知音智 **如彼**

泉流無淪胥以敗 **云淪率也王之為政者如原泉**

之流行則清無相牽率為惡以自濁敗 **國雖至以**

為告幽王今日民下之國雖為狹小其民或有通聖
 者或有不能者民雖無法其性亦或有明哲者或有
 聰謀者或有恭肅者或有理治者王何不用焉致之
 於位而何用小入乎所以令王用此聖哲者以王為
 政當如彼泉之流行則清權則濁也無相牽率為惡
 以自濁敗若任小人則王政敗故欲王用賢哲也○
 鄭以告厲王今天下國家之諸侯雖無禮其心性有
 通聖有賢者徐同○**○**靡止至理者○正義曰以靡
 止猶言狹小無所居止故為小也言小者見雖小尚
 有之義以為勸戒經言或聖傳兼言人有通聖者通
 者通知眾事故稱聖人然通事有少則聖中有等
 級此勸玉用聖則當時有之直是通知事者未必即
 是大聖故兼言通以辨賢也有不能者止謂不能為
 聖耳猶是賢也故箋云有賢者即此傳言不能一也
 以勸王用之不應言全無所知或否為不聖而賢也
 亦有明哲者其上特言亦者以其文隔民雖靡應與
 或不連故言亦也傳以自聖及人皆是民有故於聖
 上接上言亦明其通謂民也定本及集本聖上無人

字靡止言國靡庶言民為文勢五相通耳別無義也
 鄭訓無音漢為法王肅讀為懽喜吳反懽大也無大
 有人言少也國雖小民雖小猶有此六事未審毛意
 如何今同之鄭說○**○**止禮至云然○正義曰以相
 氣云人而無止孝經曰容止可觀是止為禮也又以
 民國相對王之用臣不止於民故知國謂諸侯上舉
 諸侯下言庶民於中唯賢則任也於國言聖賢於民
 言哲謀肅又以聖賢此四事為優故屬之諸侯耳其
 實互相明也國言禮民言法一也言雖無禮法者禮
 法大行之曰則比屋可封賢人衆多今雖無禮法於
 中猶有此五事也以五事人性行之能故皆言其心
 性焉既陳此言明教王擇人任之為治也毛五事皆
 準尚書為說故箋引書曰以證之所引從作又以上
 皆洪範文也彼注云皆謂政所致君思歡則臣賢智
 也君視民則臣昭哲也君聽聰則臣進謀也君貌恭
 則臣禮肅也君言從則臣職又是也彼先言恭次從
 明聰睿與此不次者彼五事貌言視聽思為次注云
 此數本諸昭明人相見之次也以人先須貌嚴而後

出言言從而後視明及聽聰息睿是人之明見在前
 故如彼次此則用優劣為差等故聖哲為先乃謀次
 之謀慮出必肅恭在貌故肅次謀也又者治理之名
 乃是人之伎能貴行能故最在下順此詩經故倒
 彼書文也然欲明聰恭從是君德也聖哲謀肅又是
 臣事也所以得相將者鄭云政所致是以類相應故
 雖君臣之事可以相通也敬用五事亦洪範文也五
 事者即彼云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息曰睿
 是也此五事本諸天道而來舉此五者教王擇焉是
 欲令王敬用五事以明天道故云然也此并或否為
 六言五事者賢是聖中之別與聖為一故也○王
 之至濁敗也抑文全與此同不言清者以彼承皇
 天弗尚之下取虛竭將亡為義故不須言清濁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
 馮陵也徒涉曰馮河徒博曰暴虎一非也他不敬小人之危殆

也 云人皆知暴虎馮河立至之害而無知當畏慎

小人能危亡也 ○馮符冰 馮陵至危殆○正義
 反傳音博 曰釋訓云馮河徒涉也

李巡曰無舟而渡水曰徒涉則空涉水陵波而渡故
 訓馮為陵也一非也者言唯知此暴虎馮河一事非
 而不知其他事也以下說恐懼之事故知他者不
 敬小人之危殆也小人惡直國正故不敬則危

戰兢兢 戰戰恐也兢兢戒也如臨深淵 恐墜也

如履薄冰 恐陷也

小旻六章三章章八句三章章七句

毛詩註疏卷第十二 十二之二終

毛詩註疏卷第十二 十二之三

漢鄒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小雅

小宛大夫刺宣王也 亦當為刺厲王 阮○宛於反宛

六章章六句○正義曰毛以作小宛詩者大夫刺幽王也政教為小故曰小宛宛是小貌刺宣王政教狹小宛然經云宛彼鳴鳩不言名曰小宛者王才智卑小似小鳥然傳曰小鳥是也鄭唯刺厲王

為異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 傳 興也宛小貌鳴鳩鵲鵬翰高戾

至也行小人之道責高明之功終不可得

○翰胡旦反鵠音昔

鵠陟交反何音彫字林作鵠云骨鵠小種鳩也草木疏云鳴鳩班鳩也

我心憂傷念昔

先人傳先人文武也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傳

明發發

夕至明傳宛彼至三人○毛以為言宛然翅小者是

可得也傳彼鳴鳩之鳥也而欲使之高飛至天必不

亦不可得也傳王既才智幽王身也而欲使之行化致治

之憂傷追念在昔之先人文武王也傳以文武創業

垂綽有此天下今將亡滅故憂之也傳又言憂念之狀

我從夕至明開發以來不能寢寐有所思者唯此文

武二人將喪其業故思念之甚傳鄭唯刺厲王為異

宛故知宛為小定本及集本皆云鳴鳩鵠也傳

先人文武傳正義曰知者以王無德而念其先人又

云有懷二人則所念二人而已周之先世二人有聖

德定天位者唯文武為然明以文武有天下今慮其

亡滅故念之也傳明發發夕至明傳正義曰夜地

而闇至旦而明明地開發故謂之明發也傳人之道夜

則常寐言明發以來不寐以此故知從夕至旦常不

寐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傳齊正克勝也傳云中直通

也傳知之人飲酒雖醉猶能溫藉自持以勝傳温王如字

反藉藉也藉在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傳醉而日富矣

反又慈夜反云童昏無知之人飲酒一醉自謂日益富夸淫自

恣以財驕人各敬爾儀天命不又傳又復也傳云今

女君臣各敬慎威儀天命所去不復來也傳復扶又

疏中正至以勝傳正義曰中正謂齊通智謂聖聖

者通也傳太司徒注云聖通而先識是也此經與下

及古閣

相對齊為中正則童昏者邪僻而不正以聖對不知是聖者通智也蘊藉者定本及箋作溫字舒瑗云包裏曰蘊謂蘊藉自持含容之義經中作溫者蓋古字通用內則說子事父母云柔色以溫之鄭亦以溫為藉

義**中原有菽庶民采之**中原原中也菽藿也力采者則得之

云藿生原中非有主也以喻王位無常

家也勤於德者則得之菽音叔**螟蛉有子蜾蠃負**

之螟蛉桑蟲也蜾蠃蒲盧也負持也云蒲盧取

桑蟲之子負持而去煦嫗養之以成其子喻有萬民

不能治則能治者將得之螟亡丁反蛉音零俗謂

蜾音果羸力果反即細腰蜂俗呼蠟蜋是也蠟於蟻

反喻音翁煦况甫反又况器具反嫗紆甫反又紆具反

鄭注禮記云以氣曰煦以體曰嫗

教誨爾子式穀似之

云式用穀

善也今有教誨女之萬民用善道者亦似蒲盧言將

得而子也中原至似之。毛以為既言天命將去

菽藿衆民能力采之者則得食之以興域中之有王

位有德能勤治之者則得處之藿生原中非有主位

在域中非有常也所以為無常者桑蟲自有子而蒲

盧負而養之以成已子若有聖德者能教誨爾之萬

民用善道則似之矣言此蒲盧養取桑蟲之子以為

已子似有德者教取王民以為已民是王位無常也

王何不修德以固位乎實教誨萬民而言子者王肅

云王者作民父母故以民為子。鄭唯刺厲王為異

菽葉謂之藿公食禮云釗羹牛用藿是也此經言有

菽箋傳皆以藿為者以言采之明采取其葉故言藿

也。王位無常家。正義曰集注定本皆作家俗

本作處誤。傳。螟蛉。至蒲盧。正義曰。皆釋蟲文。郭璞曰。蒲盧。卽細腰蜂也。俗呼爲蠚。蠚。桑蟲。俗謂之桑螟。亦呼爲戎女。鄭中庸注。以蒲盧爲土蜂。陸璣云。螟蛉者。桑上小青蟲也。似步屈。其色青而細小。或在草萊土。螺。羸。土蜂也。似蜂而小。腰取桑蟲負之於木。空中七日。而化爲其子。蒲盧至其子。正義曰。中庸云。政也。者。蒲盧。卽此是也。樂記注云。以體曰。姬以氣曰。姁。謂負而以體煖之。以氣煦之。而令變爲已子也。此螟蛉。非不能養子。而喻王。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有萬民不能治者。喻取一邊耳。

傳 題視也。脊令不能自舍。君子有取節爾。云題之。

爲言視睇也。載之言則也。則飛則鳴翼也。口也不有

止息。題大計反。令音零。本亦作。我日斯邁而月斯

征 云我我王也。邁征皆行也。王曰此行謂日視朝。

也。而月此行謂月視朝也。先王制此禮。使君與羣臣

議政事。日有所決。月有所行。亦無時止息。日而乙

有遙。夙興夜寐。毋忝爾所生。忝辱也。毋。忝上音

字林他。勤於政。故告幽王言。視彼脊令之鳥。尚則

念反。飛則鳴。旣飛以翼。又鳴以口。翼也。口也。無有止息之

時。况人之處世。其可自舍。視此脊令。以爲喻節。故我

王當日。此行視朝之禮。又而月。此行視朔之政。

與羣臣議政事。日有所決。月有所行。亦如脊令。無背

止息時也。故當早起夜卧。行之無辱。汝所生之父。祖

已。鄭唯刺厲王爲異。題之至止息。正義曰。傳已。訓題爲視。此又言視睇者。以取之爲節。當取傍

視爲義。曲禮注。淫視睇。睇也。說文云。睇。小邪視也。鳥

皆飛鳴。而此及常棣。獨云。雖渠者。此鳥自有不能止

舍之性。故取爲喻也。正以飛鳴無止息。爲興者。亦欲

取飛以喻其行事鳴以喻其議也故云口也翼也無
 肯止息時也。我我至止息。正義曰以此上承
 不能自舍而云日月此行故為我王王於政事所行
 唯有日視朝月視朔耳又解令王視朝及視朔意以
 先王制此禮欲使言與羣臣行之以議政事日有所
 決斷月有所施行亦無止息時先王制禮意如此所
 以今欲令我王

有所成決也 **交交桑扈率場啄粟** **傳** 交交小貌桑
 扈竊脂也言上為亂政而求下之治終不可得也

云竊脂肉食今無肉而循場啄粟失其天性不能以

自活 **傳** 扈音戶場大良反啄陟 **哀我填寡宐岸宐獄**

握粟出卜自何能穀 **傳** 填盡岸訟也 **傳** 云仍得曰宐

自從穀生也可哀哉我窮盡寡財之人仍有獄訟之

事無可以自救但持粟行卜求其勝負從何能得生

○填徒典反韓詩作疹疹苦也岸如字韋昭注漢書

同韓詩作犴音同云鄉亭之繫曰犴朝廷曰獄握於

角 **傳** 交交至能穀 ○毛以為為交交然小者是桑扈之

以 **傳** 身也身自求生活當應肉食今既無肉循場啄

粟而食之失其天性以此求活將必不能以與王者

欲求治國當行善教今無善教施布亂政以治之失

其常法以此求治終不可得政既亂可哀哉我窮盡

寡財之人濫被繫禁在上謂之宐有此訟宐有此獄

在位不矜愍在身無以自救但手握其粟出十其勝

負貧困於此竟從何而能生活乎是尤可哀也 ○鄭

唯刺厲王為異 ○ **傳** 桑扈至可得 ○正義曰桑扈竊

脂釋鳥文郭璞曰俗呼青雀嘴曲食肉喜盜脂膏食

之因以名云陸璣云青雀也好竊人脯肉脂及膏故

曰竊脂也桑扈食肉之鳥而啄粟求活不可得以喻
 上為亂政而求下治亦不可得也 ○ **傳** 仍得至得生
 ○正義曰時政苛虐民多在濫此人數遭之在上以

為此實有罪宐其當然由其仍得故曰宐也。○以
寡財者以衰亂之世政以賄成史記曰百金之子不
死於市是貧者無財自救但持粟以求下
者問得勝負世必無從得活故可哀也 溫溫恭人

傳 溫溫和柔貌如集于木 **傳** 恐隊也惴惴小心如臨

于谷 **傳** 恐墮也 **傳** 惴之瑞反恐墮上 戰戰兢兢如履

薄冰 **傳** 云衰亂之世賢人君子雖無罪猶恐懼

小宛六章章六句

小弁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焉 **疏** 小弁八章章八句
至作焉。○正義曰

太子謂宐咎也幽王信褒姒之讒放逐宐咎其傅
親訓太子知其無罪閔其見逐故作此詩以刺王
經八章皆所刺之事諸序皆篇名之下言作人此
獨末言太子之傅作焉者以此述太子之言太子

不可作詩以刺父自傅意述而刺之故變文以云
義也經言弁彼譽斯不言小鳥曰小弁者弁樂也
譽斯卑居小鳥
而樂故曰小弁

弁彼譽斯歸飛提提 **傳** 興也弁樂也譽卑居卑居雅鳥

也提提羣貌 **傳** 云樂乎彼雅鳥出食在野甚飽羣飛

而歸提提然興者喻凡人之父子兄弟出入宮庭相

與飲食亦提提然樂傷今太子獨不 **傳** 譽斯音豫爾

白不反哺者謂之雅鳥說文云雅楚鳥也一名譽一
名鴨居秦謂之雅一云斯語辭提是移反樂音洛下
同卑本亦作鴨同 音匹又必移反 民莫不穀我獨于惟 **傳** 幽王取申

女生太子宐咎又說褒姒生子伯服立以為后而放

宐咎將殺之

發

云穀養于日懼憂也天下之人無不

父子相養者我太子獨不然日以憂也

○惟力知反取七在反大

音泰說音悅

何辜于天我罪伊何

傳

舜之怨慕日號泣于

旻天于父母

○日號上而乙反下戶刀反旻亡申反

心之憂矣云如之

何

弁彼至之何○正義曰言樂乎彼譽斯之鳥譽斯之鳥出食於野飽而則歸同飛提提然聚居

歡樂也以興樂者彼天下之民此民父子出入宮庭相與飲食以提提然聚居歡樂也今天下民莫不父子相養我太子獨被放而不得其然是比民鳥之不

如太子言日我憂之也太子既放棄而憂故號泣而訴云我有何罪乎上天致此冤枉問天云我罪維如

何乎欲天辯其罪之所由太子既憂如此其傳言我心為之憂矣知玉如之何乎○**傳**譽卑居至羣貌○正義曰譽卑居釋鳥文也卑居又名雅鳥郭璞曰雅

鳥小而多羣腹下白江東呼為鴨鳥是也此鳥名譽而云斯者語辭猶蓼彼蕭斯苑彼柳斯傳或有斯者衍字定本無斯字以劉孝標之博學而類苑鳥部立譽斯之目是不精也此鳥性好羣聚故云提提羣貌羣下或有飛亦衍字定本集本並無飛字○**傳**彼雅至獨不○正義曰以經言歸飛是有出時故言出食在野以喻人父子出入宮庭也以譽求食喻人相與飲食也以鳥喻凡人當又為興言傷今太子獨失所知者以下云我獨故探之以明興意集本定本皆無然字俗本不下有然衍字○**傳**幽王至殺之○正義曰史記周本紀曰幽王三年褒愛褒姒生子伯服太子之母申侯女為后欲廢后并去太子用褒姒為后以其子伯服為太子又鄭語曰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人弗界必伐之是放而欲殺之事也○**傳**舜之至父母○正義曰毛意嫌子不當怨父以訴天故引舜事以明之言舜之怨慕父母之時日往于田號泣訴于旻天乎我之父母也言為我父母而不愛我故怨之孟子云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於旻

天何為然矣孟子曰怨慕也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於旻天於父母則吾不知之矣公明高曰非爾知也我竭力耕田供為子職而已父母不我愛於我何哉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引此

草 踧踧平易也周道周室之通道鞠窮也 **傳** 云此喻幽王信褒姒之讒亂其德政使不通於四方

反鞠九六反 **我心憂傷怒焉如擣假寐永歎維憂用**

易夷跂反 **老心之憂矣疾如疾首** **傳** 怒息也擣心疾也 **箋** 云不

脫冠衣而寐曰假寐疾猶病也 **傳** 怒乃歷反擣丁老

作疴除又反義同疾物覲反又作疹 **傳** 踧踧至疾首

同脫本又作稅吐活反一音始鏡反 **傳** 正義曰太

子放逐由王信讒所致言踧踧然平易者周室之通道也今日窮盡為茂草矣茂草生於道則荒道路以喻通達者天子之德政也今日王政窮盡為褒姒矣褒姒于王政則敗王德今王盡信褒姒之讒太子所以放逐王行如此故我心為之憂傷怒焉悲悶如有物之擣心也又假寐之中長歎此事維是憂而用致於老矣其我心之憂矣以成疾病如人之疾首者疾首謂頭痛也 **傳** 此喻至四方 **正義** 曰此舉周道有茂草之荒鄙礙行路使行者不達於四方以喻幽王信褒姒之讒敗亂德政不通於四方時王雖無道非路絕行人實生茂草且取茂草之穢道路猶褒姒之亂王政假以為喻耳 **傳** 怒息擣心疾 **正義** 曰怒息釋詁文擣心疾所患在心復云如擣則似物擣心故云心疾也說文云擣手椎一曰築也 **傳** 不脫至假寐 **正義** 曰宣二年左傳說趙盾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是也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 **傳** 父之所樹已尚不敢不恭敬 **正義** 曰梓音

父靡依匪母不屬于毛不罹于裏傳毛在外陽以言

父裏在內陰以言母傳云此言人無不瞻仰其父取

法則者無不依恃其母以長大者今我獨不得父皮

膚之氣乎獨不處母之胞胎乎何曾無恩於我音屬

徐音蜀裏音里長竹丈反胞音包胎他來反天之生我我辰安在傳辰時

也云此言我生所值之辰安所在乎謂六物之吉

凶傳維桑至安在○毛以為言凡人父之所樹者維

敬之矣既恭孝如此以至不容故言人無不瞻仰其

父取法則者無不依恃其母以長大者今我獨不連

屬於父乎不離歷於母乎何內如此不得父母之恩

也若此則本天之生我我所遇值之時安所在乎豈

皆值凶時而生使我獨遭此也毛指謂父也裏指為

母也○鄭咄毛裏為異餘同○傳父之所樹○正義

曰此假之於凡人非為幽王所樹桑梓○傳毛在至

言母○正義曰人體皆毛生於表而裏在其內毛在

外陽裏在內陰以父陽母陰故假表裏言父母也屬

者父子天性相連屬離者謂所離歷言稟父之氣歷

母而生也傳於屬離之義當然其言小與鄭異其意

則大同也孫毓謂傳為長而云母斥褒姒褒姒乃是

太子之讐寧復望其依恃之恩又太子豈離歷褒姒

而生也而言不離哉毓之所言非傳旨也○傳不處

母之胞胎乎○正義曰此太子為父所放耳非母放

之而并言母者以人皆得父母之恩故連言之其意

不怨申后也○傳此言至吉凶○正義曰言我生所

值之辰安所在乎則本初生之辰有所值故知謂六

物也昭七年左傳晉侯謂伯瑕曰何謂六物對曰歲

時日月星辰是謂也服虔以為歲星之神也左行於

地十二歲而一周時四時也日十日也月十二

月也星二十八宿也辰十二辰也是為六物也苑彼

柳斯鳴蜩嘒嘒有灌者淵萑葦泝泝

聲也灌深貌泝泝衆也云柳木茂盛則多蟬淵深

而旁生萑葦言大者之旁無所不容○菀音鬱蜩音

徐孚計反又匹計反譬彼舟流不知所屆云屆至也言今太

子不爲王及后所容而見放逐狀如舟之流行無制

之者不知終所至也○譬本亦作辟反心之憂矣不

遑假寐云遑暇也菀彼至假寐○正義曰言有

由茂故上有鳴蟬其聲嘒嘒然有灌然而深者彼淵

水也此淵由深故傍萑葦其衆泝泝然柳木茂而多

蟬淵水深而生葦是大者之傍無所不容猶王總四

海之富據天下之廣宜容太子而不能容之至使放

逐譬彼舟之流行而無維制之者不知終當所至以

此故我心之憂矣不得閒暇而假寐言憂之深也○

太者至不容○正義曰定本無旁所二字言

今至所至○正義曰於時申后廢黜非復能容太子

言不爲王及后所容者因上瞻父依母之文連言之

耳太子奔申則是有至矣言無所至者棄儲君之

重而逃竄舅家非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雉之朝雉尚

太子所當至故也求其雌伎伎舒貌謂鹿之奔走其足伎伎然舒也

云雉雉鳴也尚猶也鹿之奔走其勢宜疾而足伎

伎然舒留其羣也雉之鳴猶知求其雌今太子之放

棄其妃匹不得與之去又鳥獸之不如○伎本亦作

古豆反譬彼壞木疾用無枝壞痍也謂傷病也

妃音配及古

云太子放逐而不得生子猶內傷病之木內有疾故

無枝也

○壞胡罪反又如字說文作癭云病也一曰腫旁出也又音回癭胡罪反木瘤腫也爾雅

云癭木符婁郭云也

心之憂矣寧莫之知

云寧猶

會也

鹿斯至之知正義曰此鹿斯與魯斯柳斯斯皆辭也言鹿之奔走其勢宜疾今乃維足

於朝且雖然而鳴猶為求其雌雌而並飛也鹿雌猶

得偶以俱遊今太子之見放逐棄其妃匹不得俱去

是鳥獸之不如譬彼內傷病之木以內病之故是用

無枝也猶太子無匹之故不得生子故我心之憂矣

曾無知之者○雌雉至不知○正義曰高宗彤日雉升鼎耳而雉說文云雌雄雉鳴也雉鳴而何其頸

故字從佳句此雉言雌鹿不言牝鹿言足遲為待之

之勢獸走故以遲相待鳥飛疾故以鳴相呼皆互見

也言又鳥獸之不如者前不如蟬葦今不如鳥獸故

兔尚或先之行有死人尚或墮之

墮路冢也

相視投掩行道也視彼人將掩兔尚有先驅走之者

道中有死人尚有覆掩之成其墮者言此所不知其

心不忍○相息亮反兔他故反先蘇薦反墮音觀說

文作墮云道中死人人人所覆也歐起俱反又

作罪 **君子秉心維其忍之** 云君子斥幽王也秉執

也言王之執心不如彼二人 **心之憂矣涕既隕之** 隕

隕隊也 隕音替隕音 義曰墮者埋藏之名耳此

言行有死人是於道傍故曰路冢左傳曰道墜相望是也言此不知者謂不與走獸死人有相知其心不

耳君子信讒如武疇之云疇旅疇也如疇之者謂

受而行之由反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云惠愛究

謀也王不愛太子故聞讒言則放之不舒謀也伐木

摘矣析薪拙矣伐木者摘其巔析薪者隨其理

云摘其巔者不欲妄踣之拙謂觀其理也必隨其理

者不欲妄挫析之以言今王之遇太子不如伐木析

薪也徐又直是反踣蒲北反挫子卧反舍彼有罪予

之佗矣佗加也云予我也舍褒姒讒言之罪而

妾加我太子舍音捨註同又音君子至佗矣正義曰言君子

幽王信褒姒之讒會不思審得即用之如有人以酒

相疇得即飲之此王所以然者君子幽王心不愛太

子之故由此聞讒即遂不肯安舒而謀慮之伐木尚

摘其本之巔矣不欲妄踣之析薪尚地其薪之理矣

不欲妄析之彼人尚不欲妄損析薪木今王非理而

害太子其意乃不如彼伐木析薪之人舍彼有罪之

褒姒於我太子之加罪矣言太子無罪王妄加之

疇旅疇正義曰疇酢皆作酬此作疇者古字得

通川也疇有二等既酢而疇實者賓奠之不舉謂之

奠疇至三爵之後乃舉嚮者所奠之爵以行之於後

行之故知是旅疇非奠疇也伐木至其理正

義曰伐木而言摘是畏木倒而摘之明摘其巔矣摘

也地者施也言觀其裂而漸相施及故箋云觀其理是

以異與能人是從此而答加也故曰作加也莫高匪山莫浚匪泉浚深

也云山高矣人登其巔泉深矣人入其淵以言人

無所不至雖逃避之猶有默存者焉○浚蘇俊反默本亦作嚙亡北

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云由用也王無輕用

讒人之言人將有屬耳於壁而聽之者知王有所受

之知王心不正也○易莫鼓反屬音獨註同垣音袁無逝我梁無發

我笱云逝之也之人梁發人笱此必有盜魚之罪

以言褒妙淫色來變於王盜我太子母子之寵○笱音狗

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念父孝也高子曰小弁小人

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乎孟子曰固哉夫高

叟之為詩也有越人於此關弓而射之我則談笑而

道之無他疎之也兄弟關弓而射我我則垂涕泣而

道之無他戚之也然則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

固哉夫高叟之為詩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

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

愈疎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疎不孝也不

可磯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云

念父孝也太子念王將受讒言不止我死之後懼復

有被讒者亦無如之何故自決云我身尚不能自容

何暇乃憂我死之後也○閩音悅容也叟素口反關

亦反下同夫音符磯居依反○莫高至我後○正義

又古愛反一音祈復扶又反○曰王既信讒而加罪

於太子仍有殺太子之心謂人不知故告之言莫有

極高者非是山也言山最極高莫有極深者非是泉

也言泉最極深然山雖高矣人能登其巔泉雖深矣

人能入其淵是亦無所不至也人既無所不至難以

匿其情矣王今實有殺太子之心而謂人不覺人猶

有默而存於心知王之欲殺太子也如此則君子幽

王無輕易用讒人之言將有耳屬而聽之於垣壁者

知王受人之讒言也王之所欲愛褒姒也故禁之言人

無得逝之我魚梁無得發開我魚苟若之我梁發我

苟是欲盜我所捕之魚此必有盜魚之罪以言褒姒

亦無得輒之我王宮無得求取我王愛若之王宮取

于愛為盜我母子之寵必有盜寵之愆也褒姒既盜

寵行讒太子於先念已既已被讒恐死之後懼更有

被讒者無如之何旋即自決云我身尚不能自容何

暇憂我死之以後乎○山高至者焉○正義曰箋

顯下云無易由言是禁王受讒畏人知之辭故為窮

高極深人所升入無所不至以喻知王之隱情也王

雖避逃受讒之名猶有默心存念知王之情但不言

耳然天高於山海深於泉而不言者據人所可履踐

之處而言也○念父至而慕○正義曰言無暇憂

念者恐其將受讒今無如之何故自決也高子曰以

下皆孟子文也而怨父危疑之理先達已有是非之

論以此篇終故引之以明義也按彼公孫丑稱高子

之言以問孟子非高子自與孟子對言也趙岐曰高

子齊人也怨者怨親之過故謂之小人也固哉言其

固陋也高子年老於孟子故謂之高叟重言固哉高

叟之為詩傷其不達詩意之甚也甄風親之過小者

以言莫慰母心母心不悅故親之過小也小弁則必

欲殺太子是親之過大也愈益也而過大矣而孝子

及五

不怨以越人遇其親是益疏也故曰不孝磯激也過小耳而孝子感激輒怨其親亦不孝也孔子曰以舜年五十而思慕其親不殆稱曰孝之至孝之不可以已也孔子之善舜如高子譏小弁為不達詩之意也皆孟子與其弟子公孫丑相答問不言公孫丑者取其意而略之也

小弁八章章八句

巧言刺幽王也大夫傷於讒故作是詩也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無罪無辜亂如此憮憮大也

云悠悠思也憮敖也我憂思乎昊天愬王也始者言其且為民之父母今乃刑殺無罪無辜之人為亂如此甚敖慢無法度也

○且徐七餘反協句應爾觀箋意宜七池反憮火吳反下同思

息嗣反下同傲五報反

下同下又作敖愬音素

昊天已威予慎無罪昊天大憮予慎無辜傳威畏慎誠也箋云已泰皆言甚也吳

天乎王甚可畏王甚敖慢我誠無罪而罪我○大音泰本或

作泰徐○悠悠至無辜○毛以為大夫傷讒而本之勅左反○故言悠悠然我心憂思呼昊天訴之也王

之始者言曰我當且為民之父母也自許欲行善政今乃刑殺其無罪無辜者之衆人王政之亂如此甚

大也昊天乎王其可畏我誠無罪而罪我是可畏也昊天乎王其甚虐大我誠無辜而辜我是虐大也○鄭

唯言王為配如此其甚敖慢無法度乃昊天乎王其甚慢為異耳皆以且為辭○憮大○正義曰釋詁文

禮內鬻亦謂之憮○憮敖至法度○正義曰憮敖釋言文傳者以下言已威為其可畏而泰憮言其大

非類故為傲慢下既為傲此亦為傲也幽王之惡始終一也始者言其身且為民之父母者無道之君皆

自謂所為者是道非知其不可而為之也故其初卽位皆許為善但行不副言故詩人述其初辭以責之

亂之初生僭始既涵傳僭數涵容也受云僭不信也

既盡涵同也王之初生亂萌羣臣之言不信與信盡同之不別也音咸韓詩作滅滅少也數音朔下同

別彼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列反云君子斥在位者也在

位者信讒人之言是復亂之所生君子如怒亂庶遄

沮傳遄疾沮止也云君子見讒人如怒責之則此

亂庶幾可疾止也遄市專反君子如祉亂庶遄已

傳祉福也云福者福賢者謂爵祿之也如此則亂

亦庶幾可疾止也已音以亂之至遄已毛以

本亂之所由言亂之初所以生者讒人數緣事始自

入盡得容受其言知王不察真偽遂以漸進讒也亂

之又復所生益大者在位朝臣君子信讒言也王所

不察故讒言得自容入臣又信之故讒言遂與所以

在殺無辜致此大亂也又言政令雖亂可反覆君子

在位之人見讒人之言如怒責之則此亂庶幾可疾

止君子在位之人見有德賢者如福祿之則此亂亦

庶幾可疾止君子何不怒讒而福賢以止亂乎鄭

唯以僭為不信涵為同言信與不信同之不別故讒

言遂生餘同傳僭數涵容正義曰王肅云言亂

之初生讒人數緣事始自入盡得容其讒言有漸也

傳僭不信至不別正義曰此亂之初生是本其

所由故言初生亂萌以人之行讒當有所因君能明

不信混同不別於致讒為宜故易傳也。○君子至所生。○正義曰何知君子非幽王而以為在位者以此上言初生已本王矣君子若還斥王不宜言又以此知非王也。讒人之能害善乃是王者信之而責在位信讒者以讒人能使王刑殺無罪必朝有黨援若在位骨鯁之臣固執不信則讒者之言亦不行矣王之罪人必詢諸朝廷王既容之在位又信之所以成此亂在位謂大臣也下文言令怒讒言福賢人令其行立威福明是臣之貴者洪範稱臣不得作福作威言令怒讒福賢者欲令之告王行之不令其專制君

子屢盟亂是用長

傳

凡國有疑會同則用盟而相要

也

云屢數也明之所以數者由世衰亂多相背違

時見曰會殷見曰同非此時而盟謂之數

○屢本又作婁力住

反長竹丈反又直良反要於遙反數音朔背音佩見賢遍反下同

君子信盜亂是用

暴

傳

盜逃也

云盜謂小人也春秋傳曰賤者窮諸

盜盜言孔甘亂是用餒

傳

餒進也

○餒沈旋音匪其

止其維王之叩

傳

云叩病也小人好為讒佞既不共

其職事又為王作病

○其音恭本又作恭叩其斤反好呼報反其音恭本亦作供又

為于

傳

君子至之叩。○正義曰上既言亂之生此又

偽反。言亂之長言在位君子之人數數相與要盟

其亂是用之故而滋長也在位君子之人又信是凶

盜讒人之言其言甚其使人信之而不已其亂用是

此險盜之人其言甚其使人信之而不已其亂用是

之故而日益進也此小人好為讒佞者非於其職廢

此供奉而已又維與王之為病害也食之其者使人

嗜之而不厭言之美者使人聽之而不倦故以美言

有疑不相協則在會同之上用盟禮告盟而相要束
 司盟職曰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
 禮儀北面誥明神是也定本及集本皆云用盟而不
 相要謂若會同則用盟若無疑事則不會同而不相
 要用盟屬上為句義亦通也。盜逃。正義曰文
 十八年左傳曰竊賄為盜則盜者竊物之名毛解名
 曰盜意也風俗通亦云盜逃也言其晝伏夜奔逃避
 人也。盜謂至諸盜。正義曰箋以詩刺讒非刺
 盜賊解其言盜之意以為盜竊者必小人讒者亦小
 人因以盜名之故云盜謂小人引春秋傳以證之所
 引者公羊傳文弑君者曷為或稱名氏或不稱名氏
 大夫弑君稱名氏賤者窮諸人何休曰賤謂士也工
 正自當稱人又曰大夫自相殺稱人賤者窮諸盜何
 休曰降大夫稱人降士使稱盜者所以別死刑輕重
 也傳言窮者盡也弑君則盡於稱人殺大夫則盡於
 稱盜言盡此以下更無稱也小人賤者盡於盜知盜
 是惡名故引以證盜為小人也公羊傳立等級者
 言其正例耳其餘文異者皆有褒貶事具於傳也 奕

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

忖度之躍躍兔兔遇犬獲之 奕奕大貌秩秩進知

也莫謀也兔兔狡兔也 云此四事者言各有所能

也因已能忖度讒人之心故列道之爾猷道也大道

治國之禮法遇犬犬之馴者謂田犬也 奕音亦秩

又作奕同一本作謨按爾雅漢漢同訓謀莫協韻為

勝忖本又作忖同七損反度符各反注皆同躍他歷

反兔士咸反遇犬如字世讀作愚非 奕奕至獲之

也知音智狡古卯反馴音旬又音唇 正義曰讒

人為讒自謂深密此言已能知之言奕奕然高大之

寢廟君子之人所能制作之秩秩然者進智之大道

聖德之人能謀立之彼他人而有讒佞之心我能忖

度而知之躍躍然者跳疾之狡兔遇值犬則能獲得

之○**傳**護兔至狡兔○正義曰蒼頡解詁云兔大兔也大兔必狡兔又謂之狡兔戰國策曰東郭逡者海內之狡兔是也○**圖**此四事至田犬○正義曰此四事以尊卑為先後大猷雖是常法不如宗廟為尊故寢廟在大猷之先兔乃走獸故在他人之後連言寢廟者周禮注云前曰廟後曰寢則廟寢一物先寢後廟便文耳此自工匠所造而言君子者闕宮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彼奚斯君子也以教護課程必君子監之乃得依法制也大道治國禮法聖人謀之若周公之制禮樂也遇犬者言兔逢遇犬則彼獲耳遇非犬名故王肅云言其雖騰躍逃隱其迹或適與犬遇而見獲是也以能獲兔知是犬之馴擾者謂田犬也犬有守犬田犬故辨之

荏染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
之荏染柔意也柔木椅桐梓漆也
云此言君子樹善木如人心思數善言而出之善言者往亦可行

來亦可行於彼亦可於已亦可是之謂行也
○荏而音冉數所主反註同椅於宜反梓漆上音子下音七蛇蛇碩言出自口矣
蛇此淺意也
云碩大也大言者言不顧其行徒從口出非由心也
○蛇以支反行下孟反巧言如簧顏之厚矣
○簧音黃荏染至顏之厚者出言虛偽而不知慙於人
○厚矣
正義曰言荏染柔忍之木君子之人所樹之也言君子樹木必身簡擇取善木然後樹之喻往來可行之言亦君子口所出之也言君子出言必心焉思數知善而後出之小人則不然蛇蛇然淺意之大言徒出自口矣都不由於心得言即言必不息數也巧為言語結構虛辭速相待合如笙中之簧聲相應和見人不知慙愧其顏面之容甚厚矣君子樹之不言擇木心焉數之不言出口雖相對而文互也
○柔木椅

桐梓漆○正意日定之方中云樹之榛栗椅桐梓漆言文公所樹是君子樹之故引彼文以解柔木也不言榛栗從可知彼何人斯居河之麋○水草交謂之麋云

何人者斥讒人也賤而惡之故曰何人○麋本又作

路無拳無勇職為亂階○拳力也云言力勇者謂

易誅除也職主也此人主為亂作階言亂由之來也

○奉音權徐已既微且燠爾勇伊何○既傷為微腫

足為燠云此人居下溼之地故生微腫之疾人憎

惡之故言女勇伊何何所能也○燠市勇反既戶諫

亦作傷音同創為猶將多爾居徒幾何云猶謀將也腫諸勇反

大也女作讒佞之謀大多女所與居之眾幾何人素

能然乎○幾居豈反注同大彼何人至幾何○正

之何人言彼何人斯居在於河之麋際既無拳力又

無勁勇亦易誅除耳而致王為此亂之階梯也此人

既脚舒有微之疾而足跗且有燠之疾爾假有勇伊

何能為况復無之而汝敢為此惡汝作為讒佞之謀

人多汝所與聚居之徒眾幾何許人而能為此怪其

言多且可疑其眾教之也○水草交謂之麋○正

義曰釋水文○何人至曰何人○正義曰言何人

者不識而問之辭此既讒已不是不識而曰何人者

賤而惡之作不識之辭故曰何人下篇疾暴公之侶

謂之何人斥其姓名為大切亦作不識之辭以疾之

○既傷至為燠○正義曰皆釋訓文也彼引此既

微且燠然後為此辭以釋之孫炎曰皆水溼之疾也

郭璞曰既脚脛也瘍瘡也然則膝脛之下有瘡腫是

涉水所為故箋亦云○此人居下溼之地故生微燠

之疾居河之麋
是居下溼也

巧言六章章八句

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為卿士而譖蘇公焉故

蘇公作是詩以絕之

傳暴也蘇也皆畿內國名

何人斯八章章六句至絕之○正義曰何人斯者蘇公所作以刺暴公也暴公為王卿士而於王所譖譖蘇公令使獲譴焉故蘇公作是何人斯之詩以絕之言暴公不復與交也按此經無絕暴公之事唯首章下二句云伊誰云從誰暴之云亦非絕之言但解何人之意言已以為暴公之所言是暴公譖已事彰無所致疑此句是絕之辭也經八章皆言暴公之侶疑其繼已而未察故作詩以窮之不欲與之相絕疑者未絕則不疑者絕可知疑暴公之侶窮極其情欲與之絕明暴公絕矣故序專

云刺暴公而絕之也刺暴公而得為王詩者以王信暴公之讒而罪已刺暴公亦所以刺王也○**傳**暴也至名○正義曰蘇忿生之後成十一年左傳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為司寇則蘇國在溫杜預曰今河內溫縣是蘇在東都之畿內也春秋之世為公者多是畿內諸侯徧檢書傳未聞畿外有暴國今暴公為卿士明畿內故曰皆畿內國名春秋時蘇稱子此云公者子蓋子爵而為三公也暴公為卿士而亦稱公當卿士兼公官也又暴公為卿士而譖蘇公則蘇公為卿士以不未可知但何人為暴公之侶云二人從行則亦卿士也故王肅云二人俱為王卿相隨而行下云及爾如貴鄭云俱為王臣蘇公亦為卿士矣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

傳

云孔甚艱

難逝之也梁魚梁也在蘇國之門外彼何人乎謂與

暴公俱見於王者也其持心甚難知言其性堅固似不妄也暴公譜已之時女與之乎冷過我國何故近

之我梁而不入見我乎疑其與之而未察斥其姓名

為大切故言何人○女與音豫下疑其與之伊誰云

從誰暴之云傳云言也云譜我者是言從誰生乎

乃暴公之所言也由已情而本之以解何人意音紀

彼何人至之云○正義曰言彼何人乎與暴公俱

見王之人此其持心甚難知也迹同譜已貌似不

妄故難知也又言已疑之狀暴公譜我之時汝應與

之汝若不與今過我國何故之我梁而不入我門以

見我乎得不由譜我意慙而不得來也猶冀其不然

欲與和好乃開解之曰令譜我者維誰之所云從而

出乎維乃暴公之所云耳言爾應不與當與我和親

也伊字毛皆為維鄭皆為是則此亦當以此為異○

梁魚至不妄○正義曰以之梁而不入門故知其

梁近在國門之外也下云維暴之云則何人非暴公

矣刺暴公而責何人謂與暴公俱見王者也若不與

暴公俱見王蘇公不當疑之也疑之而云其心難知

故著其心性堅固似非虛妄之人若非此人性自虛

妄貌又可疑則譜已必矣非難知也○由已情至

何人意○正義曰心疑何人譜已猶尚冀其不然故

既設疑言復開解之初疑何人與暴同譜旋即復言

維暴獨云一疑一舍非他人教示皆出已之情耳故

云由已情而本之開解何人之意若何人實不共譜

欲使不復猜二人從行誰為此禍胡逝我梁不入信

已還與和親

近之我梁而不入弔唁我乎

○唁音彦見賢通反遣職反女音汝下注

始者不如令云不我可

云女始者於我甚厚不如

今日也今日云我所行有向不可者乎何更於已薄

也○日而乙反巳音紀 **疏** 二人至我可○正義曰言暴公與其

而令主譴讓我乎汝從暴公行者若不與暴公潛

我何故近之我魚梁而不入門弔唁我也汝始者能

於我甚厚不如今日汝今云何不以我為可言我有

而行不可於汝而更於我薄而不弔唁乎知已被譴

而不唁疑其讒已而內慙○二人至唁我乎○正

義曰以上言維暴之云則暴是其一明二之者謂暴

與其侶侶即何人也疑其與蘇同情故并而誰之以

見意耳禮弔生曰唁既言為禍而責人不唁知蘇公

已得譴讓也謂以咎譴而責讓之也今蘇公被罪之

後而在國見何人之其梁陳是不奪其國明是譴責

而已未加刑殺也言唁者雖不奪國以彼何人斯胡

被非當弔之弔生曰唁不必失國也

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 **傳** 陳堂塗也 云堂塗

者公館之堂塗也女即不為何故近之我館庭使我

得聞女之音聲不得觀女之身乎 ○觀丁古反 不愧

于人不畏于天 **傳** 云女今不入唁我何所愧畏乎皆

疑之未察之辭 ○愧九位 **疏** 彼何至于天○正義曰

乎汝若不譜我何故近之我館舍之庭使我得聞其

音聲不得觀見其身乎得不譜我乎意慙而不來見

我也汝不來見我而不弔唁我是不慙愧於人又不

畏懼於天也天有尊卑之道人有往來之節使吉有

賀慶凶有弔唁所以敬天道示慙愧故不相弔唁為

不愧入不畏天也 **傳** 陳堂塗也 正義曰釋宮云堂

塗謂之陳孫炎曰堂下至門之徑○堂塗者公館之堂塗○正義曰禮有公館私館公館者公家築為別館以舍客也上云不入我門則不得入所居之宮故知逝陳者至公館之塗也以館者所以舍客故雖不見主得彼何人斯其為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至其陳

胡逝我梁祗攪我心

傳

飄風暴起之風攪亂也

云

祗適也何人乎汝行來而去疾如飄風不欲入見我何不乃從我國之南不則乃從我國之北何近之我

梁適亂我之心使我疑女

○飄避遙反疾風也沈又方消反祗音支攪交卯反

疏

疾如飄風○正義曰以其徑來而徑去知為疾也非在道急速故下章言其安行

爾之安

行亦不違舍爾之亟行遑脂爾車壹者之來云何其

盱

云遑暇亟疾盱病也女可安行乎則何不暇舍

息乎女當疾行乎則又何暇脂女車乎極其情求其意終不得一者之來見我於女亦何病乎

○亟紀力反脂音支

盱况爾之志其盱○毛於下章以祗為病言使我于反疏病是使蘇公之病則此盱亦為蘇公之病也既數過其國而不入故又極其情以疑之我止欲言汝安舒而行乎汝又不見汝間暇而舍息止欲言之我所以疑也且若不諧我則一者之來見王以後云何使我有罪譴之病乎亦以我得病在汝見王之後所以尤疑也毛以此云何其盱與下俾我祗也玄文皆言云何而使我有罪病也○鄭以盱為何人病為異餘同○疏一者至何病○正義曰箋以上章責其不來見已下章言入與不入則一者之來當為來見蘇公不得為見王也且蘇公之所疑者以不見何人

故言一者之來見我於汝亦何病也是欲見以解疑之辭此本之於何人為不病下反之已為得安是章次相爾還而入我心易也還而不入否難知也壹者成也

之來俾我祇也易說祇病也云還行反也否不

通也祇安也女行反入見我我則解說也反又不入

見我則我與汝情不通女與於諧我與否復難知也

一者之來見我我則知之是使我心安也易夷豉反註同韓

詩作旄旄善也否方九反一云鄭符鄰反俾必爾反祇祇支反一云鄭止支反說音悅下同解音蟹與音

豫復扶又伯氏吹壘仲氏吹簾止曰壘竹口簾

云伯仲喻兄弟也我與女心如兄弟其相應和如壘

簾以言俱為王臣宜相親愛壘况袁反簾音池應應對之應和胡世反

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出此三物以詛爾斯三物豕

犬雞也民不相信則盟詛之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雞

云及與諒信也我與女俱為王臣其相比次如物

之在繩索之貫也今女心誠信而我不知且其出此

三物以詛女之此事為其情之難知已又不欲長怨

故設之以此言賈古亂反諒音亮詛側助反以禍福之言相要曰詛此毗志反索素洛

反為其于僞反長伯氏至爾斯○正義曰既窮之如字又張丈反而不得其情已不欲長怨欲與

之詛而和諧故言有伯氏之兄吹壘又仲氏之弟吹簾以和之其情相親其聲相應和矣言我與汝何入

其恩亦當如伯仲之為兄弟其情志亦當如堯舜之相應和不當有怨惡也何者我與汝俱為王臣其相比次如物之在繩索之貫宜應和相親何由汝之誠信而不使我如而令我疑也若實不諧者則當共出豕犬雞之三物以詛盟爾之此事使讓否有決令我

不疑當還汝與相親不欲長怨故也○土曰堯伯日簾○正義曰土曰堯漢書律歷志文也周禮小師職作墳古今字異耳註云墳燒土為之大如鴈卵鄭司農云墳六孔釋樂云大墳謂之跽音叫孫炎曰音大如叫呼也郭璞曰墳燒土為之大如鴈子鏡上平底形似稱錘六孔小者如雞子釋樂文云大簾謂之沂李巡曰大簾其聲非一也郭璞曰簾以竹為之長尺四寸圍三寸一孔上出徑三分橫吹之小者尺二寸即引廣雅云八孔小師註鄭司農云簾七孔蓋不數其上出者故七也世本云暴辛公作墳蘇成公作簾譙周古史考云古有墳簾尚矣周幽王時暴辛公善墳蘇成公善簾記者因以為作謬矣世本之謬信如周言其云蘇公暴公所善亦未知所出蘇暴並公

辨不言自言於樂之小器以相親也又此窮極何人何人非暴公也故鄭以為喻王肅亦云我與女同寮長幼之官如簾堯之相和與鄭同也○三物至以雞○正義曰隱十一年左傳曰鄭伯使卒出殺行出大雞以証射穎考叔者殺即豕也並言詛而俱用三故知此三物豕犬雞也又解所以有詛者民不相信則盟詛之言古者有此禮故欲與之詛也司盟曰盟萬民之犯命者明其不信者是不相信有盟詛之法也彼不信自在詛下而兼言盟者以詛是盟之細故連言之也定本民不相信則詛之無盟字犯命者盟之不信者詛之是盟大而詛小也盟詛雖大小為異皆殺牲敢血告誓明神後若背違令神加其禍使民畏而不敢犯故民不相信為此禮以信之此傳言民者據周禮之文耳其實人君亦有詛法襄十一年左傳言季武子將作三軍盟諸侯闕詛諸五父之衢定六年既逐陽虎及三桓盟於周社盟國人於亳社詛諸五父之衢是人君與羣臣有詛法也此何人與蘇公同為王臣蘇公與之詛則諸相疑亦應有詛法但

春秋之世無其事耳詛之所用一牲而已非三物並用而言出此三物以三物皆是詛之所用總而言之故傳辨其等級云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雞則鄭伯使卒出豶行出大雞所得三物並用者時考叔為子都所射鄭伯不誅于都而使諸軍詛之百人為卒出豶詛之二十五人為行或出大或出雞以詛之每處亦止用一牲非一處而用三物也如此傳君乃得用豕彼百入即得用豶者於時鄭伯使之詛故得用君牲也以行之人數少於卒自為等級耳此豕犬雞詛所用也若盟皆用牛哀十五年左傳說衛太子蒯聩與伯姬與豶以盟孔悝者時太子未立不敢從人君之禮故鄭與豶以盟孔悝者時及行所出皆謂詛耳小於盟也周禮戎右職云若盟則以王敦辟盟遂役之贊牛耳視齋哀十七年左傳曰孟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然盟者人君用牛伯姬盟孔悝以豶下人君牲是盟用牛也此謂大事正禮所當用者耳若臨時假用其禮者不必有牲故左傳孟任割情以盟莊公華元入楚師登子反之蒞子反

懼而與之盟 皆無牲也 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則

極 蜮短狐也靦姑也 云使女為鬼為蜮也則女

誠不可得見也姑然有面目女乃人也人相視無有

極時終必與女相見 蜮音或沈又音域狀如鼈三

中含沙射人一云射人影 作此好歌以極反側

反側不正直也 云好猶善也反側輾轉也作八章

之歌求女之情女之情反側極於是也 以字本作以

極 為鬼至反側 正義曰研窮而不得其情於是怒

不須與我為詛今汝有靦面目乃是人也瞻視於人

無有極已之時我必將與汝相見汝寧不披寫汝情

不與我盟詛乎以疑爾譖我之故我作此入章之善
 歌窮極爾反側之情冀得其實也○**曹**越短狐覩姑
 ○正義曰洪範五行傳云越淫女或亂之氣所生也陸
 越婦人多淫故其地多越淫女或亂之氣所生也陸
 璣疏去一各射影江淮水皆有人之人在岸上影見水
 甲投人影則殺之故曰射影南人將入水先以瓦石
 投水中令水濁然後入或曰合沙射人皮肌其瘡如
 疥是也覩姑釋言文孫炎曰覩人面姑然說文云覩
 而見人姑面覩也然則覩與姑皆面見人之貌也○
曹反側不正直○正義曰洪範云無反無側王道正
 直則知側是不正直也反側者翻覆之義故
 箋以為輾轉申傳不正直之義其意與傳同

何人斯八章章六句

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曹**巷伯奄

官寺人內小臣也奄官上士四人掌王后之命於

宮中為近故謂之巷伯與寺人之官相近讒人譖

寺人寺人又傷其將及巷伯故以名篇○巷伯官

字又音侍奄於檢反官本武將此註**曹**巷伯七章

為序文者近附之近下近嫌同**曹**上四章章

四句次章五句次章八句卒章六句至奄官○正

義曰此經無巷伯之字而名篇曰巷伯故序解之

云巷伯奄官言奄人為此官也官下有今衍字定

本無巷伯奄官四字於理是也以俗本多有故解

之○**曹**巷伯至名篇○正義曰巷伯是內官也其

官用奄上士四人為之其職掌王后之命天官序

官云小臣奄上士四人注云奄稱士異其賢其職

云掌王后之命是也又解內小臣而謂之巷伯者

以其此官於宮中為近故為之巷伯也釋宮云宮

中巷謂之壺孫炎曰巷舍間道也王肅曰今後宮

稱永巷是宮內道名也伯長也主宮內道官之長

入奄人之中此官最近人主故謂之巷伯也巷伯是內小臣者以周禮無巷伯之官奄雖小臣為長主巷之伯唯內小臣耳故知是也蓋其官名內小臣時人以其職號之稱為巷伯也與寺人官相近者寺人亦奄人其職曰掌王之內入及女宮之戒令同掌宮內是相近也寺人自傷讒作詩輒名篇為巷伯以其官與卒伯相近讒人譖寺人寺人又傷其將及巷伯故以巷伯名篇以所掌既同故恐相連及也

萋兮斐兮成是貝錦

傳

與也萋斐文章相錯也貝錦錦

文也

傳

云錦文者文如餘泉餘蜺之貝文也與者喻

讒人集作已過以成於罪猶女工之集采色以成錦

文○萋七西反斐孚匪反本或作菲

彼譖人者亦已

大甚

傳

云大甚者謂使已得重罪也

○大音泰

汁反

萋兮至大甚○正義曰女工集彼眾采而織之使萋然兮斐然兮令文章相錯以成是貝文以為其錦也以與讒人集已諸過而構之令過惡相積故成是怨狀以為已罪也實無罪而讒之使得重刑故傷之云被讒譖人者亦已復為大甚言非徒譖讓小翠乃至極刑重罪是為大甚○**傳**萋斐至錦文○正義曰論語曰斐然成章是斐為文章之貌萋與斐同類而云成錦故為文章相錯也錦而連貝故知為貝之文○**傳**錦文至貝文○正義曰解錦文稱貝者其文如餘泉餘蜺之貝文也釋魚說貝文狀云餘蜺黃白文餘泉文舍人曰水中蟲也李巡曰餘蜺貝甲黃為質白為文彩餘蜺貝甲以白為質黃為文彩陸璣疏云貝亦介蟲也龜鼈之屬其文彩之異大小之殊甚衆古者貨貝是也餘蜺黃為質以白為文餘泉白為質黃為文又文有紫貝其白質如玉紫點為文皆行列相當其貝大者常有徑至一尺六七寸者今九真交趾以

為杯盤寶物也 哆兮侈兮成是南箕 **傳** 哆大貌南箕箕星也

侈之言是必有因也斯人自謂辟嫌之不審也昔者

顏叔子獨處于室鄰之釐婦又獨處于室夜暴風而

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至顏叔子納之而使執燭放手

且而蒸盡縮屋而繼之自以為辟嫌之不審矣若其

審者宜若魯人然魯人有男子獨處于室鄰之釐婦

又獨處于室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託之男

子閉戶而不納婦人自厲與之言曰子何為不納我

乎男子曰吾聞之也男子不六十不閒居今子幼吾

亦幼不可以納子婦人曰子何不若柳下惠然她不

遠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男子曰柳下惠固可吾固

不可吾將以吾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曰欲學柳

下惠者未有似於是也 **傳** 云箕星哆然踵狹而舌廣

今讒人之因寺人之近嫌而成言其罪猶因箕星之

哆而侈大之 ○哆昌者反說文云張口也玉篇尺紙

反又昌可反侈尺是反又式是反辟音

避下同釐力之反寡婦也依字作養放甫往反蒸之

升反縮所六反又作指同間間廁之間又音閑姬紆

甫反又紆具反本或作煦况甫 彼譖人者誰適與謀

反踵章勇反足根也狹音洽 云適往也誰往就女謀乎怪其言多且巧

○適如字王徐

○適如字王徐

○適如字王徐

○適如字王徐

○適如字王徐

○適如字王徐

皆都歷反下同。嗔兮至于謀。正義曰：記言讒人集成已罪，又言罪有所因，言有星初本相去，嗔然寬大為踵，今其又侈之，更益而大為舌兮，乃成是南箕之星，言箕之所成，以由踵已，侈又侈之，而為舌故也。以興讒人，因寺人初有小嫌疑，為始乎其又構之，更增而其為終兮，乃成其刑罪之禍，言禍之所以成者，亦因始有嫌，又構之而為終故也。言已避嫌不審，使人因之亦已之，所以悔也。因有小嫌，陷已如此，彼讒譖人者，誰往與謀乎？何多而能巧也。嗔大至於是。○正義曰：嗔者言其寬大，嗔然故為大貌。二十八宿有箕星，無南箕，故云南箕即箕星也。箕四星，二為踵，二為舌。若使踵本太狹，言雖小寬不足以為箕，由踵之二星已，嗔然而大舌又益大，故所以成為箕也。箕言踵狹而舌廣者，踵對舌為狹耳。其實踵之二星已寬大，故為侈兮也。侈者，因物而大之名。禮於衣袂半而益一，謂之侈。袂星，因物益大而名之。為侈也。侈之言必有因者，由踵已大故，舌得侈之而為箕。暗作詩之人，自謂避嫌之不審，由事有嫌疑，故讒者

得因之而為罪也。言顏叔子及魯人避嫌審與不審之事，以比之。顏叔子納鄰之釐婦，雖執燭繼薪，人不可以家到戶說，姦否難明，是不審也。放乎且猶至於且也。蒸是薪之細者，指謂抽也。言燭又言薪，則初執燭次然薪盡，乃抽取屋草以繼之也。先言放乎且已之為總目，言其然火以至且，乃更覆說薪盡抽屋之事。其實蒸盡抽屋是未且時也。吾聞男女不六十不間居者，謂禮男女年不滿六十，則男子在堂，女子在房，不得間雜在一處。而若六十則間居也。此六十據婦人言耳。男子則七十內則唯及七十同藏，無間是也。必男子七十女六十同居者，以陰陽道衰，故無嫌也。言今子幼，吾亦幼者，止謂未老耳。非穉也。柳下惠固可者，言柳下惠貞潔之名素已彰者，固當如是可於吾身為此，則不可也。汝婦人之意，將以吾之不可使學柳下惠可者，言已不得學也。孔子曰：欲學柳下惠，可者未有能似於此者。言魯人如此，為行取高與柳下惠相似，此言當有成文，不知所出。家語略有其事，其言與此小異，又無顏叔子之事，非所引也。

傳言此者證避嫌之事耳此寺人奄者也非能身有
姦淫其所嫌者不必即是男女是非之事○**踵**狹
而舌廣○正義曰定**緝緝翩翩謀欲諧人****傳**緝緝口
本踵作踵其義俱通

舌聲翩翩往來貌也○緝七立反說文作聿云爾語慎
爾言也謂爾不信**傳**云慎誠也女誠心而後言王將

謂女不信而不受欲其誠者惡其不誠也○惡鳥
路反

緝緝至不信○正義曰上言謀多而巧此言為謀之
狀言口舌緝緝然往來翩翩然相與謀欲為讒諧之
言以害人自相計議唯恐不成相教當誠汝之心而
後言也若言不誠實則所言不巧王將謂汝言為不
須誠實言之**捷捷幡幡謀欲諧言****傳**捷捷猶緝緝
也幡幡猶翩翩也○捷如字又音妾幡芳煩反**豈不爾受既其女**

遷傳遷去也**傳**云遷之言訕也王倉卒豈將不受女
言乎已則亦將復訕誹女○訕所諫又所姦反

捷捷至汝遷○毛以為讒久相戒言汝若不誠汝之
心而言之王於倉卒之間豈不為汝受之但已受之

後知汝言不誠實王心或將舍汝而更遷去也○鄭
以遷為訕言王將訕謗汝以遷去為理否安故易之

驕人好好勞人草草**傳**好好喜也草草勞心也云

好好者喜讒言之人也草草者憂將妄得罪也蒼天

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傳**驕人至勞人○正義曰

信用彼誠則驕逸也我得罪則憂勞彼驕人好好然
而喜我勞人草草然而憂故仰告蒼天蒼天何不視
察彼人之虛妄**彼諧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諧人投畀**
而矜哀此勞人

豺虎

投棄也

○昇必二反下同豺士皆反字或作豺

豺虎不食投昇

有北

傳北方寒涼而不毛有北不受投昇有昊

昊天也

傳云付與昊天制其罪也

疏彼譖至有昊○正義曰豺虎若

不肯食當擲于有北太陰之鄉使凍殺之若有所生天肯受則當擲于昊天自制其罪以物皆天之所生天無推避之理故止於昊天也豺虎之食人寒鄉之凍物非有所擇言不食不受者惡之甚也故禮記緇衣曰惡惡如巷伯言欲其死亡之甚也○傳北方至不毛○正義曰以北方太陰之氣寒涼而無土毛不生草木寒凍不可居處故棄於彼欲凍殺之昭七年左傳曰食土之毛地官載師曰宅不毛皆謂草木也楊園之道猗于畝丘傳楊園園名猗加也畝丘丘名

云欲之楊園之道當先歷畝丘以言此讒人欲譖大

臣故從近小者始

○猗於綺反徐於宜反

寺人孟子作為此詩

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傳

寺人而曰孟子者罪已定矣

而將踐刑作此詩也

傳

云寺人王之正內五人作起

也孟子起而為此詩欲使衆在位者慎而知之既言

寺人復自著孟子者自傷將去此官也

○作為此詩一本云作為

作

傳楊園至聽之○正義曰寺人以身既得罪恐更

濫及善人故戒時在位令使自慎言人欲往之楊園之道當先加歷於畝丘而乃後於楊園也以與讒人欲行譖大臣之法亦當毀害於小臣而訖乃後至於大臣也讒人立意如此故我寺人之中字曰孟子者起發為小人之更讒而作巷伯之詩使凡百汝衆在位之君子者當敬慎而聽察之知我之無罪而被讒讒人不已而敬慎也此言凡百則恐徧及在位

而獨以巷伯名篇者以職與巷伯相近巷伯是其官
 長故持憂之當云作賦詩定本云作為此詩又定本
 箋有作起也作為也二訓自與經相乖非也○楊
 園至丘名○正義曰釋丘文如畝畝丘李巡曰謂丘
 如田畝田畝丘也孫炎曰方百步也以畝丘丘名故
 知楊園亦園名也於時王都之側蓋有此園丘詩人
 見之而為辭也○寺人至此○正義曰毛解言已
 定之意也知罪已定者若不定則不應疾讒人如此
 之甚也以罪定故知將踐刑也由踐刑而作此詩知
 自言孟子以殊於餘寺人不被讒者也○寺人至
 此官○正義曰寺人王之正內五人天官序官文也
 彼註云寺人之言侍也正內路寢也則五人當在路
 寢侍王之側也箋言此者明寺人非一也毛解自云
 一孟子之意箋又解自言寺人之意由自傷將去此官
 故舉官言之

巷伯七章四章章四句一章五句一章八句一

章六句

節南山之什十篇七十九章五百五十二句

毛詩註疏卷第十二 十二之三終

毛詩註疏卷第十三 十三之一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小雅

谷風之什詒訓傳第二十

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 **詒** 章谷風三章

道絕焉。正義曰作谷風詩者刺幽王也以人雖
父生師教須朋友以成然則朋友之交乃是人行
之大者幽王之時風俗澆薄窮達相棄無復恩情
使朋友之道絕焉言天下無復有朋友之道也此
由王政使然故以刺之經三章皆言朋友相棄之
事漢書地理志云凡民稟五常之性而有剛柔緩

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
 動靜無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是解風俗之
 事也風與俗對則小別散則義通蟋蟀云堯之遺
 風乃是民感君政其實亦是俗也此俗由君政所
 為故言舊俗言舊俗者亦謂之政定四年左傳曰
 啟以夏政商政謂夏商舊俗也言風俗者謂中國
 民情禮法可與民變化者也孝經云移風易俗關
 唯序云移風俗皆變惡為善抑谷風序云國俗傷
 敗焉此言天下俗薄皆謂變善為惡是得與民變
 革也若其夷夏異宜山川殊制民之器物言語及
 所行禮法各是其身所欲亦謂之俗也如此者則
 聖王因其所宜不强變革王制曰廣谷大川異制
 民生其間者異俗又曰修其教不易其俗地官土
 均云禮俗喪記皆以地美惡為輕重之法而行之
 誦訓掌道方慝以知地俗皆是不改之此言其大
 法耳乃箕子之處朝鮮大伯之在勾吳皆能教之
 禮儀使同中國是有可改者也
 但有不可改者不强改之耳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

傳

興也風雨相感朋友相須云

習習和調之貌東風謂之谷風興者風而有雨則潤

澤行喻朋友同志則恩愛成音穀將恐將懼維予與

女音穀云將且也恐懼喻遭厄難勤苦之事也當此之

時獨我與汝爾謂同其憂務音汝厄木又作阮於革

反難乃將安將樂女轉棄予音汝厄木又作阮於革言朋友趨利窮達相

棄音汝厄木又作阮於革云朋友無大故則不相遺棄今女以志達而安

樂棄恩忘舊薄之甚音汝厄木又作阮於革習習至棄予。正

調生長之谷風也維此生長之谷風能及於膏潤澤音汝厄木又作阮於革陰雨以行其潤澤由風雨相感故潤澤得行以興良

朋相親於善友以成其恩愛由朋友相須故恩得成
 朋友恩愛相須若是事有窮達不可相棄何為且恐
 且懼當遭苦厄之時維我與汝獨受此難繼得且安
 且樂志達之時沒何更棄我乎不念恩愛之時也
 東風至潤澤行。正義曰東風謂之谷風釋天文
 風類多矣正取谷風為喻者谷風生長之風取其朋
 友相長益故也此據風為文故云風而有雨則潤澤
 行潤澤是雨之事但雨得風乃行則潤澤亦由風故
 易曰潤之以風雨是風雨其為潤澤。言朋友至
 相棄。正義曰言彼朋友志趨於利不顧終始葛屨
 序曰其民機巧趨利是也己窮彼達是窮達相棄也
 朋友至之甚。正義曰朋友無大故不相棄論
 語文也引之者證朋友得相怨之意大故謂惡逆之
 事苟無大故義不相棄今彼已得志申達居處安樂
 而棄往日之恩忘昔時之故舊是風俗習習谷風維
 薄之甚也以序言俗薄故於此明之

風及頽

頽風之焚輪者也

風薄相扶而上喻朋友

相須而成

頽徒雷反

將恐將懼寘于懷

云寘

置也置我於懷言至親已也

寘之

將安將樂棄予

如遺

云如遺者如人行道遺忘物忽然不省存也

習習至如遺。正義曰言習習然和諄者生長之
 谷風也維生長之谷風能及於焚輪謂之頽使之
 旋轉而升是風薄相扶而上也以興良朋能佐於善
 友使之道德益進是朋友相率而成也德既由友而
 成則窮達不可相棄故言何為汝本且恐且懼若厄
 之時則置我於懷至相親愛矣今汝得且安且樂志
 達之後反更棄我如人遺忘於物忽然不省無心念
 我也。頽風至而成。正義曰釋天云焚輪謂頽
 扶搖謂之焱李巡曰焚輪暴風從上來降謂之頽頽
 下也扶搖暴風從下上升故曰焱焱土也孫炎曰頽
 風從上下曰頽頽風從上而下力薄不能更升谷風與相
 而之下名頽風從上而下力薄不能更升谷風與相

遇二風并力乃相扶而上以象朋友二人同心乃相率而成也彼迴風從上下谷風未與相扶謂之為頽若谷風既與相扶而上則於爾雅為焱不復為頽也詩言積據其末與相扶之名耳習習谷風

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傳崔嵬山巔也雖盛夏萬物茂壯草木無有不死葉萎枝者傳云此言東

風生長之風也山巔之上草木猶及之然而盛夏養萬物之時草木枝葉猶有萎槁者以喻朋友雖以恩

相養亦安能不時有小訟乎傳崔徂回反嵬五回反

丈反下同傳忘我大德思我小怨傳云大德切磋以道

相成之謂也傳何反傳習習至小怨傳正義曰言習

習然和調者生長之谷風也

谷風猶善能生長之故維山崔嵬之上草木皆能生

長之以與良朋由善能切磋之故其友身之道德亦

能成就之道德相由而成窮達不宜相棄然草木之

生長雖至於盛夏之月萬物茂壯無能使草不有死

者無能使木不有萎者以時不齊實小有萎死者也

以與道德之進益雖至於成就之功百事過曉無能

使色不有忿訟也然小萎無虧於夏長小怨無損於交

好汝何為忘我切磋之大德反思我言訟之小怨而

棄我乎傳雖盛夏至萎枝者傳正義曰以四時春

生夏長物之盛莫過夏時故云雖盛夏萬物茂壯也

以其天時不齊不能無死者故月令仲夏靡草死故

曰死生分是草木無能不有枝葉萎槁者定本及集

註木云草木無有不死葉萎枝者傳此言至小訟

乎傳正義曰維山崔嵬之文上承谷風之下而下與

草木相連明是風吹山巔之上使生草木也平地沃

衍之土宜生草木山巔之上則非草木所宜風尚吹

之深也然而盛夏養萬物之時草未枝葉猶萎槁者以爲平地之草木非止山巔也養則言其難者故云山巔猶及之萎死則言其茂者故言盛夏以暢之云猶有萎槁者爲不宜萎槁是不據山巔明矣若然東風爲谷風實取生長之義要風以四方爲名非以四時並稱則夏之東風猶爲谷風也春則草木初生未及暢茂其有萎死則唯其常詩人不應舉以爲喻故知言草木萎槁謂夏時也木大或一枝枯故言萎也草小或連根死故言死也

谷風三章章六句

蓼莪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

不得終養者二親病亡之時時在役所不得見也

音六下五河反養餘亮反註除蓼莪六章上下各二章章四句

中二章皆八句至終養爾○正義曰民人勞苦致令孝子不得於父母終亡之時而侍養之民人勞苦五章卒章上二句是也不得終養卒章卒句是也其餘皆曰孝子怨不得終養之辭○不得至得見○正義曰經言衿恤靡至是親沒之辭序言不得終養繼於勞苦之下是勞苦不見父母也故言不得終養者二親病亡之時時在役所不得見之也終是亡之稱亡連言病者以亡必由病言終可以兼之親病將亡不得扶侍左右孝子之恨最在此時故連言之

蓼莪者莪匪莪伊蒿傳興也蓼莪長大貌傳云莪已蓼

蓼長大貌視之以爲非莪故謂之蒿興者喻憂思雖

在役中心不精識其事傳蒿呼毛反長張丈哀哀父

母生我劬勞傳云哀哀者恨不得終養父母報其生

長已之苦

○ 蓼蓼至劬勞 **○** 正義曰言蓼蓼然長大者正是我而不精審視之以為非我

反謂之維蒿以與有形器方可識者正是此物也而我

我不精識視之以為非此物反謂之是彼物也以已

二親今日病亡身在役中不得侍養精神昏亂故視

物不察也既不得終養又追而為恨言可哀之又可

哀我父母也其生長我也其病勞矣今不見其亡所

以深恨 **○** 我已至其事 **○** 正義曰視我以為非我

亦是作者身視故云我視之是作者自我也但作者

憂息之深每事皆不精識故舉視我為蒿以喻眾事

皆然故喻憂息雖在役中心不精識其事謂眾事不精識非獨我也

○ 蓼蓼者我匪我伊 **○** 蔚音尉 **○** 蔚音尉 **○** 蔚音尉

○ 蔚音尉 **○** 蔚音尉 **○** 蔚音尉 **○** 蔚音尉 **○** 蔚音尉

○ 蔚音尉 **○** 蔚音尉 **○** 蔚音尉 **○** 蔚音尉 **○** 蔚音尉

○ 蔚音尉 **○** 蔚音尉 **○** 蔚音尉 **○** 蔚音尉 **○** 蔚音尉

○ 蔚音尉 **○** 蔚音尉 **○** 蔚音尉 **○** 蔚音尉 **○** 蔚音尉

○ 蔚音尉 **○** 蔚音尉 **○** 蔚音尉 **○** 蔚音尉 **○** 蔚音尉

○ 蔚音尉 **○** 蔚音尉 **○** 蔚音尉 **○** 蔚音尉 **○** 蔚音尉

○ 蔚音尉 **○** 蔚音尉 **○** 蔚音尉 **○** 蔚音尉 **○** 蔚音尉

○ 蔚音尉 **○** 蔚音尉 **○** 蔚音尉 **○** 蔚音尉 **○** 蔚音尉

○ 蔚音尉 **○** 蔚音尉 **○** 蔚音尉 **○** 蔚音尉 **○** 蔚音尉

○ 蔚音尉 **○** 蔚音尉 **○** 蔚音尉 **○** 蔚音尉 **○** 蔚音尉

○ 蔚音尉 **○** 蔚音尉 **○** 蔚音尉 **○** 蔚音尉 **○** 蔚音尉

○ 蔚音尉 **○** 蔚音尉 **○** 蔚音尉 **○** 蔚音尉 **○** 蔚音尉

○ 蔚音尉 **○** 蔚音尉 **○** 蔚音尉 **○** 蔚音尉 **○** 蔚音尉

餅之罄矣維罍之恥

○ 餅小而罍大罍盡也

○ 云餅

小而盡罍大而盈言為罍恥者刺王不使富分貧眾

恤寡 **○** 餅蒲丁反罄 **○** 餅音甫 **○** 餅音甫 **○** 餅音甫

寡也 **○** 云此言供養日寡矣而我尚不得終養恨之

言也 **○** 鮮息淺反 **○** 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

則靡至 **○** 云恤憂靡無也孝子之心怙恃父母依依

然以為不可斯須無也出門則息之而憂旋入門文

不見如入無所至 **○** 怙音戶 **○** 韓詩云 **○** 餅之至靡至

器大餅器小酌酒者當多酌罍少酌餅不使小餅先

竭今餅之既盡矣而罍尚盈滿是為酌罍者之恥也

以興民有富而多丁貧而寡弱治民者當多役富少
 役貧不使貧者先困今貧者既困矣而富者尚饒裕
 是王之恥也今王不以爲恥偏困貧民我不得供養
 故因此以恨言寡矣民之一生也言生而得養其日
 尚寡况我尚不得終養是可恨之甚如此我不知死
 之久矣言已雖生不如死之已久也所以然者以無
 父何所依怙無母何所倚恃已無父母出門則以中
 心衞憂旋來入門則堂宇空曠不復覩見如行田野
 無所有至是其所以悲淚也○錡小至血寡○正
 義曰釋器云小鼯謂之坎孫炎曰酒樽也郭璞曰鼯
 形似壺大者受一斛是鼯大如錡也言錡盡矣對鼯
 盈言爲鼯恥者是爲主鼯者之恥卽酌者也以鼯大
 似富衆錡小似貧寡然鼯並列俱以酌之則富多
 酌鼯而少酌錡以至於俱盡是均也猶上之賦役亦
 富貧並對俱以役之則富多役富而少役貧以至於
 俱堪亦爲均也今錡盡而鼯盈盈者滿也是全不酌
 之辭猶偏役貧寡而富衆不行故言恥者刺王不使
 富分貧衆血寡也謂不使富者分貧者之役衆者憂

寡者之勞而共之也言錡罄則鼯盈矣鼯旣無情之
 物終不以自盈爲恥故知是爲鼯者恥以豫王恥也
 ○孝子至所至○正義曰作詩之日已反於家故
 言出入之事入門無見又似非殯是已卒哭之後也
 入門上堂不見慨焉廓焉時實爲甚三年
 之外孝子之情亦然但此以三年內耳
 父兮生我

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

得 鞠養腹厚也 **三** 云父兮生我者本其氣也畜起也

育覆育也顧旋視也復反覆也腹懷抱也 ○拊音撫

顧音故覆 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四** 云之猶是也我欲

報父母是德昊天乎我心無極 **五** 以爲此言父母生

養之恩已息報之言父兮本流氣以生我母兮以懷

妊以養我又拊循我起止我長遂我覆育我顧視我

反覆我其出入門戶之時常愛厚我是生我劬勞也
 我今欲報父母是勞苦之德昊天乎心無已也常所
 憶念無有已時故言已痛切之情以告於天○鄭以
 腹為懷抱為異○**腹厚**○正義曰釋詁文○**父**
 今至懷抱○正義曰上章總言父母此分父母而說
 之故云父兮生我者本其氣也以鞠已為養畜我承
 拊我之後明起止而畜愛之故為起也言覆育者謂
 其寒暑或身體軀之覆近而愛育焉旋視謂去之而
 反覆也復反也故為反覆謂小者就所養之處迴轉
 反覆之也腹我謂置之於腹故謂懷抱以父母厚已
 非獨出入之**南山烈烈飄風發發**
發發疾貌
 云民人自苦見役視南山則烈烈然飄
 風發發然寒且疾也○飄避遙反後
民莫不穀我獨
何害
 云穀養也言民皆得養其父母我獨何故覩

此寒苦之害

說

南山至何害○正義曰孝子言已在

甚視南山則烈烈然愴其至役之勞苦而情以為至
 難也又遇飄風發發然寒而且暴疾也於時天下之
 民豈不皆得養其父母者我獨何故覩此寒苦之甚
 害而不得養父母乎此何害與下不卒互也○**言**
 民至之害○正義曰自哀者皆以已刺彼故言他得
 孝養已獨寒苦此則怨者之常辭且虐君者役賦不
 平非無間豫之人故作者言**南山律律飄風弗弗**
 已偏苦得稱民莫不穀也
律律猶烈烈也弗弗猶發發也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云卒終也我獨不得終養父母重自哀傷也
 ○卒

反重直
用反

蓼莪六章四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大東刺亂也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是詩以告病焉

也魯莊公十年齊師滅譚

譚徒南
大東七章
反國各
章八句至

告病焉○正義曰作大東之詩者刺亂也時東方之國偏於賦役而損傷於民財此譚之大夫作是大東之詩告於王言已國之病困焉困民時役以至於病是為亂也言亂者政役失理之謂總七章之言皆是也言困於役者對則貨財謂之賦功謂之役按此經文及傳箋皆刺賦歛重薄無怨力役之事故哀我憚人箋云哀其民人之勞苦亦不欲使周之賦歛則亦可息也是欲息其賦歛非力役也但王數徵賦須轉餽轉餽之勞即見謂勤言章云職勞不來下箋云東人勞苦而不見謂勤言送轉輸而不蒙勞來是困於役之事也經則主怨財盡故唯言賦重歛則兼言民勞故云困役由送

衰財以致改故先言之從首章以盡三章皆是困役財之事四章以下言周衰政偏眾官廢職由此已國所以賦重故言之以刺周亂也言病者雖七章皆是若指事而言則哀我憚人亦可息也是所苦之辭也言東國者譚大夫以譚國在東而見偏役故經云小東大東敘亦順之而言東國焉不指譚而言東者譚大夫雖自為已怨而王政大經偏取非譚獨然故言東以廣之譚大夫者以別於王朝也普天之下莫非王臣必別之者以此主陳譚國之偏苦勞役西之人優逸是有彼此之辭故須辨之明為譚而作故也若汎論世事則不須分別小明大夫悔仕於亂彼牧伯大夫不言其國是也○譚國至滅譚○正義曰解譚大夫而序言東國之意也莊十年齊師滅譚是春秋經也傳曰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是以齊師滅之引此者證其在京師之事也

有饜簋殮有挾棘七

傳

興也饜滿簋貌殮熟食謂黍稷

也挾長貌七所以載鼎實棘赤心也

箋

云殮者客始

至主人所致之禮也凡殮饗餼以其爵等為之牢禮

之數陳典者喻古者天子施予之恩於天下厚

○饜

簋音軌殮音孫挾音蚶又其牛反下

周道如砥其直

如矢

傳

如砥貢賦平均也如矢賞罰不偏也

○砥之

君子所履小人所視

傳

云此言古者天子之恩厚也

君子皆法效而履行之其如砥矢之平小人又皆視

之其之無怨

○其音恭

瞻言顧之濟焉出涕

傳

顧也潛涕下貌

箋

云言我也此二事者在乎前世過

而去矣我從今顧視之為之出涕傷今不如古

○瞻

木又作眷潛所姦反說文作潛云涕流貌山

傳

然長者棘木載肉之七也客始至主人以簋盛殮以

古者天子施予之恩於天下厚也非直與恩厚又法

制其有如箭矢然是所行之政皆平而不曲也以天

子崇其施予之後故其時君子皆共法倣所以履而

以視而供之既君子履其厚小人視其平是上下相

和舉世安樂今此二者於前世已過而去瞻然迴反

我從今世徒反顧而視之終不可值由此潛焉為之

○正義曰簋以盛飧饌為其狀故知饌滿簋貌也主人供賓客有禾有米此以盛於簋故知熟食也又禮之通測皆簋盛稻粱簋盛黍稷故知謂黍稷也棟為七之狀故知長貌雜記云七用桑長三尺是也鼎實煮肉也煮肉必實之於鼎必載之者以古之祭祀享食必體解其肉之胙既大故須以七載之載謂出之於鼎升之於俎也雜記法亦言七所以載牲體牲體即鼎實也棘赤心者以棘木赤心言於祭祀賓客皆赤心盡誠也吉禮用棘雜記言用桑者謂喪祭也待賓客之七禮當用棘傳言赤心解本用棘之意未必取赤心為繫○飧者至天下厚○正義曰簋飧之所用故言客始至主人所致之禮也知者聘禮賓初至大夫帥至於館宰夫朝服設飧是也必先設之者以其初至權致小禮彼註云食不備禮曰飧對饗餼之大為不備司儀註云小禮曰飧大禮曰饗餼是也言凡飧餼以其爵等為之牢禮曰飧大禮曰饗餼是也按大行人及掌客云上公飧五牢饗餼九牢侯伯卿四牢饗餼七牢子男飧三牢饗餼五牢諸侯之朝

必以臣從彼為凡介行人宰史設文故註云凡大行人宰史衆臣從賓者也行人主禮宰主具史主書皆有饗餼尊其君以及其臣以其爵等為之牢禮之數陳者爵卑也則飧二牢饗餼五牢爵大夫也則飧大牢饗餼三牢爵士也則飧少牢饗餼大牢此降小禮豐大禮也以命數則參差難等略於臣用爵而已是爵等為之牢禮之數陳也陳者依此數陳列以與之言此證飧之所用是供客之禮也知喻古者天子施予之恩於天下厚者以下云周道如砥言周平安之世瞻言顧之傷其不見往古故知此以主人待客之隆喻古者施予之厚也以東國困役而刺王則與天下同怨故知喻天下古之天子正謂周之聖王下言周道明所息不出於周也○如砥至不偏○正義曰砥謂礪之石再貢曰礪砥怒丹以砥石能磨物使平故比貢賦均也矢則幹必直故比賞罰不偏也砥言周道則其直亦周道也如矢言其直則如砥言其平互相通也如砥比貢賦矢比賞罰者以王道所行唯此事耳此為貢賦之偏以發言故先以砥比貢賦

取均平之義貢賦之外唯賞罰耳故以矢比之傳因
有二文而分之耳其實貢賦賞罰皆平皆直理亦兼
通故下箋云砥矢之道獨為貢賦而砥矢並言是得
兼通故也此篇怨政偏歛重無言賞罰之事傳言之
者以言周道為事廣所可平直者即貢賦賞罰耳故
因而盡言以暢之且祭祭衣服鞞鞞遂是濫賞所
及亦是賞罰不平也○此言至無怨○正義曰此
言君子小人在位與民庶相對君子履其恩厚而法
則供其役此上四句有二事明君子履其恩厚而法
倣之小人視其平直而供承之以履視不同先上二
事故箋分以當之也言君子所履者明已今賦歛之
偏亦由時在位貪亂不履先王之道不能佐君以致
於偏故五章以下刺其空官廢職與此相首尾小東大東杼柚其空傳空盡
也傳云小也大也謂賦歛之多少也小亦於東大亦
於東言其政偏失砥矢之道也譚無他貨維絲麻爾

今盡杼柚不作也○杼直苦反說又云盛緯器杼音逐本又作軸歛力豔反後同糾
糾葛履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彼周行**傳佻佻獨行
貌公子譚公子也傳云葛屨夏屨也周行周之列位
也言時財貨盡雖公子衣屨不能順時乃夏之葛屨
今以履霜送轉餽因見使行周之列位者而發幣焉
言雖困乏猶不得止○糾居黝反屨九具反佻徒彫反徐又徒了反沈又徒高反鞞
詩作嬿嬿往來貌並音挑本或作窕非也周行傳既往
戶郎反註周行下載施之行并註同餽音運
既來使我心疚傳云既盡疚病也言譚人自虛竭餽
送而往周人則空盡受之曾無反幣復禮之惠是使

二詩流
卷十三之十三
及古閣

我心傷病也

○疾音救

既

小東至心疾○正義曰譚大夫既息古無及乃言今幽王政偏

重斂於已小亦於東大亦於東則所賦斂者唯出行
抽今既輸送行抽從其上之物皆已盡焉山此時盡
衣履不備糾糾然夏日之葛屨公子以貧乏故謂其
可以履冬日之霜寒也佻佻然獨行者我譚國之公
子也因送轉餽又見使行而彼周之列位而發幣焉
雖則困乏猶不止也公子之困如此又我譚人自盡
空竭送餽而往周人則空盡受之虛空而來曾無反
幣復禮之惠由是所以使我心傷病焉○**小也至**
不作○正義曰知譚無他貨唯有絲麻者以行抽之
有維絲麻耳說文云杼杼杼者也○**雖**公子至不
得止○正義曰上言杼杼其空是譚國財盡履霜之
下即云公子是公子服此葛屨而履霜也下去既往
既來仍是轉輸之事故知公子獨行為送轉餽至京
師又因見使之行周列位而發幣焉謂適有司而納
其轉餽之幣列位則是有司也隱七年左傳曰初戎
朝於周發幣於公卿杜預云朝而發幣於公卿如今

計獻諸公府卿寺彼因朝而有貢獻之物發幣於公
卿與此公子發幣同但此轉餽不因行聘也以葛屨
為履霜仍彼行役言困乏猶不得止也○**曾**無反
幣復禮之惠是使我心傷病也○正義曰聘禮云無
行則重賄反幣謂以幣反報來者故此以反幣言之
知責王無反幣者以怨其盡受明常有報也中庸曰
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是有報矣天子報諸侯
之禮雖亡春秋之世諸侯之事霸王與天子同也齊
桓公知諸侯之歸已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諸侯
之使垂橐而入捆載而歸言其空而來重而歸也則
天子亦常有報故**有冽沈泉無浸穫**薪契契寤歎哀
此其所以怨之也

我憚人

傳

列寒意也側出曰沈泉穫艾也契契憂苦

也憚勞也

云

穫落木名也既伐而折之以為薪不

欲使沈泉浸之浸之則將溼腐不中用也今譚大夫

毛詩疏 卷三十一

契憂苦而寤歎哀其民人之勞苦者亦不欲使周之

賦歛小東大東極盡之極盡之則將困病亦猶是也

○列音列沈音軌字又作暑寢子鳩反漬也字又作

浸獲戶郭反毛刈也鄭落木名也字則宜作木傍契

苦計反徐苦結反憚丁佐反徐又音但下同字又作痺腐音輔朽也薪是獲薪尚可載

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載載乎意也云薪是獲

薪者析是獲薪也尚庶幾也庶幾析是獲薪可載而

歸蓄之以為家用哀我勞人亦可休息養之以待國

事○蓄勅有列至可息○毛以為有列然寒氣之

六反沈泉無得浸漬我所獲之樵薪也以與

暴虐者周室之幽王無得稅歛我譚國之民人也刈

新者惜其樵薪不欲使沈泉妄浸之以妄浸之則溼

腐不中用故也以興今譚大夫契契憂苦而寤寐之

中嗟哀憐我譚國勞苦之民人亦不欲使周人極歛之

極歛之則困病不堪其事也又言薪畜是獲刈之薪

者尚以為可存載於意當憚而掌之以為家用故不

欲沈泉之所浸也况譚大夫哀於我勞苦之人寧不

亦可念之在情當休息而養之以待國事故不欲周

王之所歛也此以沈泉比周王刈薪之人惜已薪猶

譚大夫之愛譚人意雖相對而文有詳略言沈泉之

浸獲薪不言周王之歛譚人譚大夫有憂民之容刈

薪者無借薪之狀皆互見也○鄭唯獲為木名尚為

庶幾又尚可載以對亦可息是薪可載歸猶人可休

息直文比事於義為通故不從毛餘同○列寒至

憚勞○正義曰七月云二之日栗冽是冽為寒氣也

說文冽寒貌故字從冰釋水云沈泉穴出穴出側出

也李巡曰水泉從傍出名曰沈沈側出是側出曰沈

泉也獲讀如獲稻之獲故為刈也薪當析之即云刈

者蓋木之細者以荆楚之類故曰言刈其楚是小者

刈之也以有哀歎故知契契憂苦也憚勞釋詁文○

卷三十一 二十四

及古閣

獲落至為薪。正義曰：獲，落釋木文。文在釋木，故為木名。某氏曰：可作柅，圈皮，鞞繞物，不解郭璞曰：獲音穫，可為柅器，素也。陸璣疏云：今椰榆也。其葉如榆，其皮堅，鞞剝之，長數尺，可為繩索，又可為鞞帶。其材可為柅器，是也。易傳者以諸言薪者，皆謂木也。而言刈於理不安，故易之。

東人之子職勞 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東人譚人也，來勤也。西

人京師人也。粲粲，鮮盛貌。云職主也。東人勞苦而

不見，謂勤京師人衣服鮮潔而逸，豫言王政偏甚也。

自此章以下，言周道衰，其不言政偏，則言衆官廢職

如是而已。來音舟人之子熊羆是裘。舟人，舟楫

之人。熊羆是裘，言富也。云舟當作周裘，當作求聲

相近，故也。周人之子謂周世臣之子孫，退在賤官，使

搏熊羆在真氏，宄氏之職。羆，彼皮反。穢音接，字又

音博。真私人之子百僚是試。私人，私家人也。是試

用於百官也。云此言周衰羣小得志。僚，力彫反。字又作寮，同。

東人至是試。毛以為言王政之偏，東國譚人之

子主為勞苦，盡財以供王賦，而曾不見，謂以為勤

言王意以譚人空竭為常，不愧之也。其西人京師之

子則有粲粲然，鮮盛之衣服，言王意縱西人使令驕

溢不賦之也。王既政偏，如是又上下無制，致舟楫之

人之子以熊羆之皮是為裘，言賤人驗制而奢，富

也。其私家之人之子則百僚之官於是登用之，小人

得志驕貴也。此周道之衰已，所以偏苦。鄭以舟人

之子二句為異，具在箋。東人至鮮盛。正義曰：東人以對西，則西人是京師之人，京師是王畿之大號。

快其不賦稅非在朝之人也來勤釋詁文以不被勞
來爲不見勤故采薇序曰秋杜以勤婦即是勞來也
○東人至而已○正義曰東人言王勞苦則知西
人爲逸豫西人言其衣服鮮明則東人衣服弊惡互
相見也上章言天子履屨不能順時况國人乎此詩
譚大夫所以告已國之病首章至此言譚人之困而
從此以下非復譚事故解之自此章以下言周道衰
也所言道衰唯有一事其所不言王政偏則言衆官
廢職唯如是而已此章以下并此章亦是從此盡不
以其漿言政偏朝朝佩璲以下言衆官廢職也其文
雖多意唯此一事故總解之○舟當至之職○正
義曰箋以此章八句辭皆相反舉鮮盛而對職勞以
是表而對是試則商人私人猶東人西人也既東西
勞逸不同則周私所主爲異又是試爲上之所用則
是表非身之所衣皆是王使之也以此知舟當作周
裘當作求周世臣之子孫者謂在周有功德世爲臣
其子孫賢者也裘裳者華序曰棄賢者之類絕功臣
之世是有退在賤官者也以熊羆是表明遺賤人求

捕熊羆故知在真氏穴氏之職秋官真氏下士二人
穴氏下士一人真氏掌設弧張爲阱獲以攻猛獸以
靈鼓敗之穴氏掌攻蟄獸各以其物火之註云蟄獸
熊羆之屬冬藏者也而熊羆即亦猛獸故知在此二
職也若然上云西人之子祭祭衣服西人卽周人也
上句刺其鮮盛下句復傷其退求熊羆者以無道之
世莫不嬖愛羣小并逐賢哲故讒佞之徒多有逸樂
功成之輩退在賤官雖同是周人賢愚不等作者刺
彼驕奢哀此貶黜辭各有爲不相害也○私人私
家人○正義曰此云私人則賤者謂本無官職卑賤
之屬私居家之小人也崧高云遷其私人以申伯爲
王卿士稱其家臣爲私人故傳曰私人家臣也有司
徹云獻私人玉藻云大夫私事使私人
擴以臣仕於私家謂之私人非此類也
以其漿
或醉於酒或不得漿
朝朝佩璲不以其長

傳朝朝玉貌璲璲也

箋云佩璲者以璲玉爲佩佩之

鞞鞞然居其官職非其才之所長也徒美其佩而無

其德刺其素殫○朝胡犬反字維天有漢監亦有光

傳漢天河也有光而無所明○監古聲反云監視也喻王闔置

官司而無督察之實音開字亦作開跂彼織女終日

七襄傳跂隅貌襄反也云襄駕也駕謂更其肆也

從旦莫七辰一移因謂之七襄○跂說文作岐丘更音

也唐歷或以至七襄○毛以為言王政之偏或用之

言王政既偏其所用之人皆鞞鞞然佩其璫玉居其

職不以其才之所長徒美其佩而無其德也維天

今佩璫之人亦徒有名而無實也跂然三隅之形者

彼織女也終一日歷七辰至夜而迴反徒見其如是

何曾有織乎言王之官司徒見列於朝耳何曾有川

乎○鄭唯言佩璫云是玉也故鞞鞞為玉貌璫瑞

器文郭璞曰玉璫也禮以玉為瑞信其官謂之典瑞

此瑞正謂所佩之玉故箋云佩璫者以瑞玉為佩玉

藻云古之君子必佩玉是也釋訓云臯臯瑁瑁刺素

餐也某氏云瑁瑁無德而佩故刺素餐也○漢天

至所明○正義曰河圖括地象云河精上為天漢揚

泉物理論云星者元氣之英也漢水之精也氣發而

著精華浮上宛轉隨流名曰天河一曰雲漢大雅云

俾彼雲漢是也此天河雖則有光不能照物故有光

而無所明也自下諸星皆取有名無用以為義天漢

此知不以無水用為義者以言監亦有光是嫌其光

之小也故知取無明為喻其牛女箕斗各自言其無

者牛女言其貌箕斗言其用七襄再述其辭長庚一
 無所說參差不同者皆作者選言置辭使成文理潤
 色而已無義例也○**傳** 跂隅貌襄反○正義曰說文
 云跂項也字從七孫毓云織女三星跂然如隅然則
 三星鼎足而成三角望之跂然故云隅貌襄反者謂
 從日至暮七辰而復反於夜也○**傳** 襄駕至七襄○
 正義曰襄駕釋言文言更其肆者周禮有市廛之肆
 謂止舍處也而天有十二次日月所止舍也舍即肆
 矣在天為次在地為辰每辰為肆是歷其肆舍有七
 也星之行天無有舍息亦不駕車以人事言之耳昔
 夜雖各六辰數者舉其終始故七即自卯至酉也言
 終日是晝也晝不見而言七移者據其理當然矣

雖則七襄不成報章

傳

不能反報成章也

傳

云織女

有織名爾駕則有西無東不如人織相反報成文章

皖彼牽牛不以服箱

傳

皖明星貌何鼓謂之牽牛服

牝服也箱大車之箱也

傳

云以用也牽牛不可用於

牝服之箱

○皖華板反箱息羊反何鼓胡
可反又音河星名牝頻忍反

東有啓明

西有長庚

傳

旦出謂明星為啓明日既入謂明星

為長庚庚續也

傳

云啓明長庚皆有助日之名而無

實光也有捄天畢載施之行

傳

捄畢貌畢所以掩兔

也何嘗見其可用乎

傳

云祭器有畢者所以助載鼎

實今天畢則施於行列而已

傳

雖則至之行○正義

辰有西而無東不成織法報反之文章也言織之用
 緯一來一去是報反成章今織女之星駕則有西而
 無東不見倒反是有名無成也又皖然而明者彼牽
 牛之星雖則有牽牛之名而不曾見其牽牛以用於

此服大車之箱也又東方有啓導日明之星西方有
 增長續日之星此亦何曾能有啓續乎又有揀然而
 長者在天之畢也徒則施之於二十八宿之行列而
 已亦何曾見其掩兔載肉之用乎是皆有名無實亦
 典王之官司虛列而無所成也○**何鼓至之箱**○
 正義曰何鼓謂之牽牛釋天文也李巡曰何鼓牽牛
 皆二十八宿名也孫炎曰何鼓之旗十二星在牽牛
 之北也或名爲何鼓亦名爲牽牛如爾雅之文則牽
 牛何鼓一星也如李巡孫炎之意則二星今不知其
 同異也知服此服者以連箱言之爲牛所用故此服
 也車人言大車此服二柯又三分柯之二註云大車
 平地載任之車此服長八尺謂較也今俗爲平較兩
 較之內謂之箱甫田曰乃求萬斯箱書傳曰長幾充
 箱是謂車內容物之處爲箱言大車者以經有牽牛
 之文故知大車箱也○**日且至庚續**○正義曰言
 止出者日猶明也明出謂嚮晨時也啓開也言開導
 日之明故謂明星爲啓明庚續釋詁文曰既人之後
 有明星言其長能續日之明故謂明星爲長庚也釋

天云明星謂之啓明孫炎曰明星太白也出東方高
 三舍今日明星昏出西方高三舍今日太白然則啓
 明是太白矣長庚不知是何星也或一星出在東西
 而異名或二者別星未能審也○**揀畢至掩兔**○
 正義曰上言揀長貌此云畢貌亦言畢之長也鴛鴦
 曰畢之羅之月令禁羅網畢翳無出國門是田器有
 畢也此畢象畢星爲之而施網焉故言所以掩兔也
 ○**祭器至鼎實**○正義曰特牲饋食禮曰宗人執
 畢是祭器有畢也彼註云畢狀如又蓋爲其似畢星
 取名焉主人親舉宗人則執畢導之是所以助載鼎
 實也掩兔祭器之畢俱象畢星爲之必易傳者孫毓
 云祭器之畢狀如畢星名象所出也畢弋之畢又取
 象焉而因施網於其上
 雖可兩通箋義爲長
維南有箕不可以斂揚維北
有斗不可以挹酒漿
 ○斂波我反徐又府
 挹斟也
 佐反斗都口反沈作

主挹音揖斟矩于反廣
 雅云酌也本又作斟

維南有箕載翁其舌維北有

斗西柄之揭

傳 翁如也

云翁猶引也

引舌者謂上

星相近

○翁許急反柄彼病反

維南至之揭

○正義曰言維此天上

其南則有箕星不可以挹其酒漿所以不可以斂挹者維

有斗星則徒翁置其舌而已維北有斗亦徒西其柄

之揭然耳何嘗而有可用乎亦猶王之官司虛列而

無所用也此挹下言酒漿則斂揚下宜言米粟作者

取文便而不言之耳又西柄之揭與載翁其舌文不

類者以箕斗之形成於柄舌又斂之須舌猶挹之須

柄各隨其義故不同也言南箕北斗者按二十八宿

連四方為名者唯箕斗井壁四星而已壁者室之外

院箕在南則壁在室東故稱東井推此則箕斗並在南方之

時箕在南而斗在北故言南箕北斗也以箕斗是人

之用器故令相對為名其名之定雖單亦通故巷伯

謂箕為南箕為此也○翁合○正義曰言合者以

大東七章章八句

四月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怨亂並興

焉

四月八章章四句至興焉○正義曰四月詩

之臣皆貪暴而殘虐下國之諸侯又構成其禍亂

結怨於天下出此致怨恨禍亂並興起焉是幽王

惡化之所致故刺之也經云廢為殘賊是在位貪

殘也我日構禍是下國構禍也民莫不穀是怨亂

也亂離瘼矣是亂事也言怨亂並興者王政殘虐

諸侯構禍是亂也亂既未弭則民怨不息政亂民

怨亂並興

天星衆也此獨為箕者由此星合聚相接其舌也○

翁猶引至相近○正義曰鄭以為箕星踵狹而舌

廣而言合於天文不便故言翁猶引也引其舌者謂

上星近也言箕之上星相去近故為踵因引之使相

遠而為舌也

大東七章章八句

四月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怨亂並興

焉

四月八章章四句至興焉○正義曰四月詩

之臣皆貪暴而殘虐下國之諸侯又構成其禍亂

結怨於天下出此致怨恨禍亂並興起焉是幽王

惡化之所致故刺之也經云廢為殘賊是在位貪

殘也我日構禍是下國構禍也民莫不穀是怨亂

怨同時而起故云並興也經入章皆民怨刺王之辭此篇毛傳其義不明王肅之說自云述毛於六月徂暑之下註云詩人以夏四月行役至六月暑往未得反已闕二時之祭後當復闕二時也先祖匪人之下又云征役過時曠廢其祭祀我先祖獨非人乎王者何為忍不憂恤我使我不得修子道按此經序無論大夫行役祭祀之事據檢毛傳又無此意縱如所說理亦不通故孫毓難之曰凡從役除年乃怨雖文王之師猶采薇而行歲暮乃歸小雅美之不以為譏又行役之人固不得親祭攝者修之未為有闕豈有四月從役六月未歸數月之間未過古者出師之期而以刺幽王亡國之君乎非徒如毓此言首章始廢一祭已恨王者忍已復闕二時曠廢多怨何由秋日冬日之下更無先祖之言豈廢闕多時反不恨也以此王氏之言非得毛意孫以為如適之徂皆訓為往今言往暑猶言適暑耳雖四月為夏六月乃之適盛暑非言往而退也詩人之興言治少亂多皆積而後盛盛而

後衰衰而後亂周自太王王季王業始起猶維也及成康之世而後致太平猶徂暑也暑往則寒來故秋日繼之冬日又繼之善惡之驗各從其義毓自云述毛此言亦非毛旨何則傳云暑盛而往矣是既盛而後往也毓言方往之暑不得與毛同矣毓之所說義亦不通按經及序無陳古之事太主成康之語其意何以知然又以四月為周基六月為尤盛則秋日為當誰也直云秋日繼之冬日又繼之不辨其世之所當何哉若言成康之後幽王之前則其間雖有衰者未足皆為殘虐何故以涼風喻其病害百卉乎若言亦比幽王則已歷積世當陳其漸何故幽王頓此二時中間獨爾關絕也又毓言以為有漸則幽王既比於冬不得更同秋日不宜為幽王何傷先世之亂離哉如是則王孫之言皆不可據為毛義也今使附之鄭說唯一徂字異耳許秋日之寒未知冬時反言百卉具腓以譬萬民困病其瘵有甚於冬則三者別喻不相積累以四時之中尤可慘酷者莫過於冬日故以

比王身自言上之所行不論病民之狀以冬時草木收斂而無可比下故獨言王惡也二章以涼風之害百章喻王政之病下民首章言王惡之有漸嚴寒毒暑皆是可惡者自為興不相因也其興之日月先後為章次耳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傳徂往也六月火星中暑盛而往

矣傳云徂猶始也四月立夏矣至六月乃始盛暑興

人為惡亦有漸非一朝一夕傳候反古先祖匪人胡寧

忍予傳云匪非也寧猶猶也我先祖非人乎人則當

知患難何為曾使我當此難世乎傳難乃傳忍予傳四月至

毛以為言四月維始立夏矣未甚暑至六月乃極暑矣既極然後往過其暑矣以往表其極言四月已漸

暑至六月乃暑極以興王初即位雖為惡政矣未甚也離至于今乃極酷也自即位以漸酷至今乃酷甚也日惡如此故大夫仰而誦之我先祖非人乎先祖若人當知患難何曾施恩於我當此亂世乎以王惡之甚故訴其先祖也傳鄭以徂為始六月始暑徐王乃始酷餘同傳徂往至往矣傳正義曰徂往釋詁文也月令季夏六月昏大火中是六月火星中也火星中而著退暑盛而往矣是取暑盛為義徐王惡盛也由盛故有往是以往表其盛無取於往義也傳言暑盛而往矣其意出於左傳昭三年傳曰譬如火焉火中寒暑乃退此其極也能無退乎彼以極退故此以理反之故言往而明極也故知不取往為義也傳云徂猶至一名傳正義曰鄭以大夫已遭王惡倒本其漸王惡無已退之時不似寒暑之更代故以始言之徂訓為往今言徂始者義出於往也言往者因此往彼之辭往到即是其始暑自四月往至於六月為始也以毛言徂往涉於過義故更以義言訓之為始東山云我徂東山下言我來自東則我徂東山為到及古蜀

東山是徂為始義也漢書律曆志云四拜立夏節小滿中故言四月立夏矣至六月乃始盛暑也以興人為惡有漸非一朝一夕是暑以喻其惡之極也不與下秋冬相繼也○云我先至亂世○正義曰人困則反本窮則告親故言我先祖非人出恃慢之言明怨恨之甚猶正月之篇怨父母生已不自先後也

秋日淒淒百卉具腓

淒淒涼風也卉草也腓病也

○

云其猶皆地涼風用事而衆草皆病興貪殘之政

行而萬民困病

○淒本亦作凄七西反卉詐貴反腓房非反韓詩云變也亂離瘼

矣爰其適歸

離憂瘼病適之也

云爰曰也今政

亂國將有憂病者矣曰此禍其所之歸乎言憂病之

禍必自之歸為亂

○瘼音莫○秋日至適歸○正義曰言嚴秋之日淒淒然有寒涼

之風由此寒涼之風用事於時故使百草皆被凋殘以致傷病以興幽王之惡有貪殘之政占此貪殘之政行於天下故萬民皆見殘害以遭困病此是王政之亂王政既亂則國將有憂病矣曰此憂病之禍其何所歸之乎言此憂病之禍必歸之於國家滅亂也○今政至為亂○正義曰經中亂字承上經之事是政亂也亂憂病三者連文明非共為一事故分之也政亂已損害於民則民不堪命將以危國故言國將有憂病者也謂可憂之病滅亡之事也又言憂病之禍必自之歸於亂者謂之於滅亡之亂流彘滅戲之類非疊上文也宣十二年左傳引此冬日烈烈飄風發發云烈烈猶栗烈也發發疾貌言王為酷虐慘毒之政如冬日之烈烈矣其亟急行於天下如飄

風之疾也

○亟紀力反

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云穀養也

民莫不得養其父母者我獨何故觀此寒苦之害

其徐亮反 **我獨至之害** ○正義曰上以寒風喻王行

亮反 **我獨至之害** ○正義曰上以寒風喻王行

寒之苦因上文以寒喻故言寒也 **山有嘉卉侯粟侯**

梅 云嘉善侯維也山有美善之草生於梅栗之下

人取其實蹂踐而害之令不得蕃茂喻上多賦歛富

人財盡而弱民與受困窮 ○蹂如久反廣雅云履也

廢為殘賊莫知其尤 ○廢快也 云尤過也言在位

者貪殘為民之害無自知其行之過者言大於惡 ○

如字一音發快時世反下同又一本作廢 ○ 山有至

大也此是王肅義行下孟反下之行同 ○ 其尤

正義曰言山有此美善之草矣其生也維在栗維在

梅之下人往取其梅栗之實則蹂踐害此美草使不

得蕃茂以興國中有此貧弱之民矣其居也維在富

人之傍上多賦歛富人財盡則又并賦此貧民使之

不得生育俱受困窮由此在位之人慣習為此殘賊

之行以害於民莫有自知其所行為過惡者故令民

皆病 ○ 廢快 ○ 正義曰說文云快習也恒為 **相彼**

泉水載瀉載濁 云相視也我視彼泉水之流一則

清一則濁刺諸侯並為惡曾無一善 ○ 相息亮 **我日**

構禍曷云能穀 ○ 構成曷逮也 ○ 云構猶合集也曷

之言何也穀善也言諸侯日作禍亂之行何者可謂

能善 ○ 曷舊何葛反 ○ 相彼至能穀 ○ 毛以為我視

一云毛安葛反 ○ 彼泉水之流尚有一泉則清

一泉則濁我視彼諸侯之行何為一皆為惡曾無為善乃泉水之不如也所以然者我此諸侯日日構成其禍亂之行逮何時能為善言其日益禍亂不能逮於善時○鄭以下二句為異言我諸侯日日合集其惡作為禍亂之行何者可謂其善言其皆無所善滔不如泉水有清者也○**傳**曷逮○正義曰釋言文

滔江漢南國之紀**傳**滔滔大水貌其神足以綱紀一

方**傳**云江也漢也南國之大水紀理眾川使不壅滯

喻吳楚之君能長理旁側小國使得其所 ○滔吐刃反長張丈

反**盡瘁以仕寧莫我有****傳**云瘁病仕事也今王盡病

其封畿之內以兵役之事使羣臣有土地曾無自保

有者皆懼於危亡也吳楚舊名貪殘今周之政乃反

不如○瘁本又作萃**疏**滔滔至一方○正義曰滔

者以國主山川所在之國當祀其神魯語曰禹會羣

神於會稽以諸侯主祭其神故言神也則此言其神

足以綱紀一方是明所事其神之國將有綱紀其意

亦喻江漢之傍國故言一方也○**傳**江漢至其所○

正義曰紀理眾川使不壅滯者謂眾川有所注入江

漢能統引之不使其水壅遏滯塞常時通流也知喻

吳楚之君者以舉江漢為喻而彼南國之紀則以喻

於經之南國也若然上章言諸侯並惡曾無一善今

稱吳楚能理小國又幽王時吳楚微弱未為盟主所

以能長理傍國為之綱紀者上言諸侯並惡謂中國

諸侯耳漸漸之石序曰戎狄叛之荆舒不至是幽王

之時荆已叛矣亦既有背叛王命固當自相君長是

鬻不可以入是幽王之時楚已強矣於時未必有吳以吳亦夷之強者與楚相配言耳公羊傳曰吳楚之君不書葬是吳楚相近故連言之○今王至不如○正義曰封畿之內謂中國所及之境故六月箋云今汝出征以正王國之封畿彼謂逐獫狁正中國也此疾王之惡而言盡病故為盡病封畿之內以兵役之事謂之兵甲之事勞役之使不得安寧故羣臣諸侯有上地者無敢自保有之皆懼於危亡也以禹貢唐虞之時已云江漢朝宗於海言朝宗以示臣義故註以為荆楚之域國無道則先強有道則後服也殷王武丁已伐荆楚是舊貪殘也匪鴉匪鳶翰飛戾天匪鱣匪鮪潛逃于淵傳鴉鴉也鴉鳶貪殘之鳥也大魚能逃處淵云翰高戾至鱣鯉也言鴉鳶之高飛鯉鮪之處淵性自然也非鴉鳶能高飛非鯉鮪能處淵皆驚駭辟害

爾兪民性安土重遷今而逃走亦畏亂政故九反字或作鴞鴞以專反鴞也鱣傳匪鴉至于淵○毛以為張連反鮪于軌反鴉音彫傳鴉也鳶也貪殘之鳥乃高飛至天今在位非鴉非鳶也何故貪殘驕暴如鳥之高飛至天也鮪也鮪也長大之魚乃潛逃於淵今賢者非鱣非鮪也何為隱遁避亂如魚之潛逃於淵也是貪殘居位不可得而治大德潛遁不可得而用所以大亂而不振也○鄭以為王政亂虐下民逃散言若鴉若鳶可能高飛至天非鱣鮪之小魚亦潛逃於淵性非能然為驚駭避害故也以典民不欲逃走而逃者性非能然而然者為驚擾畏亂政故也○傳鴉鴉至處淵○正義曰說文云鴉鴉也從敦而為聲字異於鴉也鴉之大者又名鴉孟康漢書音義曰鴉大鴉也說文又云鴉鴉鳥也鴉鳥皆殺害小鳥故云貪殘之鳥以喻在位貪殘也大魚能逃於淵兪賢者隱遁也故王肅云以言在位非鴉鳶也何則貪殘驕暴高飛至天時賢非鱣鮪也何為潛逃以避亂孫毓

云貪殘之人而居高位不可得而治賢人大德而處
潛遁不可得而用上皆失其所是以大亂而不振
皆述毛說也○**喻民至政故**○正義曰箋以上章
王政之亂病害下民下章言民不得所不如草木則
此亦宜言民之困病故以**山有蕨薇隰有杞桋****傳**
為喻民逃走畏亂政也

不得其所傷之也
音苟櫪音計棟所華反郭霜狄反
○蕨居月反桋本亦作莢音夷枸

君子作歌維以告哀
云告哀言勞病而愬之
疏有山

至告哀○正義曰言山之有蕨薇之榮隰之有杞桋
之木是榮生於山木生於隰所生皆得其所以興人
生處於安樂以得其所今我天下之民遇此殘亂驚
擾失性草木之不如也由此君子作此八章之歌詩
以告訴於王及在位言天下之民可哀閔之也作者
自言君子以非君子不能作詩故也○**桋赤棟**○

正義曰釋木文又曰白者棟舍人曰桋名赤棟也某
氏曰白色為棟其色雖異為名同江河間棟可作鞍
郭璞曰赤棟樹葉細而岐銳皮理錯戾好叢
山中中為車輞白棟葉員而岐為木次也

四月八章章四句

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已勞於從事而不得

養其父母焉
○使如字已音紀下
註喻已同養餘亮反
北山六章三

章章四句至父母焉○正義曰經六章皆怨役使
不均之辭若指文則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是役
使不均也朝夕從事是已勞於從事也憂我父母
是由不得養其父母所以憂之也經序倒者作者
恨勞而不得供養故言憂我父母序以
由不均而致此怨故先言役使不均也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
云言我也登山而采杞非可食

之物喻已行役不得其事音起把借借士子朝夕從事

傳借借強壯貌士子有王事者也云朝夕從事言

不得休止音起借借皆徐音王事靡盬憂我父母云

靡無也盬不堅固也王事無不堅固故我當盡力勤

勞於役久不得歸父母思已而憂音古盬音古母音古○正義

曰言有人登彼北山之上者云我采其杞菜之葉也

此杞菜非可食之物而登山以采之非宜矣以興大

夫循彼長遠之路者云我從其勞苦之役也此勞役

非賢者之職而循路以從之非其事矣所以行役不

得其事者時王之意以已為借借然而強壯今為王

事之子以朝繼夕從於王役之事常不得休止王家

之事無不堅固使已勞以堅固之今使憂及溥天之

於我父母由久不得歸故父母思已而憂也溥天之

傳溥大率循濱涯

傳溥大率循濱涯

傳溥大率循濱涯

傳溥大率循濱涯

傳溥大率循濱涯

傳溥大率循濱涯

傳溥大率循濱涯

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溥大率循濱涯

傳云此言王之土地廣矣王之臣又衆矣何求而

不得何使而不行溥音普濱音賓涯大夫不均我

從事獨賢賢勞也云王不均大夫之使而專以

我有賢才之故獨使我從事於役自苦之辭溥

傳溥大率循濱涯

傳溥大率循濱涯

傳溥大率循濱涯

傳溥大率循濱涯

傳溥大率循濱涯

傳溥大率循濱涯

傳溥大率循濱涯

傳溥大率循濱涯

者言王道之衰傷境界之削則云蹙國百里感感靡
 所聘恨其有人衆而不使卽以廣大言之所怨情異
 故設辭不同王不均大夫之使不過朝廷而普及天
 下者明其衆也○賢勞○正義曰以此大夫怨已
 勞於事故以賢爲勞箋以賢字自道故易傳言王專
 以我有賢才之故乎何故獨使我也王肅難云玉以
 已有賢才之故而自苦自怨非大臣之節斯不然矣
 此大夫怨王偏役於己非王實知其賢也王若實知
 其賢則當任以尊官不應勞以苦役此從事獨賢猶
 下云嘉我未老鮮我方將退而問王之辭非王實知
 其賢也

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傳彭彭然不得息傍傍然
 也

不得已○傍布彭反**嘉我未老鮮我方將**傳將壯也
得已音以

云嘉鮮皆善也王善我年未老乎善我方壯乎何
獨久使我也○鮮息淺反**旅力方剛經營四方**傳旅
沈云鄭音仙

衆也云玉謂此事衆之氣力方盛乎何乃勞苦使

之經營四方**或燕燕居息**傳燕燕安息貌**或盡瘁事**

國傳盡力勞病以從國事**或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

云不已猶不止也**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傳叫

呼號召也○叫本又作器古弔反號戶報反**或棲遲**

偃仰或王事鞅掌傳鞅掌失容也云鞅猶何也掌

謂捧之也負何捧持以趨走言促遽也○棲音西卯

仰鞅於兩反何戶可**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傳云

咎猶罪過也○湛都南反樂**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

音洛咎其九反

為風音諷猶放也字協句音宜或正義曰三章

勢接須通解之皆具說在註或不知叫號者居家閒逸不知上有徵發呼召者或出入風議謂閒暇無事出入放恣議量時政者或勤者無事不為者定本集本並作議俗本作儀者誤也○鄭唯鞅掌為異餘同○鞅猶至促遽○正義曰傳以鞅掌為煩勞之狀故云失容言事煩鞅掌然不暇為容儀也今俗語以職煩為鞅掌其言出於此傳也故鄭以鞅掌為事煩之實故言鞅猶荷也鞅讀如馬鞅之鞅以負荷物則須鞅持之故以鞅表負荷也以手而掌執物是捧持之負荷捧持以趨走也促遽亦是失容但本意與傳耳異

北山六章三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無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也周大夫悔將小人幽

王之時小人眾多賢者與之從事反見譖害自悔

與小人並無將大車三章章四句至小人○正

進小人使有職位不堪其任愆負及已故悔之也
以將進小人後致病累可為鑒戒以示將來足明
時政昏昧朝多小人亦所以刺王也若然此大夫
作詩則賢者也自當擇交既進而悔者知人則哲
堯尚難之孔子以聖人之雋尚改觀於宰我子文
以諸侯之良猶未知於子玉况大夫非聖能無悔
乎經三章皆悔辭也

無將大車祇自塵兮大車小人之所將也云將猶

扶進也祇適也鄙事者賤者之所為也君子為之不
堪其勞以驗大夫而進舉小人適自作憂累故悔之

○祇音支累劣偽反 無思百憂祇自疚兮 疾病也

云百憂者衆小事之憂也進舉小人使得居位不

任其職愆負及已故以衆小事爲憂適自病也

反任音壬 無將至疚兮 正義曰言君子之人無

愆起連反 得自將此大車若將此大車適自塵蔽

於已以興後之君子無得扶進此小人適自憂累於

已○小人居職百事不幹已之所舉必助憂之故又成

後人言無思百衆小事之憂若思此憂適自病害於

已○大車鄭云大車平地載任之車則此是也其車

車有大車鄭云大車平地載任之車則此是也其車

駕牛故酒誥曰肇牽車牛遠服賈用是人之所將

也○將猶扶進○正義曰言將猶扶進者以大車

須人傍而將之是爲扶車而進導也大車比小人言

無扶進比 無將大車維塵眞眞 云眞眞者蔽人目

小人也

明令無所見也猶進舉小人蔽傷已之功德也

反又莫迴反 無思百憂不出于頰 頰光也 云思

令力呈反 衆小事以爲憂使人蔽闇不得出於光明之道

反沈又 無將大車維塵雍兮 云雍猶蔽也 雍於

古頃反 又作壅又 無思百憂祇自重兮 云重猶累也 直龍

於用反 反又直 用反

無將大車三章章四句

小明大夫悔仕於亂世也 名篇曰小明者言幽王

如日小其明損其政事以至於亂 小明五章上三

二章章六句至亂世○正義曰小明詩者牧伯大
夫所作自悔仕於亂世謂大夫仕於亂世使於遠
方令已勞苦故悔也首章箋云詩人牧伯之大夫
使述其四方之事然則牧伯大夫使述其四方之
事是常令而悔仕者以牧伯大夫雖行使是常而
均其勞逸有期而反今幽王之亂役則偏苦行則
過時也故我事孔庶箋云王政不均臣事不同是
偏苦也歲幸云莫箋云乃至歲晚尚不得歸是過
時也偏當勞役歷日長久故所以悔也經五章皆
悔仕之辭雖總為悔仕而發但所悔有意故首章
言載離寒暑以日月長久是悔仕箋因其篇初故
言遭亂世勞苦而悔仕三章言其自詒伊戚是憂
恨之語故箋云悔仕
之辭其實皆悔亂也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



云明明上天喻王者當光明如

日之中也照臨下土喻王者當察理天下之事也據

時幽王不能然故舉以刺之我征徂西至于芄野二

月初吉載離寒暑



芄野遠荒之地初吉朔日也



云征行徂往也我行往之西方至於遠荒之地乃以

二月朔日始行至今則更夏暑冬寒矣尚未得歸詩

人牧伯之大夫使述其方之事遭亂世勞苦而悔仕

○芄音求
更音庚

心之憂矣其毒太苦



云憂之甚心中如

有藥毒也

○大音泰

念彼其人滂零如雨



云其人靖其

爾位以待賢者之君

○共音恭
註下皆同

豈不懷歸畏此罪罟

罟網也



云懷息也我誠息歸畏此刑罪羅網我

故不敢歸爾音古○**疏**明明至罪咎○正義曰言明明

臨下土之國使無幽不燭品物咸亨也以喻上者處

尊之極當以其明察理於天下之事然無屈不伸勞

逸得所也今幽王不能然闇於照察勞逸不均令已

獨遠使言我行往之西方至于荒野遠荒之地其路

之長遠矣以二月初朔之吉日始行至于今則離歷

其冬寒夏暑矣尚不得歸其淹久如此故我中心之

為憂愁矣其憂之甚則如毒藥之大苦然由仕於亂

世以致如此故困苦而悔之念彼明德德供具賢者爵

位之人君欲往仕之而不見涕淚零落如雨然雖時

無此人恨本不隱處以待之也又言已勞苦之狀我

豈不患歸乎我誠思歸但畏此王以刑罪羅網我我

恐觸其羅網而得罪故不敢歸耳○**箋**明明至以刺

之○正義曰言照臨故知有日月之明察唯中乃然

故云王者光明當如日中之照也昭二年左傳曰日

上其中易豐卦彖曰王宜日中以王明之光照臨天

下如日中之時是也必責王令明如天日者以王者

繼天理物當與日同故易曰大人與日月合其明是

也○**傳**荒野至朔日○正義曰野是遠稱荒蓋地名

言其歷日長久明當至於遠處故言遠荒之地爾雅

四海之外遠地謂之四荒言在四方荒昏之國也此

言荒者因彼荒是遠地故言荒為遠辭非即彼之四

荒也何則牧伯之大夫行其所部而已不得越四海

而至四荒也言荒者若微子云吾家耄遜于荒謂在

外野而已此言二月朔而始行下章鄭以四月而至

假令還以朔到尚六寸日也以日行五十準之則三

千里矣州之遠境容有三千但述職之行有所過歷

三詩

卷十三之一

汲古閣

舉事尚早故以朔為吉周禮正月之吉亦朔日也○

詩人牧伯之大夫○正義曰知者以言我征徂西

至于荒野是遠行巡歷之辭又曰我事孔庶是行而

有事非征役之言是述事明矣述事者唯牧伯耳故

知是牧伯之下大夫也若然王之存省諸侯亦使大

存省上承王命適諸侯奉使有主至則當還不應云

我事孔庶歲莫不歸故不以爲王之大夫也牧伯部
 領一州大率二百一十國其事繁多可以言孔庶也
 前事未了後又委之可以言政事愈感也如此則爲
 牧伯之大夫於事爲宜故也且牧伯之大夫不在王
 之朝廷今而爲王所苦所以於悔切耳然則牧伯大
 夫自任於牧非王所用而言悔仕者此之勞役由王
 所爲故曰幽王不能徵是者王而使已多勞故怨正
 而悔任也言牧伯者以牧一州之方伯謂之牧伯然
 單言之直牧耳此言述職之大夫則容牧下二伯之
 大夫不必專侯牧之伯一人而已○其人至之君
 ○正義曰下云靖共爾位與此其人交同此大夫悔
 任於亂世則息不亂而明德者仕之故爲以待賢者
 之君也若然此大夫所恨恨幽王之惡徧被天下士
 無二王不得更有天子然則靖共爾位之君當世之
 所無矣而云念之者此大夫自悔本應坐待明君不
 當事於朝廷今仕而遇亂退念昔時言我本應待彼
 其人無故冒此亂世而涕零耳非謂當時有賢君可
 念也下章靖共爾位正直是與勸友使聽天任命不

汲汲求仕於時亦無明君可令友往仕之正勤待
 之耳此所念者亦念其當待之非當時有可念也 昔
 我往矣日月方除曷云其還歲聿云莫 除除陳生

新也 云四月爲除昔我往至於芄野以四月自謂

其時將卽歸何言其還乃至歲晚尚不得歸 ○除直
 慮反如

字若依爾雅則宜餘舒 念我獨兮我事孔庶心之憂

矣憚我不暇 憚勞也 云孔甚庶衆也我事獨甚

衆勞我不暇皆言王政不均臣事不同也 ○憚丁佐
 反徐又音

但亦作 念彼其人矐矐懷顧 云矐矐有往仕之志

也 ○矐矐 豈不懷歸畏此譴怒 昔我至譴怒○毛以
 爲大夫言昔我初往

手言
向荒野之時矣日月方欲除陳生新二月之中也於
我初發卽云何時云其得旋歸乎望得早歸也今乃
歲月遂云已暮矣而尚不得歸其時朝廷大夫多得
閒逸念我獨憂衆事兮我事甚繁衆也由心之憂
愁矣以事多勞我不得有閒暇之時憂苦如此悔仕
於亂故念彼靖共爾位之人矍矍然情懷反顧欲往
仕之恨不隱以待而遭此勞也既遭此苦豈不思
乎我誠思歸畏此譴怒而不敢歸耳○鄭雅方除爲
異言往至於荒野之時○正義曰上云二月初吉爲始
同○傳除陳生新○正義曰上云二月初吉爲始
行之時故言除陳生新二月也下章云日月方與傳
曰煖卽春溫亦謂二月○傳四月至不得歸○正義
物皆生枝葉故曰余余舒也孫炎曰物之枝葉數舒
然則鄭引爾雅當同李巡等除余字雖異音實同也
方除之下卽云杓云其還是至卽望歸故云至於荒
野以四月自謂其時將卽歸也言歲聿云莫是未歸
之辭若歲莫得歸不須發此言矣故云乃至歲晚尚

不歸也凡言往矣似是始行之辭此得爲往到荒野
者往者從此適彼之辭在此言之爲始行據彼言之
爲往到自歲聿云莫以下皆是往之辭故謂初到
彼地爲往矣易傳者以行之息歸當至所往之處乃
可還不應發始已望歸也又下章云四月方與文與
此同洪範庶徵曰煖曰寒寒爲冬則與爲夏矣若手
以方煖爲二月初則接於正月之末時尚有霜
不可云煖且爾雅稱四月爲除故據以易傳也昔
我往矣日月方與○煖煖也○譴棄戰反怒乃路反
緩曷云其還政事愈感歲聿云莫采蕭穫菽○感促
反○云愈猶益也何言其還乃至於政事更益促急
也
歲晚乃至采蕭穫菽尚不得歸○感子六反獲心之
憂矣自詒伊戚○戚憂也○云詒遺也我冒亂世而

仕自遣此憂悔仕之辭○遺唯季反下同莫報反又七北反念彼其

人興言出宿云典起也夜卧起宿於外憂不能宿

於內也豈不懷歸畏此反覆云反覆謂不以正罪

見罪○覆芳福反註同嗟爾君子無恒安處云恒常也嗟

女君子謂其友未仕者也人之居無常安之處請當

安安而能遷孔子曰鳥則擇木○處昌慮反靖其爾位正

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靖謀也正直為正能

正人之曲曰直云其具式用穀善也有明君謀具

女之爵位其志在於與正直之人為治神明若祐而

聽之其用善人則必用女是使聽天乎命不汲汲求

仕之辭言女位者位無常主賢人則是○治直吏反

作右又作嗟爾至以女○正義曰大夫既自悔仕

佑並同亂又戒朋友恐其仕不擇時還同已悔

故嗟歎而深戒之嗟乎汝有德未仕之君子人之居

無常安樂之處謂不要以位官為安汝但安以待命

勿汲汲求仕當自有明君謀具汝之爵位其志在於

正直之人於是與之為治者此明君能得如是為神

明之所聽祐之其用善人必當用女矣勿以今亂世

而仕也言神之聽之者明君志與正而後為明也

祐而用善人用其善則國治是神明祐之○嗟女

至擇木○正義曰以此大夫悔而戒之下言式穀以

汝是知未仕者無常安之處謂隱之與仕所安無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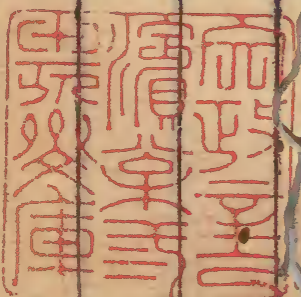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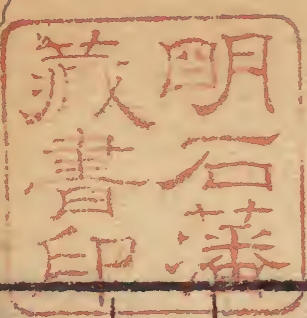
此之安擇君遷也安安而能遷曲禮文也孔子曰鳥則擇木哀十一年左傳文○**傳**靖謀至曲曰直○正義曰靖謀釋詁文也襄七年左傳公族穆子引此詩乃云正直為正正曲為直此傳解正直取彼文也彼杜預註云正直為正正已之心正曲為直正人之曲也取此為說論語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是直者能正人之曲也○**傳**是使至則是○正義曰人窮達在於上天貴賤生死命皆先定發子夏云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是上天之命定於真兆非可以智力求非可以進取得易稱君子樂天知命為此也大夫身遭困厄悔於進仕勸友修德以待賢君此詩是令其友聽天之處分任命之窮達不汲汲求仕之辭也又爵位是君所設官非其友之物而此詩謂之爾位故又解言汝位者以位無常主賢人則是也其友賢者有此位分故**嗟爾君子無恆安息****傳**息猶處也靖謂之汝位也

其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傳**介景皆大

也**傳**云好猶與也介助也神明聽之則將助女以大

福謂遭是明君道施行也

小明五章三章章十二句二章章六句



手疏
卷之三十一
及

